



READERS

# 读者®

■ 黄油烙饼    ■ 少年浪子，老来弥勒    ■ 曾经的爱与怨    ■ 领导不在了



ISSN 1005-1805



9 771005 180158



扫描二维码 关注《读者》

## 2017·6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635期 三月下



# “怕”的哲学

◎南怀瑾

古时有一位太子，声望已经很高了，可他还要去周游列国，以提高自己的声望。

这时，突然来了一个乡下老头儿，要求见太子。他腋下夹把破雨伞，言不压众、貌不惊人，但自称可以做君王的老师，帮助君王平天下。

通报以后太子延见，这老头儿说，听说你要周游列国，但就这样去不行，你要拜我为老师，要处处捧我；在各国宴请你的时候，上位要让我坐，这样你才能成功。太子问他，这是什么道理？

老头儿说，我以为你很聪明，一点就透，你竟然还不懂，可见你笨。现在我告诉你，你是太子，出去绝对不会坐次要的位置；而你的声望已经这样高了，此去也不会再增加多少。

如果带上我这样一个糟老头子，并处处恭维我，那么大家对你的认识就不同了，他们会认为你很了不起。

第一，你礼贤下士，非常谦虚。第二，这糟老头子的肚子里究竟有多大的学问，人家搞不清楚，对你就更敬畏了。如果使各国对你产生了这两种认识，你就成功了。

这位太子照他说的做，果然成功了。

这不只是一个笑话，由此可读懂人生。

有时候，把好位置让给别人坐，自己在旁边帮着抬轿子，是很有必要的。这就是“君子三畏”的道理，也是一种哲学。一个有思想信仰的人，其成就绝对不凡；而一个无所畏惧的人，不会轻易成功。

（生如夏花摘自复旦大学出版社《论语别裁》一书）

松下闲吟图 马远 南宋



卷首语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王永生

编委会执行主任 陈泽奎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富康年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恢

副社长 侯润章 袁勤怀 任伟  
副总编辑

·编辑部·

主任 张涛

副主任 陈天竺

责任编辑 李霞

编辑 贾真 马逸尘

王廷鹏 南衡山

美术编辑 刘全铸

制版 祁国宏

·发行印制部·

(0931) 8773310(传真)

副总监 刘志伟 8773036

区域发行经理

王毅 8773039 姚宏霞 8773054

雷洋 8773094 夏玉柱 8773092

颌慧雄 8845947

·广告部·

(0931) 8773029(传真)

总监 杜孟瑛 8773309

广告经理 韩学斌 8773073

尹莲 8773042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主任 王祎 (0931)8722496

行政助理 王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又菲 8176293

稿酬 叶丽琼 8773352

邮购 白熠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新媒体部·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李进 (010)64701208

经理(兰州) 周丹 (0931)8773170

## 目录 2017年第6期

### 文苑

【卷首语】 1 / “怕”的哲学 南怀瑾

【文苑】 4 / 黄油烙饼 汪曾祺

8 / 弄堂里的春光 陈丹燕

15 / 夏兴 德富芦花

【书林一叶】 10 / 我的小店主往事 村上春树

【诗帖】 72 / 仍然 林徽因

### 人物

【人物】 16 / 少年浪子，老来弥勒 美亚

【名人轶事】 22 / 琐碎的拼凑 肖进

35 / 吃客 古龙

57 / 拔刀红颜 沈东子

【回忆】 50 / 告状信 阎连科

### 社会

【杂谈随感】 28 / 如果历史学家集体闭嘴 穆涛

29 / 让文化活着 郁喆隹

43 / 姑娘为什么都偏爱房产 岑嵘

46 / 追求理想，顺便赚钱 冯仑

48 / 人们无法想象没见过的东西 管文明

63 / 请客吃饭的逻辑 梁文道

【话题】 20 / 做个“淡定妈”有多难 黄祺

### 人生

【人世间】 12 / 戴勋章的“拒服兵役者” 张嘉

54 / 机场的拥抱 肖复兴

58 / 生命并不脆弱 俞天白

【人生之旅】 14 / 等一等身后的灵魂 麦家

60 / 家长三部曲 彼得·默克尔

69 / 父亲的惊人人缘 王安忆

【婚姻家庭】 26 / 时光已老，我们不散 李未未

40 / 曾经的爱与怨 木樨

【两代之间】 24 / 总有些感恩有始无终 米立

25 / 爸妈的旅行餐 陈晓卿

### 生活

【经营之道】 67 / 英国火车站的奇葩晚点理由 乔凯凯



首届  
国家期刊奖



第二届  
国家期刊奖



第三届  
国家期刊奖



双高期刊

## (总第635期) 三月(下)

### 生活

- 【心理人生】 37 / 外国人也不懂 李晓愚  
42 / 本末先后 王鼎钧  
52 / 领导不在了 索尼娅·罗丝薇

### 文明

- 【在海外】 64 / 个个都是“摩萨德” 宋鸿兵  
66 / 新闻外的美国 黄昉范
- 【知识】 36 / 为什么国宴首选淮扬菜 安之  
49 / 被无人驾驶塑造的未来社会 郑依妮
- 【文化茶座】 56 / 纸鸢天高 邓康延
- 【历史一页】 32 / 萧山事件 孔飞力  
65 / 给鱼挂银牌 傅国涌
- 【体育之窗】 68 / 献给米亚的比赛 王汉周

### 悦读

- 【言论】 23 / 言论
- 【漫画与幽默】 38 / 漫画与幽默
- 【影像】 30 / 沉浸在阅读中的人们 史蒂夫·麦凯瑞  
44 / 全家福
- 【幽默小品】 51 / 黑衣人 星新一

### 点滴

- 【意林】 55 / 相由心生 蔡志忠  
55 / 洗心 瘦茶  
55 / 门前的魔鬼 列夫·托尔斯泰  
55 / 律师和牡蛎 韦盖利  
55 / 苦难的作用 安东尼·德·梅勒
- 【点滴】 9 / 矜于细行 柏拉图  
11 / 有限人道 严阳  
19 / 人生的意义 陈独秀  
53 / 地图错了 戈登·利文斯顿  
59 / 措辞的力量 佐佐木圭一  
62 /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刘墉

- 【智趣】 62 / 智趣

### 互动

- 【互动】 71 / “《读者》光明行动”(46)

### 艺术

- 【封面】 烂漫春色(摄影作品)

### ((·联系我们·))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2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mailto: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mailto: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读者网 [www.duzhe.com](http://www.duzhe.com)

《读者》微信 [duzheweixin](https://weixin.qq.com/r/duzheweixin)

《读者》微博 @读者

### ·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

《读者》Web版 通过读者网订购  
《读者》iPad版 苹果应用商店搜索读者  
《读者》数字版 龙源期刊网、亚马逊、掌阅书城等平台均有售, 搜索读者

《读者》手机报 发送短信dub到10659000  
《读者》手机杂志 发送短信KTDZB到  
10658080

或扫描二维码订阅



读者微信



读者书房



读者iOS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如有印装问题,请致电:(0931)8773054

###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玉榕律师事务所

(0931)8177627转8122

本刊部分文章的稿酬已按相关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 敬请没有收到稿酬的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120号太丰惠中大厦1035室。邮编: 100050, 电话: 010-65978917, 传真: 010-65978926, E-mail: [wenzhuxie@126.com](mailto:wenzhuxie@126.com)。

《读者》(盲文版) 《读者》(维文版)

《读者》(藏文版) 定期出版



# 黄油烙饼

● 汪曾祺





萧胜跟着爸爸到“口外”去。萧胜满七岁，进八岁了。他这些年一直跟着奶奶过。爸爸的工作一直不固定，一会儿修水库，一会儿大炼钢铁；他妈也是调来调去。奶奶一个人在家乡，冷清得很。他三岁那年，就被送回老家了。

奶奶不怎么管他。她老是找出一些零碎料子给他接衣裳，接褂子，接裤子，接棉袄，接棉裤。他的衣服都被接成一道一道的，一道青，一道蓝，倒是挺干净的。奶奶还给他做鞋。自己打格褙，剪样子，纳底子，自己缙。奶奶老是说：“你的脚上有牙、有嘴？”“你的脚是铁打的！”再就是给他做吃的。小米面饼子、玉米面饼子、萝卜白菜、炒鸡蛋、熬小鱼。他整天在外而玩。奶奶把饭做得了，就在门口喊：“胜儿！回来吃饭咧——”

后来办了食堂。奶奶把家里的两口锅交上去，从食堂里打饭回来吃。真不赖！白面馒头、大烙饼、卤虾酱炒豆腐、焖茄子、猪头肉！食堂的大师傅穿着白衣服、戴着白帽子，在蒸笼散发的白蒙蒙的热气中晃来晃去，拿铲子敲着锅边，还大声嚷叫。人也胖了，猪也肥了。真不赖！

后来就不行了。还是小米面饼子、玉米面饼子。

后来小米面饼子里有糠，玉米面饼子里有玉米粒磨出的糝子，拉嗓子。人也瘦了，猪也瘦了。往年，撵个猪可费劲哪。今年，一伸手就把猪后腿撵住了。掺糠的饼子不好

吃，可萧胜还是吃得挺香——他饿。奶奶吃得不香。她从食堂打回饭来，掰半块饼子，嚼半天，其余的都归了萧胜。

奶奶的身体本来就不好，有气喘的毛病，每年冬天都犯，白天还好，晚上难熬。萧胜躺在炕上，听奶奶喝喽喝喽地喘。睡醒了，还听她喝喽喝喽。可是奶奶还是起来了，喝喽着给他到食堂去打早饭。

爸爸去年冬天回来看过奶奶。他每年回来，都在冬天。爸爸带回来半麻袋土豆，一串口蘑，还有两瓶黄油。爸爸说，土豆是他分的；口蘑是他自己采、自己晾的；黄油是“走后门”搞来的。

爸爸说，黄油是用牛奶炼的，很有营养，叫奶奶抹饼子吃。土豆，奶奶借锅来蒸了，煮了，或放在灶火里烤了，给萧胜吃了；口蘑，过年时打了一次卤；黄油，奶奶叫爸爸拿回去，说：“你们吃吧，这么贵重的东西！”爸爸一定要给奶奶留下。奶奶把黄油留下了，可是一直没有吃。

奶奶把两瓶黄油放在躺柜上，时不时地拿抹布擦擦。萧胜隔着玻璃，看得见它的颜色是嫩黄嫩黄的。去年小三家生了小四，他看见小三他妈给小四用松花粉扑痱子。黄油的颜色就像松花粉，油汪汪的，很好看。奶奶说，这是能吃的。萧胜不想吃。他没有吃过，不馋。

奶奶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她从前从食堂打回饼子，能一气走到家。现在不行了，走到歪脖柳树那儿就得歇一会。奶

奶跟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们说：“只怕是过得了冬，过不得春呀。”萧胜知道这不是好话。

果然，春天不好过。村里的老头老太太接二连三地死了。镇上有个木业生产合作社，原来打家具、修犁耙，现在都停了，改打棺材了。村外添了好些新坟、好些白幡。奶奶不行了，她浑身都肿。用手指按一按，老大一个坑，半天不起来。她求人写信叫儿子回来。爸爸赶回来时，奶奶已经咽气了。

爸爸求木业社把奶奶屋里的躺柜改成一口棺材，把奶奶埋了。晚上，爸爸坐在奶奶的炕上流了一夜眼泪。

萧胜第一次经历了“死”。他知道“死”就是“没有”了。他没有奶奶了。他躺在枕头上，枕头上还有奶奶头发的气味。他哭了。

奶奶给他做了两双鞋。做得了，说：“来试试！”“等会儿！”吱溜，他跑了。萧胜醒来，光着脚把两双鞋都试了试。一双正合脚，一双大一些。他的赤脚接触了搪底布，感觉到奶奶纳的底线，他叫了一声“奶奶”，又哭了一气。

爸爸拜望了村里的长辈，把家里的东西收拾收拾，把一些能用的锅碗瓢盆都装在一个大网篮里，把奶奶给萧胜做的两双鞋也装在网篮里，把两瓶动都没有动过的黄油也装在网篮里。锁了门，爸爸就带着萧胜上路了。

萧胜跟爸爸不熟，他跟奶



奶过惯了。他起先不说话。他想家，想奶奶，想那棵歪脖柳树，想小三家的一对大白鹅，想蜻蜓，想蝈蝈，想挂大扁（大尖头蝻，属于蝗虫类）飞起来咯咯地响，露出绿色硬翅膀底下的桃红色的翅膜……后来萧胜跟爸爸熟了。爸爸很好。爸爸老是引他说话，告诉他许多“口外”的事。他的话越来越多，问这问那。

他对“口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问爸爸啥叫“口外”。爸爸说“口外”就是张家口以外，又叫“坝上”。“为啥叫坝上？”他以为“坝”是一个水坝。爸爸说到了就知道了。

敢情“坝”是一溜大山。山顶齐齐的，倒像个坝。可是坝真大！汽车一个劲地往上爬。汽车爬得很累，好像气都喘不过来，不停地哼哼。上了大山，嘿，一大片平地！真是平呀！又平又大，像是被擀过的一样。怎么可以这样平呢！汽车一上坝，就撒开欢了。它不哼哼了，“唰——”一直往前开。

汽车到了一个叫沽源的县城，这是他们的最后一站。一辆牛车来接他们。

这地方的庄稼跟“口里”的也不一样。没有高粱，也没有老玉米，种莜麦、胡麻。莜麦干净得很，好像用水洗过、梳过。胡麻打着把小蓝伞，秀秀气气，不像是庄稼，倒像是种着看的花。

嗨，这一大片马兰！马兰“口里”也有，可没有这里的高大。长齐如同大人的腰那么

高，开着巴掌大的蓝蝴蝶一样的花，一眼望不到边。

牛车走着走着，爸爸说：“到了！”他坐起来一看，一大片马铃薯，都开着花，粉的、浅紫蓝的、白的，一眼望不到边，像是下了一场大雪。花雪随风摇摆着，他有点晕。不远处有一排房子，土墙、玻璃窗。这就是爸爸工作的“马铃薯研究站”。

从房子里跑出来一个人。“妈妈——”他一眼就认出来了！妈妈跑上来，把他一把抱了起来。

萧胜就要住在这里了，跟他的爸爸、妈妈住在一起了。奶奶要是一起来，多好。

萧胜的爸爸是学农业的，这几年老是干别的。奶奶问他：“为什么总是把你调来调去的？”爸爸说：“我好欺负。”马铃薯研究站别人都不愿意来，嫌远，爸爸愿意。妈是学画画的，前几年老画两个娃娃都拉不动的大萝卜，上面张个帆可以当作小船的豆菜。她也愿意跟爸爸一起来，画“马铃薯图谱”。

妈妈给他们端来饭。真正的玉米面饼子，两大碗粥。妈说这粥是用草籽熬的。草籽有点像小米，比小米小，绿莹莹的，挺稠，挺香。还有一大盘鲫鱼，好大。爸爸说别处的鲫鱼很少有过一斤的，这儿淖里的鲫鱼有一斤二两的，鲫鱼吃草籽，长得肥。

爸爸说把萧胜接来有三个原因：一是奶奶死了，老家没有人了。二是萧胜该上学了，暑假后就到不远的完小去

报名。三是这里吃得好一些。“口外”地广人稀，总好办一些。这里的自留地一个人有五亩！随便刨一块地就能种点东西。爸爸和妈妈就在“研究站”旁边开了一块地，种了山药、南瓜。山药开花了，南瓜长出骨朵了，用不了多久，就能吃了。

马铃薯研究站很清静，一共没有几个人。就是爸爸、妈妈，还有几个工人。工人都有家，站里就是萧胜一家。这地方，真安静。成天听不到声音，除了风吹莜麦穗子，沙沙地像下小雨；有时有小燕子叽喳地叫。

爸爸每天戴个草帽下地跟工人一起去干活，锄山药。有时查资料，看书。妈妈一早起来到地里掐一大把山药花、一大把叶子，回来插在瓶子里，聚精会神地对着它看，一笔一笔地画。画出的花和真的花一样！萧胜每天跟妈妈一同下地去，回来鞋和裤脚沾得都是露水。奶奶做的两双新鞋还没有上脚，妈妈把鞋和两瓶黄油都锁在柜子里。

草籽粥没有了，玉米面饼子也没有了。现在吃红高粱饼子，喝甜菜叶子做的汤。再下去大概还要坏。萧胜有点怕了。

他学会了采蘑菇。起先是妈妈带着他采了两回，后来，他自己也会了。下了雨，太阳一晒，空气潮乎乎的、闷闷的，蘑菇就出来了。蘑菇这玩意儿很怪，都长在“蘑菇圈”里。你低下头，侧着眼睛一看，草地上远远的有一圈草，



颜色特别深，黑绿黑绿的，隐隐约约看到几个白点，那就是蘑菇圈的溜圆。蘑菇就长在这一圈深颜色的草里。圈里面没有，圈外面也没有。蘑菇圈是固定的。

有一个蘑菇圈发了疯。它不停地长蘑菇，呼呼地长，三天三夜一个劲儿地长，好像是有鬼，人看着都怕。附近七八家都来采，然后用线穿起来，挂在房檐底下。家家都挂了三四串。老乡们说，这个圈明年就不会再长蘑菇了，它死了。萧胜也采了好些。他兴奋极了，心直跳。“好家伙！好家伙！这么多！这么多！”他发财了。

他为什么这样兴奋？蘑菇是可以吃的呀！

他一边用线穿蘑菇，一边流出了眼泪。他想起奶奶，他要给奶奶送两串蘑菇去。他现在知道，奶奶是饿死的。人不是一下饿死的，是慢慢饿死的。

食堂的红高粱饼子越来越不好吃，因为掺了糠。甜菜叶子汤也越来越不好喝，因为一点油也不放了。他恨这种掺糠的红高粱饼子，恨这种不放油的甜菜叶子汤！

大队食堂外面忽然热闹起来。起先是拉了一牛车的羊砖来。他问爸爸这是什么，爸爸说：“羊砖。”“羊砖是啥？”“羊粪压紧了，切成一块一块。”“干啥用？”“烧。”“这能烧吗？”“好烧着呢！火顶旺。”后来盘了个大灶。后来杀了十来只羊。萧胜站在旁边看杀羊。他还没有见过杀羊。

嘿，一点血都流不到外面，完完整整就把一张羊皮剥下来了！

这是要干啥呢？

爸爸说，要开三级干部会。

“啥叫三级干部会？”

“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

三级干部会就是三级干部吃饭。

大队原来有两个食堂，南食堂，北食堂，当中隔一个院子，院子里还搭了个小棚，下雨天也可以两个食堂来回串。原来社员们分在两个食堂吃饭。开三级干部会，就都挤到北食堂来，南食堂空出来给开会的干部用。

三级干部会开了三天，吃了三天饭。头一天中午，羊肉口蘑臊子蘸莜面；第二天，炖肉大米饭；第三天，黄油烙饼。晚饭倒是马马虎虎的。

社员和干部同时开饭。社员在北食堂，干部在南食堂。北食堂还是红高粱饼子，甜菜叶子汤。北食堂的人闻到从南食堂飘过来的香味，就说：“羊肉口蘑臊子蘸莜面，好香好香！”“炖肉大米饭，好香好香！”“黄油烙饼，好香好香！”萧胜每天去打饭，也闻到南食堂的香味。羊肉、米饭，他倒不稀罕——他见过，也吃过。黄油烙饼他连闻都没闻过，确实香，闻着这种香味，真想吃一口。

回家，吃着红高粱饼子，他问爸爸：“他们为什么吃黄油烙饼？”

“开会干吗吃黄油烙饼？”

“他们是干部。”

“干部为啥吃黄油烙饼？”

“哎呀！你问得太多了！吃你的红高粱饼子吧！”

正咽着红高粱饼子的萧胜的妈妈忽然站起来，把缸里的一点白面倒出来，又从柜子里取出一瓶奶奶没有动过的黄油，启开瓶盖，挖了一大块，抓了一把白糖，兑点起子，擀了两张黄油发面饼。她抓了一把莜麦秸塞进灶火，把饼烙熟了。黄油烙饼发出的香味，和南食堂里的一样。妈妈把黄油烙饼放在萧胜面前，说：“吃吧，儿子，别问了。”

萧胜吃了两口，真好吃。他忽然咧开嘴痛哭起来，高叫了一声：“奶奶！”

妈妈的眼睛里都是泪。

爸爸说：“别哭了，吃吧。”

萧胜一边流着一串一串的眼泪，一边吃黄油烙饼。他的眼泪流进了嘴里。黄油烙饼是甜的，眼泪是咸的。

（若子摘自新华出版社《汪曾祺小说自选集》一书，本刊有删节，李晨图）

家常酒菜，一要有新意，二要省钱，三要省事。偶有客来，主人卷袖下厨，一面切葱姜、调作料，一面仍可陪客人聊天，方有意思。如果主人手忙脚乱，客人坐立不安，这酒还喝个什么劲！朋友喝酒一聚，要的便是那份花生米中的闲适随意。天南地北，聊得不着边际，那才叫痛快。

——汪曾祺《做饭》



陈丹燕

## 弄堂里的春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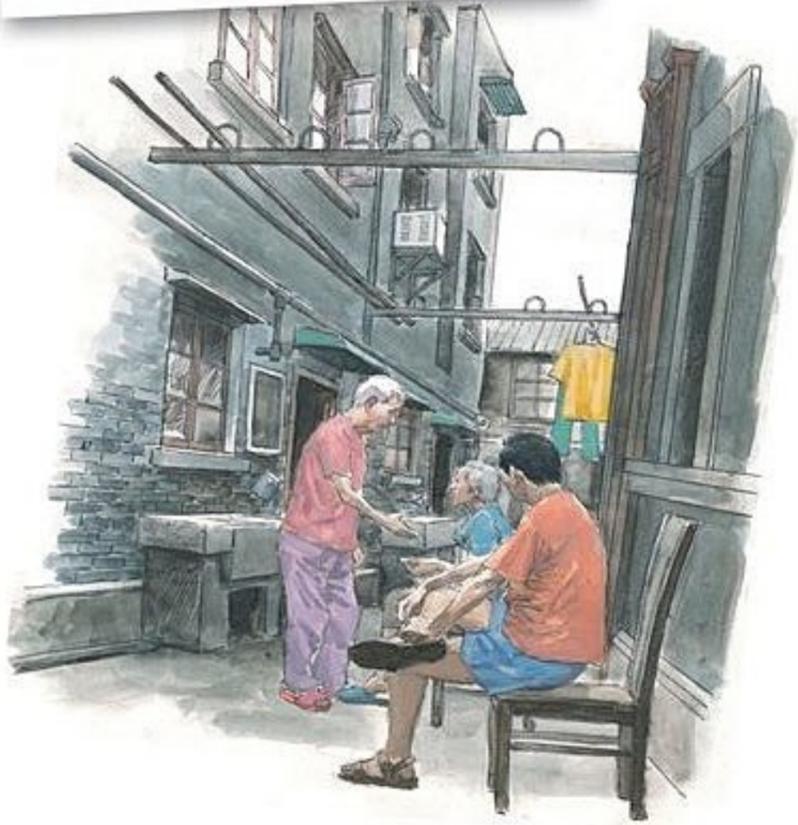
小孩子吃的零食、老太太用的针线、寄信用的邮票，各种居家日子里容易突然告缺的东西应有尽有。人们穿着家常的衣服鞋子，就可以跑出来买。常常有穿着花睡衣来买一包零食的女人，脚趾紧紧夹着踩塌了跟的红拖鞋，这在弄堂里，人们是见怪不怪的。小店店主，常常很警惕，也很热心。他开着一个收音机，整天听主持人说话，也希望来个什么人，听他说说。他日日望着小街上来往的人、弄堂里进出的人，只要有一点点想象力，就算得上阅人多矣。

走进上海人的弄堂，才算得上是开始看上海的生活，商业大街、灯红酒绿、人人体而背后的生活。上海人爱面子，走进商店、饭店、酒吧、公园，个个看上去丰衣足食，可弄堂里就不一样了。

平静舒缓的音乐开着；后门的公共厨房里飘来炖鸡的香气；有阳光的地方，底楼人家拉出了麻绳，把一家人的被褥统统拿出来晒着，新洗的衣服散发着香气，花花绿绿的在风里飘，如果你仔细地看，就能认出来这是今年流行的式样；头发如瀑的美女，穿了一件缩了水的旧毛衣，正在后门的水斗上洗头发，太阳下面，那湿湿的头发冒出热气来；还有修鞋师傅，坐在弄口，乒乓地敲着一个高跟鞋的细跟，补上一块新胶皮。旁边的小凳子上坐着一个穿得挺周正的女人，光着一只脚等着，他们一起骂如今鞋子的质量和那卖伪劣鞋子的好商。还有弄堂里的老人，在有太阳的地方坐着说话。老太太总是比较沉默，老先生喜欢有人和他搭话，听他说说从前这里发生的事情。

弄堂里总是有一种日常生活的安详实用，被上海人重视以及喜爱着。这就是上海人的生活底色。自从19世纪在外滩附近有了第一条叫“兴仁里”的上海弄堂，那种不卑不亢，不过分地崇尚新派的生活就出现了。

19世纪50年代，由于上海小刀会在老城厢起义，上海人开始往租界逃，在租



要是一个人到了上海而没有去上海的弄堂走一走，应该会觉得遗憾。下午，趁上班、上学的人都还没有回来，随意从上海的商业大街上走进小马路，马上就可以看到梧桐树下有一个个宽敞的入口，弄堂写着什么里，有的在骑楼下而写着1902，里面是一排排两三层楼的房子，毗邻的小阳台里暖暖的全是阳光。深处人家的玻璃窗反射着马路上过往的车子，这就是上海的弄堂了。

整个上海，有超过一半的住地是弄堂。大多数上海人，是住在各种各样的弄堂里。

常常在弄堂的出口，开着一家小烟纸店，在小得让人难以置信的店面里，陈放着各种日用品——



界的外国人为了挣中国难民的钱，按照伦敦工业区工人住宅的样子，一栋栋、一排排地造了800栋房子，那就是租界弄堂的发端。到1872年，玛意巴建起上海兴仁里，从此，上海人开始了弄堂里的生活。

上海是一座大都市，大到像饭店里大厨用的毛巾一样，五味俱全。这座城市从前被外国人划了许多块，一块做法国租界，一块做英国租界，留下一块做上海老城厢，远处靠近工厂区，又延伸出大大小小的工人棚户区。那是从前城市的划分，可在上海人的心里，这样划分，好像也划分出了阶级，住在不同地方的人，彼此怀着不那么友好的态度，彼此不喜欢认同乡，因此也不怎么来往。这样，上海这地方，有时让人感到好像里面包含着许多小国家，就如同欧洲，人看上去都是一样的，仔细看，就看出了德国人的板、法国人的媚、波兰人的苦，住在上海不同区域的人，也有着不同的面相。所以，从小到大在上海住了几十年的人，都不敢说自己是了解上海的，只能说了解上海的某一处。

从早先的难民木屋，到石库门里弄，再到后来的新式里弄房子，像血管一样分布在全上海的9000多处弄堂，洋溢着较为相同的气息。

那是上海的市民阶层代代生存的地方。他们是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有温饱的生活，却没有大富大贵；有体面，却没有飞黄腾达；经济实用，小心做人，不过分娱乐，不过分奢侈，勤勉而满意地支持着自己的日子；有进取心，希望自己一年比一年好，可也识时务，懂得远离空中楼阁。他们在经济的空间里过着自己的

日子，也一眼一眼地瞟着可能有的机会，期望更上一层楼。他们不是那种纯真的人，当然也不太坏。

上海的弄堂总是不会有绝望的情绪的。小小的阳台上晒着家制干菜、刚买来的黄豆，背阴的北面亭子间窗下，挂着自家用上好的鲜肉腌的咸肉，放了花椒，上面还盖了一张油纸，防止下雨，油纸在风里哗哗地响。窗沿上有人用破脸盆种了不怕冷的宝石花。就是在最动乱的年代，弄堂里的生活还是有序地进行着。这里像世故的老人，遵循着市井的道德观，不激进，也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只是中规中矩地过自己的日子。

晚上，家家的后门开着，烧饭，香气扑鼻。人们回到自己的家里，乡下姑娘样子的钟点工匆匆进出后门，那是一天最忙的时候。外地来上海的女孩子，大都很快地胖起来，因为有更多美食可吃，和上海当地女孩子比起来，好像肿了似的。她们默默地飞快地在后门的公共厨房里干着活，现在的保姆不像从前在这里出入的保姆那样喜欢说话，喜欢搬弄是非了。可她们也不那么会伺候上海人，所以，厨房里精细的事还是主人自己做：切白切肉，调吃大闸蟹用的姜醋蘸料，温绍兴黄酒，然后，女主人用一张大托盘，送到自家房间里。

去过上海的弄堂，再到上海的别处去，会看懂更多的东西。因为上海的弄堂是整个上海最真实和开放的空间，人们在这里实实在在地生活着。

（采薇摘自北方文艺出版社《上海：灯红酒绿下的沪上风情》一书，戴晓明图）

勇敢是一种美德，而怯懦是罪恶的一部分；懒惰是怯懦的儿子，而疏忽是懒惰的儿子。

节制是一种秩序，一种对快乐与欲望的控制。

人的灵魂里面有善恶两部分，而所谓“成为自己的主人”，就是说恶的一部分受到善的一部分的控制。

## 矜于细行

◎〔古希腊〕柏拉图

我所描述的国家的确是有智慧的，因为它有着很好的谋划。好的谋划本身就是智慧的体现。国家之所以有好的谋划，是由于智慧而不是由于愚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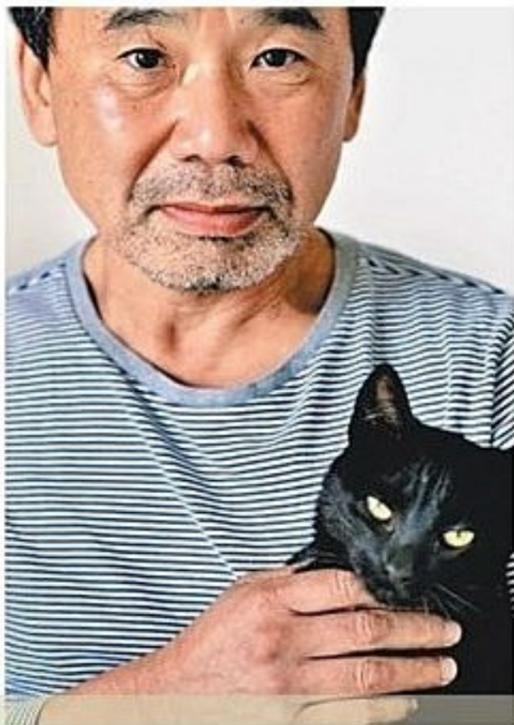
对于舵手或将军、管家的人或政治家等人来说，如果他们只注意大事而忽略小事，他们做事不会令人满意。这就好像建筑师所说的一样，如果想要大石头稳固不动，就必须有小石头为其填补缝隙。

（田宇轩摘自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世界最具品味性的小品随笔（5）》一书）



三十岁那年，我获得文艺杂志《群像》的新人奖，以作家身份正式出道。那时候，我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人生经验，虽然谈不上多么丰富，却比普通人有些不同的意趣。通常大家都是先从大学毕业，接着就业，隔一段时间后再结婚。其实我原先也打算这么做。因为这么做，是世间约定俗成的顺序。而且我几乎从来没有过狂妄的念头，要与世情背道而驰。实际上，我却是先结婚，随之为生活所迫开始工作，然后才终于毕业离校的，与通常的顺序正好相反。这该说是顺其自然呢，还是身不由己、木已成舟呢。总之，人生很难按部就班地依照既定方针运转。

反正我是一开始先结了婚，又讨厌进公司就职，就决定自己开家小店。那是一家播放爵士乐唱片，提供咖啡、酒类和菜肴的小店。因为我当时沉溺于爵士乐（现在也经常听），只要能从早到晚听喜欢的音乐就行啦！就是出于这个非常单纯、某种意义上颇有些草率的想法，我开了店。我还



## 我的小店主往事

◎〔日〕村上春树 ◎施小炜 译

没毕业便结了婚，当然不会有什么资金，于是和太太两个人在三年里同时打了好几份工，总之是拼命攒钱，然后再四处举债。就这样，我们用东拼西凑来的钱在国分寺车站的南口开了一家小店。那是1974年的事。

值得庆幸的是，那时候年轻人开店不像现在这样要耗费巨资，所以和我一样“不想进公司上班”“不愿向体制摇尾乞怜”的人，就到处开起小店来，诸如咖啡馆、小饭馆、杂货店和书店。我的小店周边也有好几家同龄人经营的店。血气方刚、貌似学生运动落魄者的家伙们也在四周晃来晃去。整个世间好像还有不少类似“缝隙”的地方，只要走运，找到适合自己的“缝隙”，就好歹能生存下去。那是一个虽然事事粗

枝大叶，却也不乏乐趣的时代。

我把从前用过的立式钢琴从家里搬过来，周末在店里举办现场演奏会。武藏野一带住着许多爵士乐乐手，尽管演出费低廉，大家却总是快快活活地赶来表演。像向井滋春啦，高濑亚纪啦，杉本喜代志啦，大友义雄啦，植松孝夫啦，古泽良治郎啦，渡边文男啦，可真让人开心啊。他们也罢，我也罢，大家都很年轻，干劲十足。遗憾的是，大家都没赚到什么钱。

虽说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毕竟负债累累，偿还债务颇为艰苦。我们不单向银行举债，还向朋友借款。好在向朋友借的钱没过几年我就连本带利还清了。我们每天早起晚睡、省吃俭用，终于偿清了欠债，尽管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当时我们过着非常节俭的斯巴达式的生活，家里既没有电视，也没有收音机，甚至连一只闹钟都没有。也没有取暖设施，寒夜里只好紧紧搂着家里养的几只猫咪睡觉，猫咪们也使劲往我们身上贴过来。

我们每个月都要偿还银行的贷款，有一次怎么也筹不到钱，夫妻俩低着头走在深夜的路上，拾到掉在地上的皱巴巴的钞票。不知该说是共时性原理，还是某种冥冥中的指引，那偏巧就是我们需要的金额。第二天，我们再还不上贷款的话，银行就会收取违约金，简直是捡回了一条小命（我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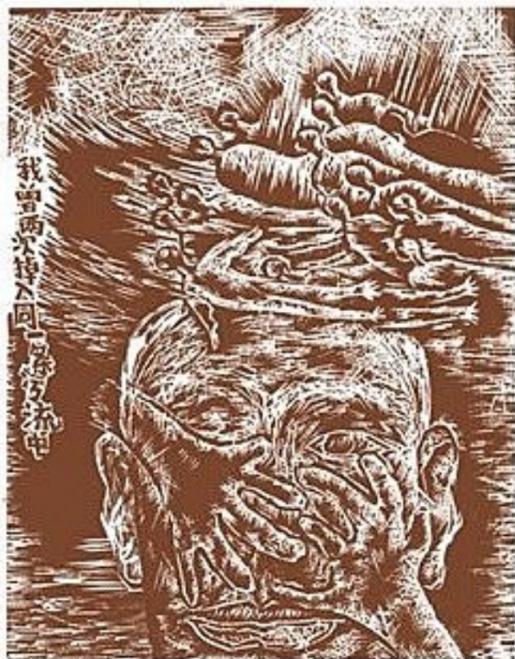


小店旧址



明人王诤《寓圃杂记》中有一则标题为《狱中蓄猫》的短文。在明代，如叛逆、杀人等重罪犯会被施以“三木”——即将桎、梏、拳三种刑具套在犯人颈、手、足三处。一位陆姓刑官，初到监狱工作，看到重罪犯被“三木”困于床上，只能仰卧而不能转动，晚上被老鼠咬得鲜血淋漓，不禁心生怜悯，于是买了几只猫放在监狱里。老鼠从此绝迹，囚犯们为此而感激涕零。监狱中也从此开始蓄养猫了。

不过，狱中蓄猫显然只能说是有限的人道。这是因为它



## 有限人道

◎ 严 阳

仅仅解决了老鼠晚上啃食囚犯的问题，因此可能带来的其他痛苦与问题并不能解决。为什么？因为他的权力有限，说话的分量有限。即使看到了朝廷的某些规矩和做法值得商榷，他敢不敢言说都是很大的问题；即便敢于言说，可上级领导能不能听进去并加以改正，同样也是不小的问题。

在这样的制度下，即便很多弊病一目了然，但想要从根本上解决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宋正怀摘自《今晚报》  
2017年1月2日，刘春杰图）

生路上不知何故经常发生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本来这笔钱应该上交给警察，可那时我压根儿就没有力气说漂亮话。对不起了……事到如今，再来道歉也无济于事。我愿意以其他方式尽可能地返还给社会。

我无意在这里倾吐委屈，总之是想说，在20多岁的时候，我一直生活得十分艰辛。当然，世上际遇更惨的人不计其数。在他们看来，我的境遇恐怕只能算小菜一碟：“哼，这哪里算得上什么艰辛！”我觉得这种说法也没错，但一归一，二归二，对我而言这已经足够艰辛了。

然而也很快乐，这同样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年轻，又非常健康，最主要的是可以整天听自己喜欢的音乐，店面虽小，却也算是一国之君、一城之主。无须行色匆匆地挤在满员的电车里赶去上班，也无须出席枯燥无聊

的会议，更不必冲着令人生厌的老板点头哈腰，还能结识形形色色的有趣的人、兴味盎然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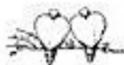
还有一点很重要，我在这段时间里完成了社会学习。说“社会学习”似乎太直白，显得傻气，总之就是长大成人了。我好几次差点头撞南墙，却在千钧一发之际全身而退。也曾遇到过污言秽语，也曾遭人使坏，闹得满腹怨气。当时，仅仅因为是做“酒水生意”的，就会无端地受到社会歧视，不但要残酷地驱使肉体，还得事事沉默忍耐，有时还得把醉酒闹事的酒鬼踢出店门。狂风袭来时，只能缩起脑袋硬扛。总之我别无所求，一心只想把小店撑下去，慢慢还清欠债。

不过，总算心无旁骛地度过了这段艰苦岁月，而且没有遭受重创，好歹得以保全性命，来到了稍稍开阔平坦的场

所。略作喘息之后，我环顾四周，只见眼前展现出一片从未见过的全新风景，风景中站着一个全新的自己——简而言之就是这样。回过神来，我多少变得比以前坚强了一些，似乎多少（不过是一星半点）也增长了一些智慧。

我丝毫没有奉劝诸位“人生路上要尽量多吃苦头”的意思。老实说，我觉得假如不吃苦头就能蒙混过关，当然是不吃更好。毫无疑问，吃苦受难绝不是乐事一桩，只怕还有人因此一蹶不振，再也无法重整旗鼓。不过，假如您此时此刻刚好陷入了困境，正饱受折磨，那么我很想告诉您：“尽管眼下十分艰难，可日后这段经历说不定就会开花结果。”也不知道这话能否成为慰藉，不过请您这样换位思考、奋力前行。

（李金锋摘自南海出版公司《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一书）



# 戴勋章的“拒服兵役者”

◎张 嘉

《血战钢锯岭》是大腕儿梅尔·吉布森作为导演沉寂十年之后的新作，这部电影上映后，赢得一片叫好之声。该片中，人类大无畏的精神又在银幕上大放光彩。主人公达到了神一样的高度，带来了天国般的温暖救赎。但是，他并不是伪神，而是真人。他是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杀过一个敌人，却获得美国国会荣誉勋章的美国军人。

## 在军营中被嘲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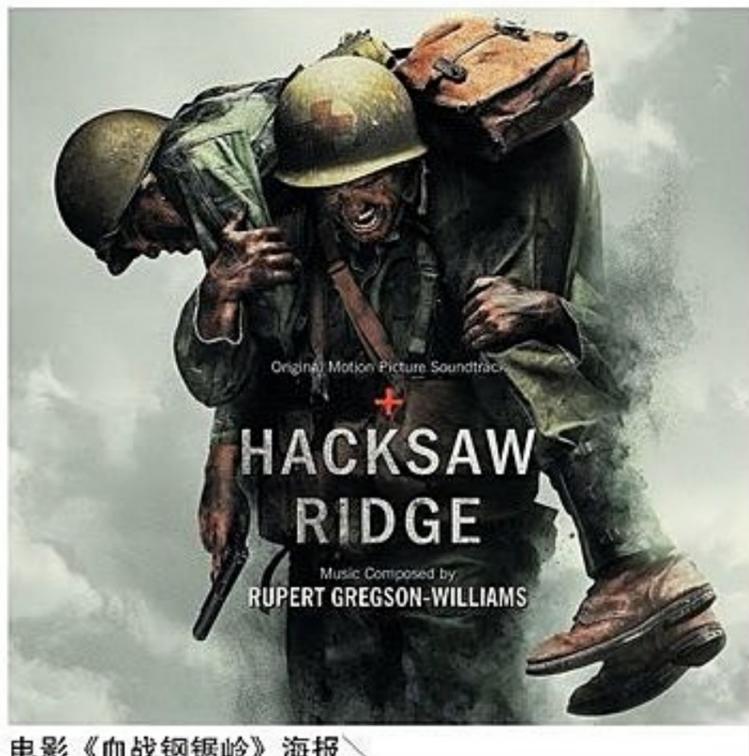
戴斯蒙德·托马斯·道斯 1919 年 2 月 7 日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林奇堡市，他的父亲威廉·托马斯·道斯是一名木匠，母亲名叫伯莎·奥利弗·道斯。

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道斯严格遵守教规。十几岁时，当他听到广播中呼吁大家为一位遭遇车祸的人献血时，他立刻徒步近 5000 米前往医院献血；小时候和哥哥打架时，道斯用砖头将哥哥打伤，这让他陷入深深的忏悔中，从此痛恨一切暴力行为。

道斯的父亲仍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他留下的阴影中。“一战”夺走了他朋友的生命，战后创伤后遗症使他变成了酒鬼，他经常打孩子，有时甚至会打老婆。终于在一次争吵之中，父亲借着酒劲拿出了

枪，母亲吓得报了警，她把枪交给年幼的道斯，让他藏好，道斯回来时看到父亲被警察带走的一幕，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摸到枪。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道斯于 1942 年 4 月自愿入伍。他身高约 1.77 米，体重却不到 66 公斤，虽然瘦，却很结实。和电影里演的一样，道斯



电影《血战钢锯岭》海报

虽然不拿枪，但是在其他的军事训练中，却成绩出众。在美国山地长大的道斯身体灵活，热爱登山攀爬，耐力和方向感都非常好，这也许是他日后能创造出奇迹的一个主要原因。道斯不拿枪并不意味着他不知道怎么用枪，据说他小时候就打过靶，但是他从来不会因为愤怒而使用武器，不管这个让他愤怒的人，是朋友还是敌人。

去残酷的战场，却不愿意

拿枪，要当个“和平主义者”，这在现在看来都匪夷所思，更何况是那个时候。道斯被大家视为异类和胆小鬼，他在军营里的日子并不好过，被长官和战友排挤、嘲讽和殴打，还曾被送到特殊的营区强制劳动。长官不准他在礼拜日去教堂，甚至不准他与新婚妻子见面。大家用了很多方法逼他退伍，甚至因为他“不愿携带武器”，被以“拒服兵役”的罪名送上了军事法庭。

对于所承受的这一切，道斯化解的方式就是看《圣经》，然后以仁慈的态度去面对，他说：“当所有人都在杀人的时候，我要救人。我想参军，我要当医疗兵照顾你们，我想去战场。”最终，经过不断申诉，他赢得了军事法庭的裁判，获得了不带枪上战场的权利。

## 温暖的救赎

道斯在战争期间服役于第 77 步兵师，第 307 步兵团医疗分队。1945 年，他所属的部队接到的命令是进攻当时位于冲绳岛的钢锯岭——高 120 多米，近乎垂直的悬崖。

冲绳岛战役有“铁暴雨”之称，这场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中伤亡人数最多的战役。日本方面共有超过 10 万名士兵战死或受伤、被



真实的道斯和他的夫人

俘，美军的伤亡人数亦超过8万。在冲绳的战斗结束数星期后，美军使用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最后迫使日本投降。

手无寸铁的道斯参加了这场战役，这里遍布日本人设置的机关、埋伏、碉堡和地洞。美军刚一登顶，便遭受到猛烈的炮火攻击，指挥官不得不下令撤退，然而道斯却留在了山顶上。而对日军的漫天炮火，他一次又一次冲入战火中，将战友拖出来，再在悬崖边，用自己发明的方法把战友绑好，放下山崖，“再救一个”，道斯的心中只有这一个声音，这让他一人在弹火中救出了75人。

日后道斯说：“战场上遍布着尸体。我不能把我的兄弟们留在战场，他们知道，只要我能，我一定会照顾他们，一定会带他们回家。”有一个士兵，双腿被炸断，胸部中弹。在其他军医已经放弃他时，道斯硬是把他拖到了后方，最后这个士兵活了下来，并且活到72岁。

一天救出75人，这使道

斯成为英雄，而事实上，在那场惨烈的战斗之前，道斯已经救了很多。在一次行动中，他不幸被击中，但他只是随便包扎了一下，即刻返回战场。他的左臂被手榴弹击中，他依然凭借自己的毅力走向救治站。后来他的左腿被手榴弹炸断，他无法行走，只好被战友用担架抬回后方，当他看到比他伤得更严重的伤员后，就从担架上滚下，将救治的机会让给其他人。道斯的英勇赢得了战友们的极大尊重，他成了大家的“保护神”，在战斗之前，士兵们甚至要求先让道斯为大家祈祷。

道斯的英雄行为让他获得了美国国会荣誉勋章，1945年11月1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亲自为道斯授勋，道斯由此成为“二战”期间第一个没有携带武器，没有任何杀死敌人的记录，却获得最高荣誉的士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只有3人获此殊荣。

据悉，道斯在冲绳岛战役中负伤4次，一次战斗让他少了一个肺和5根肋骨，后来因患肺结核而在1946年离开军队。他花了5年时间接受肺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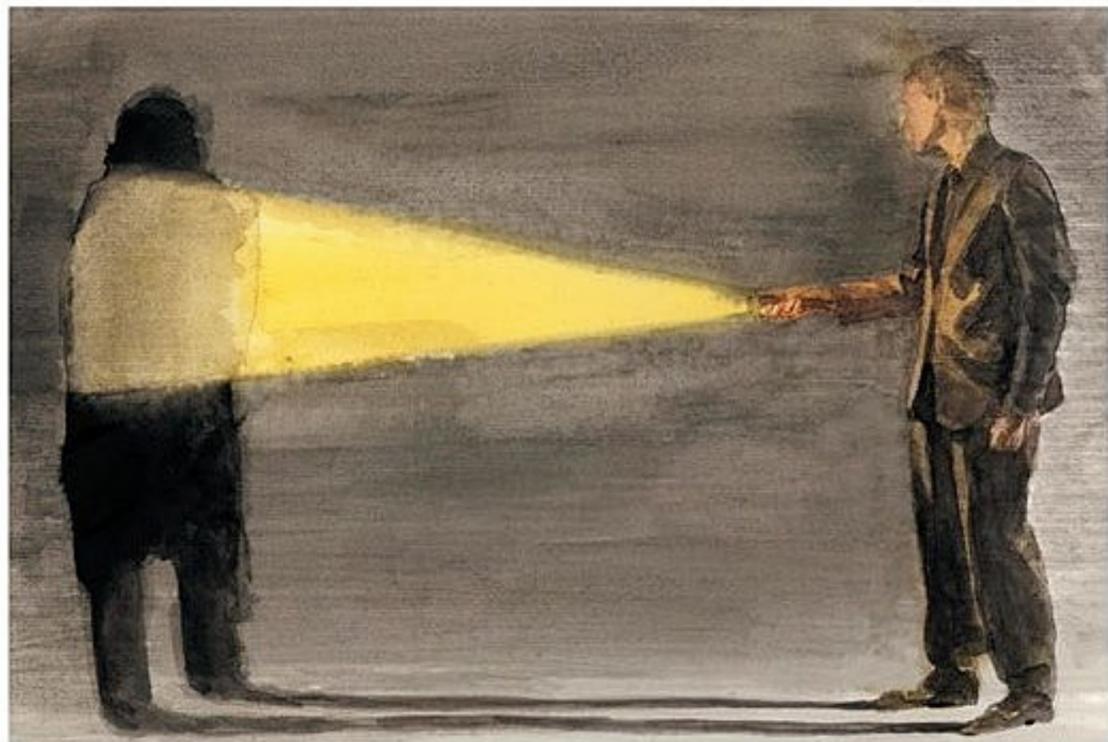
电影《血战钢锯岭》剧照

核治疗。受伤病所困，道斯的身体一直不好，他和妻子多萝西就生活在佐治亚州的小农场，两人生有一个孩子。在多萝西去世后，道斯又与弗朗西斯·杜曼结婚。2006年，道斯在家中逝世，他的遗体被安葬在田纳西州的查塔努加市国家公墓。

2004年，一部名为《良心“拒服兵役者”》的纪录片拍摄完成，故事的主人公就是道斯，他的故事还曾被写成书出版。不过道斯生前对于将其故事拍成电影比较谨慎，他认为真正的英雄，是那些为和平牺牲自己、已经长眠地下的战友。如果一定要拍成电影，他希望把他的故事交给有能力的、值得信任的、理解他的电影人手里。最终，在他逝世十年后，梅尔·吉布森将其英雄事迹搬上银幕。

梅尔·吉布森曾在采访中提及：“他的故事令人难以置信，简直是英雄主义的顶峰。”当信仰与战争纠缠在一起时，会是世间最难解的问题，但是，《血战钢锯岭》不是在讨论宗教，而是在讲一个人内心的强大，这个人因为坚持着不愿去屠杀别人的信念，而有了一段与众不同的人生。道斯的光芒是透过银幕一点点地散发出来的，他的成长带着家庭的矛盾和时代的印记，他参军后在军营也是“问题士兵”，与军队高层进行着不卑不亢的对峙。但是，当他转身冲向枪林弹雨的时候，他的那个始终被嘲笑的信仰却成为神迹。

（赵颖摘自《北京青年报》）



## 等一等身后的灵魂

● 麦 家

### 1

我养过两只狗。一只是朋友送的黑背德国牧羊犬，系出名门，血统高贵，仪表不凡。品种因袭的分量和朋友的一片情谊，使我不敢轻忽怠慢，顿顿都以上好的骨肉款待，有时还喂羊汤、牛奶。如此悉心养护，犹恐失其身份、屈其美好。日宠夜呵下来，渐渐地，它除了精肉、细骨之外一概不食，包括龙骨和猪皮。

到后来，甚至连我从超市买来的高价狗粮它都懒得睇一眼，让我感觉，它一时自珍为娇生惯养的千金，一时像足了崖岸自高的贵胄，一时摆弄成满腔愁郁的怨妇。

以至于无论怎么看紧它，我都分明能从它慵懒冷漠的眼神里，看到它深彻的不满和沉沉的怨气。

另外一只是自发跟我回家

的流浪土狗。那时我在部队，家里不开火，吃食堂。条件差，只能粗生陋养，想起来就给它从食堂带点剩菜剩饭，想不起来就任它自生自灭。

日子长了，我发现，我慢待的其实不是贱种卑物、杂草闲花，而是“朋友”。这位朋友，需要的仅仅是一碗粗粝的糙米饭，掺上一点点碎菜和残汤，若哪天加上一段排骨或一只鱼头，就能叫它乐得心头开花，尾巴都能笑出声。

它皮肤有病，而相丑陋，我平常懒得理它，可它从不计较，一看到我，总是神采奕奕、欢欢喜喜地围着我转；一见我要走，总是恋恋不舍，送我一程又一程。

两只狗，前者是官家小姐多怨怼，身在福中不知福；后者是残羹冷炙漫销魂，知音见采唱阳春。说白了，其中的道理很简单：粗茶淡饭出滋味，

穷奢极欲总空虚。

联想到自己，外人可能觉得我名利双收、风光无限，其实在这个光鲜形象之后，我却时常感到乏力沮丧。

### 2

因为这个时代与我的愿望是有距离的，物质过分泛滥臃肿、过分强大，情感过于复杂纠结、过于虚假，真相被习惯性地歪曲、掩盖，公理和常识在逃之夭夭，恍然间，一切都像被物质这团势不可当的大雪球滚了进去。而这样的脏雪球，在这个季节里，漫山遍野都是，动辄就能引发几场极具摧毁力的大雪崩。

我时常想，我们至深的需要其实很简单，冬天有阳光，夏日有轻风，粗茶淡饭，容膝小斋。但总有人，太多的人，带动更多的人，喜欢把生活搞得花团锦簇，冬日渴望骄阳似火，夏天奢求西伯利亚的寒风，渴了要喝琼浆玉液，饿了要吃珍馐百种，而且想到做到，决不迁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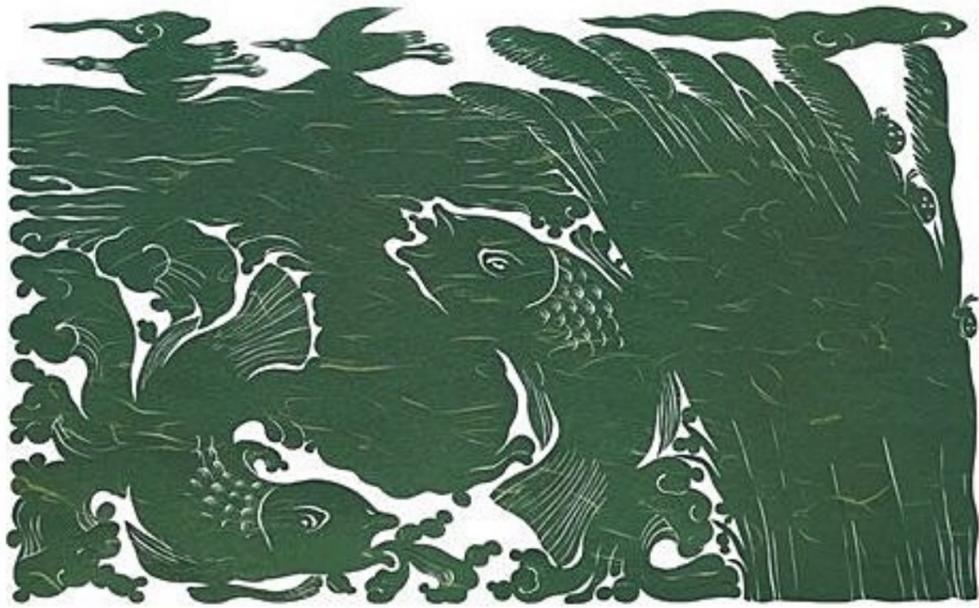
人们学会了极端地展现条件，极端地催肥生活，极端地优待皮囊。殊不知，这是极端地遗忘了幸福之根是不系于身体，而是系于身体里的一个特殊器官，一个独立于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内分泌系统和感官系统之外的部件——灵魂。它是如此一尘不染，可又如此易惹尘埃。于是，常常出现这种可笑的现象：一边是极端地享受，一边是极端地痛苦。

我的德牧就是这样，在高



江村八月碧鲈肥。亲戚挚友三四人，载着钓竿、锅釜、米、盆碗、酱油等物出海了。头顶艳阳照，水上微风吹。拣个岛影沉静的地方，泊下小舟，各人都垂下钓丝，船老大的钓钩上喜获尺把长的一条鲷鱼和两三条幼小的碧鲈，而我们这些外行人的钓钩上，只挂着一点儿可怜的杂鱼。真叫人气不过哩！日过中午，把对面的钓舟唤来，买一条更大的碧鲈，将船的缆绳挽于岛旁的松树上，趁船老大做饭的当儿，曲肱躺下。阳光炫目，少女们将衣袖掩在脸上。身子下面，海水“呱嗒呱嗒”地舔着船底，摇摇晃晃地好像躺在摇篮之中。不知不觉间，梦绕魂游，早已出了三十里远。突然雷鸣声贯耳，睁眼一看，船老大正高声呼喊：“客人，饭好啦！快起来吧！”

竹筲上的碗里盛着米饭和汤汁，大碟子里装满了生鱼片，一只小钵里盛着酱油。用潮水煮的米饭略带咸味，却很香甜。船老大用生锈的菜刀



## 夏 兴

◎陈德文 译  
◎〔日〕德富芦花

切成的鱼片比木匠用斧头砍下的木片还要大，却是那般香甜可口。吃罢饭，借用岛上人家的井水润润喉咙，回去脱掉衣裳，从船上向海里一跃，游上一遭儿，再睡上一觉。太阳西斜了，微风鼓浪，这时再把小船换个地方，钓上一阵。太阳更加西斜，最后落山了。海岛一个接一个昏暗了，光闪闪的水面流着融融的紫霭，不久又变成了白色。

返舟还家，每响起一阵唧呀的橹声，空中就增添一些星星。星光映在水里，小船行于天上。黑漆漆的海岛，灯火明灭，阒无人声，只是到处充满了虫鸣。走着走着，天空和大海都变得一片昏暗。橹声轧轧，溅起片片水花，犹如碧绿的磷火。小船两边的鲷

鱼、鲈鱼等鱼类，倏忽远逝，在水中泛起一道白光。夏夜易逝，归来后，但见江村寂寂，一片黑暗，只能听到喧嚣的虫鸣。❀

（自花在飞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德富芦花散文》一书，赵希岗图）

规格的款待中学会了痛苦，而那只丑陋土狗在剩饭剩菜里尝到了甜蜜，尝到了主人的温情和爱，并感念在心，知恩图报。

人自然比狗高等，我们读书、思考、感悟，但我们的有些感悟却并不如一只狗的情感自觉。

其实，很多感悟并不需要我们主动去感、去悟，而只要照搬套用即可，比如如何获得幸福，先哲早给我们写出公式，留下警言。

有个说法，叫“过犹不

及”，也有个成语，叫“欲壑难填”。确实，欲望是个永远无法满足的东西，如多米诺骨牌，动一牵百，一生二，二生三，有始无终。

可静下来想，你不难发现，很多欲望是无用的，只会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复杂、脆弱，复杂得叫你惘然，脆弱得叫你惶然。

当代人精于图谋，却疏于思考，很多问题我们是不问的，因为生活节奏太快，没时间去问。

我们总是在不停地往前

冲，以为前面有很多好东西在等着我们，其实很多好东西在我们身后：家在我们身后，老朋友在我们身后，美好单纯的友情在我们身后。

印度有句谚语说得好：“请慢点走，等一等身后的灵魂。”所以，我总告诫自己，要经常停下来，想一想灵魂在哪里，可别把它丢了。灵魂丢了、空了，我们能拿消化系统去感受温暖，能拿神经系统去感受幸福吗？❀

（王传生摘自微信公众号“北京晚睡读书会”，王青图）

倪匡的标签数不胜数，每一张都实至名归：香港四大才子之一、华语科幻鼻祖、武侠小说家、获电影金像奖终生成就奖的电影人、风流成性的浪子……而盘桓在他身边的至亲挚友，几乎囊括了港台文化鼎盛时期的代表人物：金庸、黄霑、蔡澜、亦舒、三毛、古龙、张彻、胡金铨。和金庸的亦师亦友，和黄霑、蔡澜主持的《今夜不设防》，和古龙、三毛的“生死之约”，排列组合，段段惊心，件件佳话。

### 在乎不在乎

倪匡真的什么都不在乎。精力过人的他，曾经历过“Hi-Fi时代、养鱼时代、贝壳时代”。他对每一个爱好都当术业专攻，潜心钻研，甚至出书，可一旦绝念放弃，便将其成果尽数送人，毫不留恋。

有段时间他迷上了养鱼，给自己取个笔名叫“九缸居士”，以养鱼心得针砭时事。他家中硕大精致的鱼缸可不止9个，一共20个，宛如私家海洋馆。

儿子倪震小时候调皮，把玻璃桌弄碎，被碎玻璃割掉一点肉。倪匡不去查看儿子是否要紧，转身就把那点肉放进养食人鱼的缸中。“我想看看它们到底吃不吃人肉”。

如此走火入魔，一朝兴趣

全失，却毫无眷恋地转赠亲友。朋友们摇头摆手无情拒绝，倪匡长叹：“人情之薄，可叹也。”

对于自己的作品，他也持同样的态度，一旦写完从不更改，卖出版权从不过问，多年高产从不留底。好友蔡澜曾问他要几本早年的散文集，他说



倪匡

知道自己的影视版权在哪里，只把这件事委托给好友，至于卖给了谁，版税几何，他毫不在乎。他说网上到处都能免费看到自己的作品集。“好几个网站，还给我排序，其中还有8部伪作！”提到这件事，倪匡居然兴奋不已，“伪作写得很好。年轻人有那么好的才华不自己去写，却要去写卫斯理的伪作，太可惜了！”

在许多网友看来，他的“科幻小说”更接近“玄幻文学”，也有人觉得其与伊恩·佛莱明的007系列、日本田中芳树的传奇小说类似。

他听完哈哈大笑说：“他们说我的小说不是科幻，我也不追究，我只懂得写好看的小说。”这不禁让人想起他在自传《哈哈哈哈哈》里提到的一段往事：

当年《地心洪炉》在《明报》连载，有一段讲卫斯理从飞机上掉到南极，

饥寒交迫，见一只白熊跑来，便把它杀了，剥皮取暖，吃肉充饥。有读者来信骂倪匡：“南极没有白熊！南极只有企鹅！”

从来不理读者的倪匡漠然视之。结果这位读者每天一封信，越写越长，说他不负责任，要他解释，否则再写下去就是厚颜无耻。倪匡很火，在原本250字的专栏上，用大字体写了两句：“××先生：

## 少年浪子，老来弥勒

◎美 亚

早就送人了。

出他散文的香港某出版社曾通知他说，还剩下60多本，如果再卖不掉，就要把书毁掉，不过可以3折卖给他。倪匡听了哈哈大笑：“别人都不要看，我自己买来看什么？还要卖给我，真是匪夷所思。”

真正匪夷所思的是，听闻我提及卫斯理系列即将在内地开拍，他面露犹疑。在这个IP独尊的时代，倪匡根本不



一、南极没有白熊；二、世上也没有卫斯理。”

那个读者气得吐血，最后一次来信，只写着两个大字——无赖。金庸看了信哈哈大笑，说：“原来南极是有白熊的，现在没有了，因为给卫斯理杀掉了。”

### 随意不随意

尽管已吃遍天下，倪匡仍认为天底下最好吃的是叉烧饭。他年轻时从内蒙古一路颠沛流离，偷渡到香港，第一餐吃的就是“油汪汪、香喷喷的叉烧饭”。几十年后，早已脱离贫困的他，看到热腾腾的白米饭依旧心生富足之感。

这种把人生阅历掺进味蕾的饮食审美，让倪匡对吃充满宽容和振奋。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失眠抑郁，上山下乡时，能抓到一只老鼠吃就是人间美事”。

20 来岁时，倪匡被派到人迹罕至的内蒙古草原。为了在孤寂中寻乐，他让自己的狗和草原狼配种，生了 4 只凶悍的小狼狗，结果把视察的领导咬伤了，从此领导和他结下了梁子。

后来遇到暴雪，取暖的煤运不过来，他又将河边的小木桥劈成柴火，暖炕自救。本来他打算开春再建造，没想到他因“破坏公共交通”的反革命罪行接受隔离调查，他只能将自己的档案一把火烧光，骑着一匹老马，再胡乱扒上一辆火车，一路南逃到上海，再偷渡去了香港。

刚到香港时，倪匡做一天

两毛七日薪的建筑工人，下班后躺在维多利亚公园的草地上，看蓝天白云，想着“若能在香港过 10 年自由的生活，就已经很开心了”。

闲暇时，他看工友读报读得津津有味，扫了一眼那些连载的小说，便扬言“这个我也会写嘛”。于是真的写了一篇讲土地改革的《活埋》，成功发表，拿到了 90 港币稿费。从 1957 年的《活埋》开始，倪匡从未被退稿。稿酬也从 90 块涨到 500 块，再到后来无人能及的天价。

22 岁前颠沛流离的经历，给倪匡留下诸多后遗症，比如他始终没有方向感，需要戴有指南针的手表；比如他从来都以“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的态度俯瞰人生。

40 岁生日时，倪匡自撰对联：“年逾不惑，不文不武，不知算什么；时已无多，无欲无求，无非是这样。”

到了 73 岁，他又作词自嘲：“居然挨过七十三，万千千山睇到残，日头拥被效宰予，晚间饮宴唔埋单。人生如梦总要醒，大智若愚弹当赞。有料不作亏心文，没气再唱莫等闲。”

但在写作上，他的勤奋又无人能及。他当年自称是“自有人类以来，汉字写得最多的人”。有几年时间，他一天写 2 万字，同时为 12 家报纸写长篇连载，且从不拖稿。

一本 10 万字的小说，10 天杀青。他说这叫“专业操守”。一夜花天酒地，翌日醒

来，头痛欲裂也要撑着写。

剧本创作也如此。邵氏电影 400 多部武侠剧本，有 261 部由他撰写。加上台湾、东南亚其他电影公司慕名而来的，因为合同问题未拍摄的，总共 561 个。

倪匡写剧本的速度令人咋舌，3 天就能完结，曾被制作方质疑快工出糙活，后来他坚决捂一星期再交货。《铁齿铜牙纪晓岚》的编剧陈文贵曾回忆：“当年我进邵氏当编剧，有职员告诉我，倪匡每天上班，打开抽屉甲写甲剧本，一小时后打开抽屉乙写乙剧本，据说那桌子有 8 个抽屉。”

倪匡的多产，似乎只能用“天赋”来解释。早年辍学北上的他，只有初中学历。后来他参加台北的文学座谈会，与好友三毛相邻而坐，与会者都是镶金边的硕士博士。临到倪匡自我介绍说只有初中学历时，台下一片哗然。三毛理直气壮地接话“我小学毕业”，两位好友相视莞尔。

### 宿命不宿命

倪匡是基督教徒，又对佛教颇有研究，作品里有很多表现轮回、因果的故事结构。他的武侠科幻多是泛灵论的，猿猴蟒蛇都有灵性，可与人为伴。

他又是一个宿命论者，认为每个人的剧本都是由基因谱写好的。“好孩子宠不坏，坏孩子教不好。”在他看来，抽烟喝酒，爱好职业，一饭一蔬都有其配额。配额到了，顺之了结。

倪匡从16岁开始吸烟，有35年烟龄，家里触手可及的地方都有烟灰缸，甚至连“刷牙都在抽烟”。有一天，他突然感受到上帝给他传来信息：“你吸烟的配额用完了，可以不吸了。”懵懵懂懂连续听到3次后，倪匡恍然大悟：他一定是犯了什么罪，被判了35年的烟瘾，现在刑期已满，可以释放了。从此，他再没吸过烟。

倪匡也曾嗜酒如命，说世间最好的酒叫“再来一杯”，规劝别人空腹喝酒会伤身时，他的建议是“先来几杯啤酒打打底”。他的好酒量始于16岁，那年倪匡被派到江苏双沟镇（当地白酒酿造历史悠久，窖香浓郁）驻守时，每天把酒坊赠送的白酒当水喝，练就了千杯不醉之身。

采访当天，我将托人找来的两瓶双沟酒相赠。他见到感慨万千，说拿回去做个青春的纪念。转头却只向服务员要了一瓶“青岛”啤酒。他说喝酒的配额也被上帝收回了，只剩下15%，偶尔喝点好酒。

写作也如是。2004年，他突然感到字句困顿、灵感殆尽，磕磕碰碰完成后，甚不满意，索性把书名改成《只限老友》，怕读者“读了以后骂娘”。这也是横行几十年的《卫斯理》系列的第143本，温宝裕以“消减大量人口以拯救地球”之名，邀请卫斯理和一众主角离开地球。从此，卫

斯理隐遁在宇宙的光怪陆离中，无人得知。倪匡也“随遇而安，斯真隐矣”，47年写作生涯自此结束。

当我就他传记里的事情向他确认真相时，他又露出狡黠的一面：“我的话你都信？亲口所说也不算，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写小说的人就是在不断地撒谎啊。”

他安然于自己的命运，“脑洞”却并不因此关闭，他



倪匡与倪太（2016年）

坚信这个宇宙一定有外星人。“人类也一定是从外星来的，因为人类有几万年没有化石，而且到现在都没有适应地球的气候。”

### 新潮老古董

倪匡的作品有个共性，无论是科幻还是武侠，即使主角不是女人，也总会把男主角写得怯懦鲁莽，身边却放一位心智颇高的女人来主持大局，推

动情节。“女人就是比男人好啊，历史上有极度混蛋的男人，却没有极度混蛋的女人。”倪匡说起女人，脸上柔情似水。

倪匡对女人的推崇，首先在其母性，“女人光是生孩子这件事就非常了不起，一个人变两个人，魔术都做不到啊”。他对女性美的定义为温柔：“女性美之中，温柔占极重的比例。温柔的女性让男人如沐春风；不温柔的女人，会令男人如坐针毡。”

他心中最理想妻子的典型，是《鹿鼎记》里的双儿——玲珑剔透，娴静温顺。也难怪他在帮金庸代笔《天龙八部》期间，一上来就把阿紫的双眼写瞎了，只因为觉得这女孩“实在讨厌”。

从这两点看来，他的两性观着实传统。我们讨论起现代女性愈发独立时，倪匡评价：“这只是历史的波动，女人很快就会意识到，这样是不对的。过于追寻独立的结果就是，男人会越来越不爱女人。”语罢，也许觉得过于露骨，加了一句自嘲：“女人独立也不能忘记家庭，我是很老派的人，差不多是清朝时候的人啦。”

这样一个“差不多是清朝”的人，手机用的是最老的直板机。他留了电话给我，嘱咐我不要发短信、微信，他不会使用。我笑说：“没关系，我可以发邮件，您不是已经进入‘电脑时代’了吗？”



(一) 人生在世，个人是生灭无常的，社会是真实存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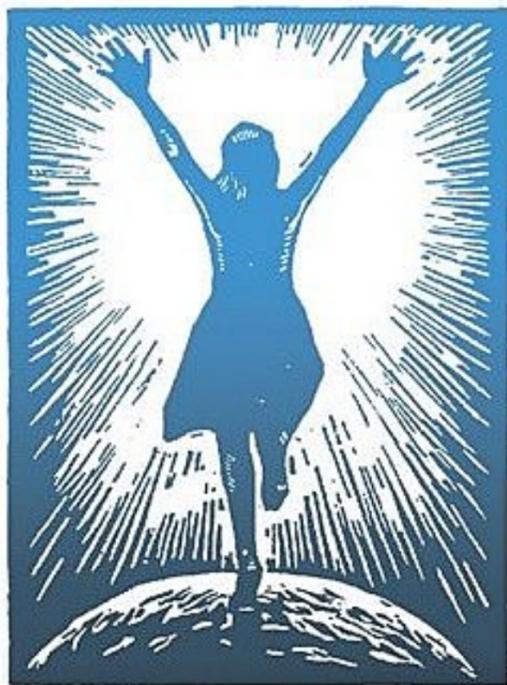
(二) 社会的文明幸福，是个人造成的，也是个人应该享受的。

(三) 社会是个人集成的，除去个人，便没有社会，所以个人的意志和快乐，是应该被尊重的。

(四) 社会是个人的总寿命，记忆和知觉，所以社会的组织和秩序，是应该尊重的。

(五) 执行意志，满足欲望（自食色以至道德的名誉，都是欲望），是个人生存的根本理由，始终不变（此处可以说“天不变，道亦不变”）。

(六) 一切宗教、法律、道德、政治，不过是维持社会



## 人生的意义

◎陈独秀

不得已的方法，非个人所以乐生的原意，是可以随着时势变更的。

(七) 人生幸福，是人生自身出力造成的，非上帝所赐，也不是听其自然所能成就的。若是上帝所赐，何以厚于今人而薄于古人？若是听其自然所能成就，何以世界各民族的幸福不能够一样呢？

(八) 个人之于社会，好像细胞之于人身，生灭无常。新陈代谢，本是理所当然，丝毫不足恐怖。

(九) 要享幸福，莫怕痛苦。现在个人的痛苦，有时可以造成未来个人的幸福。譬如有主义的战争所流的血，往往洗去人类或民族的污点。极大的瘟疫，往往促成科学的发展。

（陈 俊摘自中国方正出版社《廉政美文》一书）

倪匡和倪太在 1992 年飞去美国三藩市定居，做了 14 年“山中宰相”。他从未起念去近处游玩，唯一的出行，就是驾驶一辆美国残疾人用的三轮车，去菜市场买食材。

倪匡每天除了悉心烹制一日三餐之外，就是摆花弄鱼，闲闲写作，自称“三艺老人”：“厨艺第一，园艺第二，文艺第三。”家中的 4 个冰箱满满当当装着各类食材，他还要求倪太给他买一个“棺材大”的冷冻箱——倪家约法三章，倪匡的稿费和倪太一人一半，去美国前，倪匡的那一半花天酒地千金散尽，现在所有支出自然都要得到倪太审批。

“三艺老人”在美国学会了用电脑看新闻、写作、回邮件。倪匡对电脑等一切现代科

技向来排斥，不屑摆弄。他听收音机，要听 5 个台，就让倪震买来 5 个收音机固定好频道，收听哪个台打开相应的收音机即可。

一次倪太从香港省亲回美国，带回一个手提电脑，倪匡大惊：“按了几下，什么东西都能找出来，我和我女儿都吓了一跳，大叫‘电脑怪妻’！”

在美国不用争分夺秒写稿，足不出户便多了闲暇，他又念及香港的一切，无奈之下向“电脑怪妻”学习用电脑浏览网页，大惊“太神奇了”。

在华人电脑专家粉丝的帮助下，他还学会了声控写作。他每天勤加练习，并不断添加词语存储，最后电脑已经不能识别标准普通话，已然习惯了倪匡的风味普通话。学会声控

写作后，他嘚瑟的方式是取人名不再从简，而是越复杂越过瘾，从前手写越简单越省事，人物名字都叫“王一中、丁一山”，现在以电脑代笔，就成了“銚銚”之类。

硬件更新跟得上，倪匡的软件也更迭得迅猛。他玩过一阵微博，还和蔡澜受邀做直播。在微博上和粉丝互动，谈的都是现代文学和艺术。

他还跟我探讨了最近让他困惑不已的问题：“亲子鉴定和父亲基因重合度有 99%，那母亲只有 1% 吗？我问了好几个人，都不知所云。”他望向我的眼神，焦灼得像一个十几岁的渴学少年。

（诗 韵摘自《南都周刊》微信公众号“nbweekly”，本刊有删节）



# 做个“淡定妈”有多难

●黄 祺

不知从何时起，教育成了城市人最乐意交流却又最烦恼的话题，焦虑情绪像感冒病毒一样，在每一对又一对年轻父母中间传播。

深究起来，中国的教育焦虑情绪，大多存在于社会的中间阶层。他们成长于改革开放的红利时期，经济上有了一定的基础，但还没有实现财务自由；他们深感奋斗的重要性，希望孩子有更强的竞争力，但又不愿孩子太苦。

## 可怕的家长群

终于熬到凌晨1点，32岁的唐太太披上大衣出门，开车向市中心进发。到达一座商务楼的楼下时，已经有五六个人在排队，唐太太赶紧停好车，加入队伍。凌晨4点，30个名额被一抢而光。唐太太拿到号，内心满是胜利感，没拿到号的家长则一片哀叹。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竟然当场大哭起来。第二天，唐先生把太太为女儿排队报幼升小培训班的经历晒到朋友圈。

唐先生家住浙江省的某城市，女儿幼儿园大班即将毕业，夫妻俩对对口的公办学校不甚满意，准备让女儿上民办小学。要上民办小学，就得应对民办小学的入学面试，学校怎么考，唐先生心里没底。为此，他和太太决定给孩子报一个幼小衔接班。所谓“幼小衔接”，真实的意思是“帮你准备民办小学面试”。这类培训机构都是商业机构，瞄准了巨大的市场需求。

自从孩子进入大班，唐先生明显地感受到，太太对教育的关注可以说是“异乎寻常”。“她手机上有好几个家长群：幼儿园同学家长群、画画班家长群、英语班家长群，还有其他一些莫名其妙加入的家长群。”家长群最热闹的时间大约是每天晚上9点半以后，各家小孩都睡了，父母们开始在群里讨论。

“玲玲妈，你们在学击剑是吧？这个几岁



能学？贵不贵啊？”

“我这里有一套幼儿英文学习原版的教材，分享给大家。”

“我朋友说拼音一定要在小学前学会，否则一年级跟不上。”

……

唐太太所在的家长群里，上面这样的对话，几乎天天出现。就算一天两天能忽略，没几个人能顶住日复一日的压力。于是，大多数家长心里有了自己的盘算：奥数不学不行，体育也得学一样，公办小学是不能读了，还是朝着民办努力吧……家长群，几乎成为焦虑病毒的扩散地，家长们越讨论越慌张。

心理学专家陈默关注教育焦虑多年，她说教育焦虑的扩散，与微信的诞生时间正好契合。加入微信群成为都市年轻人热衷的社交方式，家长群给父母提供了最为便利的交流空间，但也让家长们比较中陷入慌乱。

在网络社交工具诞生之前，家长之间并非没



有比较，但是，这种比较受到了人际关系和物理空间的限制，妈妈们顶多能拿“隔壁家小孩”“同事的孩子”做比较。而如今，家长群中住着几十个、上百个“别人家的孩子”，个个都那么“优秀”，你敢原地观望吗？

就这样，在家长群的牵引下，家长们相互簇拥着走上了抢跑之路。

### 一边骂一边补

抢跑之前纠结是否要抢跑，一旦加入抢跑大军，焦虑并非结束，而是新的开始。

在中国，所谓“抢跑”，指的是学得过早或者学得过多。那些过去认为小学阶段才应该掌握的技能，很多小朋友从幼儿园阶段就开始学习，比如拼音、识字、数学，等等。而学得多，指的是在学校教育之外，让孩子参加太多的课外学习。

从另一个侧面看，抢跑也可以算是中国新一代家长的“伪烦恼”，因为课外培训几乎都由商业机构提供，费用不菲，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做支撑，家长们也就不必烦恼了。

然而，有能力选择也不等于会选择，站在抢跑大军中间，新一代家长却发了愁：对于该怎样抢跑，他们毫无经验。中国“70后”“80后”的童年，正处于国家经济起步的阶段，假如父母是双职工，往往忙于应付工作，而且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只能把教育的责任委托给学校，由学校全权负责。所以，这一代人所经历的“教育”等同于“上学”，除了上学以外，“70后”“80后”大多数是在弄堂里、马路边甚至田野中与同龄人混大的。没有人告诉这一代父母，教育除了“上学”以外还有其他的内容。所以，这些“70后”“80后”只能从自己的社交圈，比如家长群中去寻找答案。

田老师是上海一所民办小学的数学老师。平常，田老师是家长们眼中的教育专家，有任何问题，家长们总希望能从她这里得到答案。两年前，田老师自己的女儿出生，这个平常总要学生家长“淡定些”的老师，突然发现自己也难以淡定了。

上个月，田老师向一家早教机构交了将近2万元的费用，这样，女儿就可以每天到早教

机构去接受半天的“教育”。“你自己就是老师，英语、数学、认字自己教绰绰有余，干吗还要花钱去上早教？”常有同事如此问她。但她相信，如果别人的孩子都从早教中有所收获，那么她也完全可以花2万元给自己的女儿一个机会试一试。

正是因为有无数个田老师这样的家长，这几年，从早教培训到中小学课外补习班，商业教育培训机构可谓迎来了“夏天”。看看大城市的各个商业中心就知道，有培训机构的楼层总是人气旺盛。

当然，商业培训机构在中国的火爆，有其特殊的原因。中国家庭独生子女多，孩子由老人照顾，父母都工作，没有更多家庭教育的时间。因此，很多家长给孩子报早教班、培训班，很大部分的动机是给小朋友寻找玩伴，顺便接受教育。

但是，在正常的需求之外，煽动焦虑、夸大竞争，也是很多商业培训机构的经营之道。

### 学会做家长

而对太多的选择，而对太多的信息，新一代家长迷茫了，他们时时刻刻在关注“别人家的孩子”在干什么，却忽略了自己孩子的特质，很少去想，眼前的这个小朋友需要什么、适合什么。

上海市民办中小学协会副会长杨国顺给笔者讲了一个小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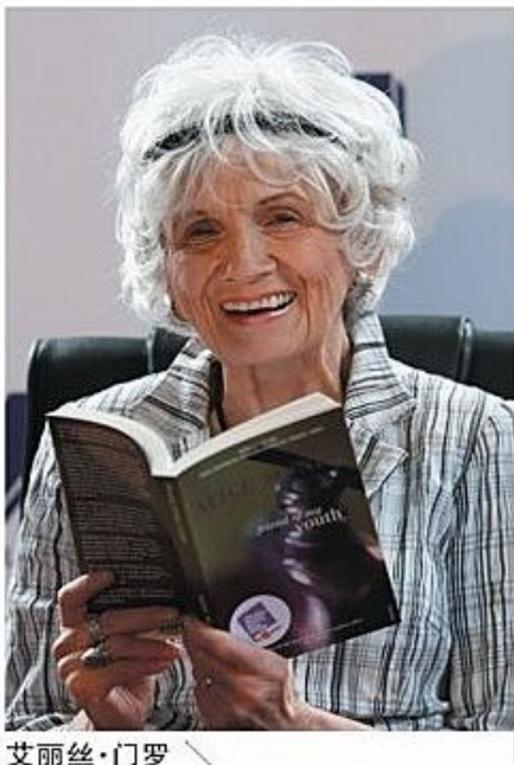
有一位老朋友的女儿小逸读高三的时候，夫妻二人找到杨老师咨询，希望他能解答两人的烦恼。杨老师发现，小逸正在看一些家长认为“灰色”的书籍，比如《盗墓笔记》《IQ48》《人性论》《孤独漫步者的遐想》……即将高考，他们很担心女儿意志消沉，不能考上令人满意的大学。听了老朋友的介绍，杨国顺老师要求与小逸见面谈一谈。

见到小逸，杨国顺发现这个女孩子表现得很有防备心理，似乎不愿意与他交流。杨老师挑起话头，问小逸：“《盗墓笔记》讲的是什么故事？为什么好看？”还跟她讨论西方哲学，谈哲学史上的名人。说到这些，小逸立马神采奕奕，滔滔不绝。经过这次交谈，杨国顺发现，

当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时，一大堆生活琐事等着她，她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可她爱好写作，从十几岁就开始写了。所以，即便有再多的家务，她也没有忘记写作，总是忙里偷闲地写一些，即便是一句，甚至是半句，她都要写下来。

孩子哭闹着要睡觉，她给孩子讲故事、唱歌，好不容易把孩子哄睡着，就开始伴着孩子的呼吸声写作；将食物放入烤炉，在等待食物烤熟的时间里，她也要在烤炉旁写作；饭菜做好了，可一家人还没坐在一起，她赶紧写上一句两句。

她说：“我对自己的写作页数每天有个定量，我强迫自己完成，没有一天停止写作。



艾丽丝·门罗

## 琐碎的拼凑

●肖进

就像坚持每天散步，每天走五公里。如果我知道有哪一天我没有办法走那么多，我必须要在其他时间把它补回来。”

她写的故事并不复杂，以女性为中心，从自己和母亲身上找灵感，聚焦于加拿大普通小镇，故事和人物均源于生活。她叫艾丽丝·门罗，2013年，82岁高龄的她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是首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作家。

面对生活，不要总说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不要埋怨压力太大、负担太重，有时，琐碎的拼凑也会为你带来巨大的成功。

（冰清玉洁摘自《潮州日报》2017年1月1日）

小逸是一个在哲学上颇有研究和见地的孩子，她思考的深度，甚至超过成年人。

谈话后，杨国顺给老朋友留言：“与你女儿交流，我感觉她有独特的思考，并有自己思考后的判断；她有自信，并有自信中的深沉；她有敏锐的智慧，并在智慧中坚持。请转告她，她一定会成为最好的自己，你们做家长的也应当相信她。”听了杨国顺老师的一番言辞，小逸父母总算放心了，家庭氛围也好了很多。当年，小逸如愿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这个故事非常具有代表性，家长的焦虑，往往是因为孩子没有按照家长的意愿发展，但事实上，每个孩子都有他自己独特的潜力，家长需要学会尊重和接受孩子的选择。

学习奥数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杨国顺告诉笔者，上海市一位资深的数学特级老师说：“一个年级8个班，300多名学生中，真正适合学习奥数的，只有三四人。”按照这位老师的说法，人群中只有1%的人适合学习奥数，但看看我们的身边，报读奥数班的人数一定大大超过了这个比例。“奥数学习不能异化，有少部分学生适合学奥数，所以禁止奥数培训是不对

的；但如果人人都要去学奥数，只会给孩子带来压力。家长在心中要评估自己孩子的情况，做出理性的选择。”杨国顺说。

当然，很多家长会说，为孩子减压说起来容易，升学压力如此之大，家长怎么可能心态轻松？

陈默告诉笔者，这些年，在一些学校，校内的竞争氛围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过去，她听到学生因学业压力过大而自杀的情况集中在高中阶段，后来，越来越多的初中生甚至小学生，也会因学业压力而做出极端行为。“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偶尔去参加比赛，都会感到紧张，如果一个学生每天上学都像是去参加比赛，那种感受是什么样的？”

“你到底希望孩子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资深的教育工作者和心理学专家，不约而同地提到这个问题。在普遍焦虑的社会环境下，家长的教育焦虑也许难以避免，但家长们如果能时时提醒自己想想这个问题，也许会得到一个更加理智的答案。

（赵红星摘自《新民周刊》2017年第2期，本刊有删节，勾犇图）



扫描二维码，分享文章



这样回答

我尚未明白人性是多么错综复杂。现在我清楚地认识到，卑鄙和高尚、凶恶和仁慈、憎恨和爱恋是能够并存于同一颗人类的心灵的。

——毛姆

别总看到风景在远方，坑，可能也在远方等着你。

——听说拿完年终奖，你又想跳槽了？只是在做决定之前，请清醒地认识到，外面的世界可能没你想象中那么好，别轻易放弃积累的过往

想睡个好觉，不上闹钟那种。

——这是在白宫奋斗了2900多个日夜的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离任时的感言

男人一半是君子，一半是动物；女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恶魔。所以千万不要挑逗动物，惹怒天使！

——男人与女人的本性

丰富的内心戏终于找到了

为什么长假过后一上班就开始天阴降温？

——1. 渲染了一种悲凉的气氛；2. 暗示了人物连上七天班的悲惨命运；3. 揭露了凄惨的本年再无小长假的社会环境；4. 为假期后的各种辛苦工作埋下伏笔；5. 与美好的假期形成鲜明的对比

七天之痒。

——春节假期有七天，而在这七天时间里，从外地回家的儿女与爸妈的关系通常会经历一个从甜蜜到瓦解的过程，短暂而又迅速

我们这个时代的鸦片是明星、美食、设计、互联网和孩子。

——英国《智识生活》杂志邀请了几位作家回答“什么令我们沉迷”这个问题

思维冲浪、心脏跳伞、自尊潜水、泪腺跑酷、疑心攀岩。

——恋爱应该也是极限运动的一种吧

一直以来，历史都是由赢家来写的，直到输家发明了互联网。

——输家改写历史

纽约快成北京了，见个老外都难，我辛辛苦苦移民过来干吗？

——记者在纽约街头采访一位华裔移民，作为移民政策的受益者，你为什么投票给限制移民的特朗普时，华裔移民

舞台。

——春节前，苹果官网为中国用户定制的多款“表情包系列”大受欢迎，让“一直以来在家庭教育和传统文化里都推崇沉着稳重，因而被压抑的内心情绪”有了表达空间

第五名：中考；第四名：高考；第三名：网购大促销；第二名：从手机里挑一张男友照片发给同学；第一名：挑一张自拍做头像。

——女生注意力最集中的5个时刻

我们的幸福往往不是来自我们强大的地方，而是来自我们的微弱之处得到了弥补。

——幸福何处来

成长的烦恼就是，还没学明白怎样当好一个晚辈，却不得不开始学习怎样当好一个长辈。

——真的不想长大

语言是行动的开路先锋，是引起大火的火星。

——卡夫卡《谈话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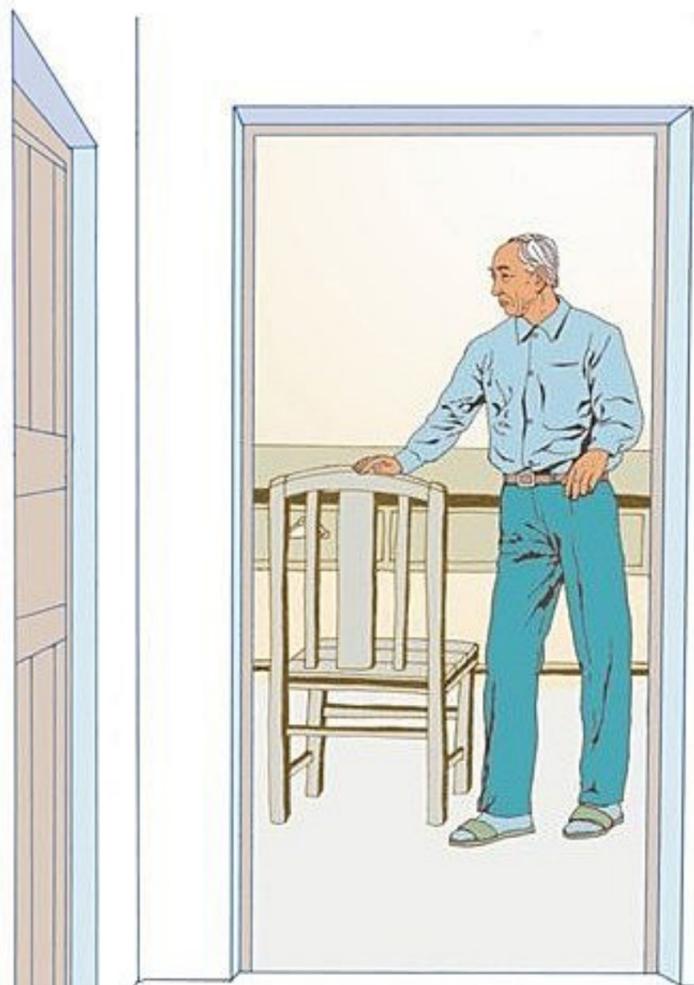
中医叫你看西医，说明你病得不轻；西医叫你看中医，说明你没救了。

——中医 VS 西医

即使是你最心爱的人，心中都会有一片你无法到达的森林。

——村上春树

（王世全、潘光贤、汪杰、余娟等摘）

●  
米  
立总有些感恩  
有始无终

待在家里的那几天，父亲的脸笑成了一朵花，我却犯了愁：一是连着几日，我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养老院；二是我不知道怎样跟父亲提这件事。

父亲似乎看出我的顾虑，一再追问，我被迫说出此番回来的目的。

我说：“爸，我在北京的工作很稳定，没法回来陪你，但是，我的收入又不高，不能把你接到北京照顾，所以，我想帮你找家养老院，你在那里生活，我也会放心一些。”我极尽诚恳地说着这一切，但心里明白，只是借口而已。父亲听完，神情黯淡下来。

虽然我知道他不会和我一起去北京，他肯定舍不得离开这个生活了一辈子的家，可他如果真要待在家里，我难免又会心烦。毕竟这是生我养我的父亲，在他的生活快要不能自理的时候，我不允许自己不以为意。

没想到，父亲回过神来，笑着说：“我觉得咱们社区的那家就很好，我明个儿就搬过去。”

那家养老院，我考察过，环境太差，我于心不忍。父亲固执地开始收拾一些生活用品。他一边收拾，一边喃喃自语：“去养老院好，去养老院好，去了，孩子也省心。”

看着父亲在昏暗的灯光下佝偻的背影，我再也忍不住了，鼻子发酸，潸然泪下。但是很快，我就抹去腮边的泪水，生活让我只能这样选择。

那个晚上，父亲的言语一直不多，他不停地摆弄家里的物件，翻翻这个，动动那个，一副极其舍不得又无奈的表情。我不忍看下去，早早回到自己的房间。

那天晚上，我久久无法入睡，从门缝里钻进来的灯光告诉我，父亲也是一夜未眠。夜晚那么漫长，父亲的叹息声时不时地穿过厚厚的门板，冲击着我的耳膜。

第二天一早，当我肿胀着双眼，出现在父亲面前时，他一脸快乐的表情，仿佛从来就没有伤感过，没有失落过。

早餐是父亲做的，煎蛋、豆浆，还有几个热乎乎的包子。我一眼便认出那几个包子是原来上中学时，校门口那家的。我非常喜欢吃他们家的包子，后来上大学，偶尔回来，父亲一大早便骑自行车，给我买回来。现在，父亲老了，骑不动车子了，一定是早上赶了好远的路才买回来的。

父亲见我发愣，笑着说：“快吃，快吃，一会凉了，我早上晨练，专门用保温瓶给你带回来的。”

最后，我把早点一扫而光。收拾完毕后，父亲最后一次检查家里。一路上，父亲一直走在前面，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但我能看到他的背影。想起年少时，父亲第一次送我上幼儿园的情形：他一直把我抱在怀里，直到进了幼儿园，才极其不舍地把我交给老师。初去的那几天，我总是哭闹，后来，父亲把我送到幼儿园，他一直站在幼儿园的栅栏门外，看我在院子里玩耍。隔着栅栏门，看到父亲，我再无惧怕，玩得很开心。现在，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时的感觉。每天放学，我都渴望父亲早些出现



## 爸妈的旅行餐

◎陈晓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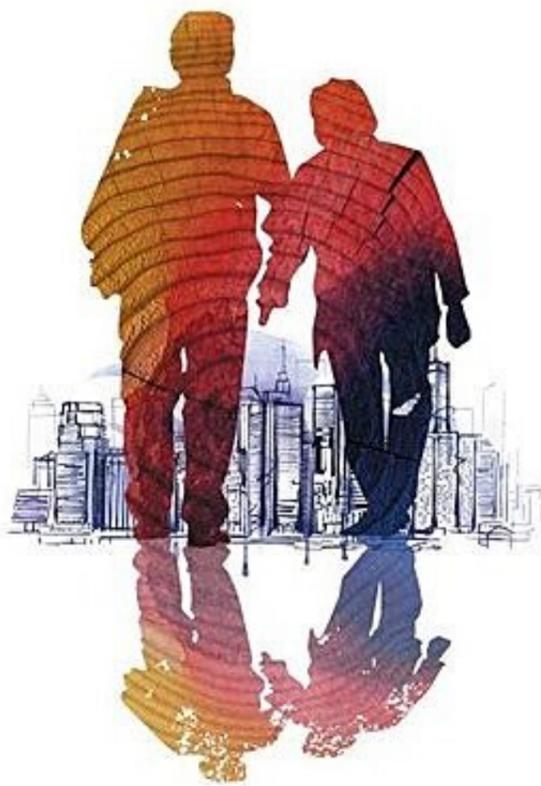
我爸是北方人，母亲则出生在南方，所以在主食的选择上，他们一直采取求同存异、搁置争议的政策：做米饭换了小火，母亲总会给我爸放进两个馒头；我爸蒸馒头时，蒸锅的中间是空的，为的就是给我妈蒸一碗米饭。我也真是佩服，他们就这样生活了将近50年。父母这一代人从小穷惯了、饿怕了，养成了有好东西也舍不得吃的习惯。

上次的东京之旅就是这样。临行之前，我特意跟他们交代，咱们是去旅游，是去享受，不是逃荒。结果等于没说，无论吃饭还是买东西，我妈都会打听价钱，默默地心算一番，再大声报出一个人民币的数字：“乖乖，一瓶矿泉水这么贵啊！”结果第二天再出去，我爸的双肩背包就变得沉甸甸了，拉开一看，里面是老两口连夜在房间冰箱里冷藏的凉开水，好几瓶！

为了开导爸妈，第二天晚餐时，我带着二老一小去了涩谷一家专吃螃蟹的料理店。我们点了新鲜的蜘蛛蟹，还从刺身、寿司、烧烤、清蒸、奶油

焗到蟹肉蛋羹等都点了个遍。我妈坚持全家要一只蟹就够了，我只好说：“一只？可能只够我那个大胖儿子吃的。”于是，我表面上只要了一只，私下又偷偷要了一只。

很快，儿子的面前就摆满了空壳，而父母面前的盘子里还是最开始夹过去的那条蟹腿。他们很夸张地比画着进食的样子，食物却不见消耗。我



有些急，别好了一个蟹螯放到我妈的盘子里。“你真不知道我不喜欢吃螃蟹？你妹妹家的冰箱里现在还有好多只，我根本不吃。”我妈说着，把蟹螯像传递奥运火炬一样传给了我爸。我没说话，又剔干净另外一只递了过去：“这和你吃过的梭子蟹还真不是一个味儿，尝尝嘛。”说完，我继续伺候我们家少爷吃喝。待我转过头来，发现新剥的蟹钳子又出现在了老爸的盘子里。老爸二话没说，一筷子又把肉还给了我妈。就这样，我几乎每次抬头时，那只蟹螯都会变一个位置。这是我第六次来日本，之前的五次，这里的美食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但这次，无论是拉面、烧肉还是刺身，都让我吃出了另一番滋味。

回到北京后，儿子在父母那里住了几天。接他的时候，我问：“有没有发现爷爷奶奶最爱吃什么呀？”儿子认真地想了半天，肯定地说：“剩菜。”

（秋水长天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至味在人间》一书，辛刚图）

在幼儿园门口……

而此刻，父亲就像一个孩子，我把他送进养老院，他是否也会不适应，是否也会想着有一天，我会出现在养老院门口，接他回家。

我再也忍不住了，泪如泉涌。正是眼前这个人，给了我一个家，陪着我渐渐长大。我从背后抱着父亲，开始觉得我是那样渺小、自私、卑鄙不堪。以前，父亲有我家，后来，我离他越来越远。现在，我竟然让他连个家都没有。想到这里，我忍不住失声痛哭，父亲一直没有转过身，但我感觉到手背上有父亲掉落

的泪。

我哽咽着说：“爸，咱不去了，咱回家吧。”他拼命地点头。

几天后，我带着父亲回了北京。我可以吃得差一点、穿得差一点，可是给了我生命、给了我家的这个男人，我再也不想让他受半点委屈。自此以后，我会一直在父亲身边，站成一棵树，开满一树感恩的花，花叶不败，感恩无终。

（灵儿摘自古吴轩出版社《亲爱的，我一直都在》一书，杜凤宝图）



潘际銮骑车载着李世豫

## 时光已老，我们不散

●李末末

六十年相濡以沫，从苦难岁月中相携走来，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站在身边的，永远是彼此。

### 我载着你，你载着风

潘际銮是中国焊接专业的泰斗，中科院院士；李世豫是北大教授，化学专业著名专家。让他们爆红的是一张照片。

照片中的潘际銮，稳健地骑着电动自行车，脸上挂满灿烂的笑容；坐在后座的夫人李世豫轻轻搂着前而老伴的腰，苍苍白发随风扬起，眉眼含笑，虽已耄耋，浑身却有着少女般的活泼……

如今，因为担心夫人摔着，潘际銮院士不再骑车载她了，而是改为手牵手，去菜场、去学校、去访学……时时

刻刻不分离。潘际銮是南昌大学的老校长，南昌大学有一条“际銮路”，老两口回南昌大学故地重游，牵手走在这条路上，也被学生拍到了。

年轻时骑车，我载着你，你载着风；如今，白发满头压马路，你左手，我右手。人世间的爱情，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

### 看准了，认定了

在大众眼中，潘际銮似乎一直籍籍无名，哪怕如今他的科研成果的价值早已高达千亿。夫人李世豫解释说，一是因为国家的很多科研项目具有保密性质，不能以论文形式发表；二是作为经历过苦难的一代，潘际銮品尝过家国将亡的滋味，“就想单纯地干点活，为国家挣一点算一点”。潘际

銮身上有着老一代知识分子的纯粹与倔强，而夫人李世豫就是认准了他这一点。

潘际銮23岁本科毕业后留在清华任教，当时李世豫19岁，来京考学。潘际銮的室友是李世豫的老乡，两人就这么相识了。彼此惺惺相惜，成了恋人。但没过多久，潘际銮就主动申请赴哈工大深造。“哈尔滨天寒地冻，生活条件也差，年轻老师们都不愿意去，他二话没说就举了手，都没和我商量。”尽管如此，李世豫还是默默支持了潘际銮的决定，只是有一事让她啼笑皆非，尴尬了很久。

那时，国内的焊接专业刚起步，人们对焊接的了解等同于零。所以，当得知李世豫的男友在搞焊接时，身边的人都笑了：“李世豫，你男朋友是搞焊接的，他是焊洋铁壶还是焊自行车？”被问得多了，李世豫就写信问：“学焊接到底能做什么？”

这封信后来被潘际銮当作钻石婚纪念相册的扉页。每次翻及，潘际銮都会大笑，而李世豫则会腼腆地低头：“他十多岁就在炮火声中四处逃难，后来流亡到昆明，进了西南联大。他知道强国必须强工业，自此就把自己同国家的命运焊接在了一起。”

### 你主外，我便主内

潘际銮和李世豫异地相恋五年后才结婚，而今已相濡以沫六十年。后辈羡慕，向他们取经，潘际銮只一句：“从相爱到结婚成家、生儿育女，我



们始终保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夫人主家，我主外事。我管钱，她管物。若问家里东西放哪儿，我不知；若问钱有多少，她不知。”

对潘际銮总结的这套婚姻秘籍，夫人总是含笑默认。最明显的例证是，年近九旬的潘际銮几乎是“生活白痴”。一次接受媒体采访，夫人说潘际銮“家务完全不会”后，潘际銮心下有些不服，晚饭前便执意要做份番茄蛋汤，但到了调味时，连盐和味精都分不清楚，无奈只好向夫人求助。过后，潘际銮不得不服气地自嘲：“说焊接我什么都懂，说生活我一窍不通。”

有后生小辈为李世豫惋惜：“潘际銮硕果累累、声名显赫，您却从年轻时起就一直默默坚守在北大教书。为家庭奉献那么多，不觉得委屈吗？”李世豫总是轻言细语道：“委屈什么？不委屈呀。他忙他的事，我忙我的教学，带好孩子，很好的……”

结婚后，潘际銮从哈工大毕业回到清华，带着团队没日没夜地搞科研，经常几个月不回家。家里没了顶梁柱，李世豫就一个人撑起了一个家。她一边在北大教书，一边照顾体弱多病的公公，还要含辛茹苦地抚养三个孩子。“家里最艰苦的时候是何时我都不知道，她生三个孩子时我都不在她身边，甚至都记不起三个孩子是哪天生的……”

从年轻到耄耋，潘际銮一心扑在焊接事业上，鲜有

心力照顾妻儿老小，“年轻时甚至都没有一丝愧疚”，但唯独对夫人独自生育三个孩子这事难以释怀，年纪渐长之后更是不由自主地频频提起。夫人总是体贴地安慰：“你那时忙焊接，一心做事，再说，你在我身边也帮不上忙。没事，我自己可以的。我生孩子前都看过书，心里清楚，不怕……”

### 你在，我便有支持

年轻时，潘际銮常年在外奔波，夫人和他的交流方式是“每个礼拜必须有一封信，我



李世豫与潘际銮

给他一封信，他给我一封信”，这封信，能寄出，便寄出；寄不出，便写下来，夹进日记本里。潘际銮带领团队攻克国内首个核反应堆结构焊接这一高难课题时，与世隔绝的那段日子，他们就是靠这每周一封的信件支撑。

年过六旬，潘际銮应桑梓之邀，担任新成立的南昌大学首任校长。当时的江西还是个“三无省份”——无重点高校、无学部委员、无博士点，从填补这几个空白的意义上说，潘际銮是回家乡“救火”

的。为了支持潘际銮，夫人提前办理了退休，举家南迁，陪同潘际銮效力家乡。

再后来，潘际銮退休了，退休后重新开始招博士生，重新组建自己的团队，把他昔日的老部下召集到一起，一群八九十岁的人带着一群年轻人，在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的焊接馆里发光发热。

潘际銮分给夫人李世豫的时间很少，夫人说：“他忙得很，你看他现在都快90岁了，还天天上班。”话语间没有一丝责备，有的只是欢喜与骄傲。

其实李世豫一直为潘际銮的成就骄傲。2008年年初，潘际銮完成了全国第一条高铁京津城际铁路的焊接工程，高铁验收时，潘际銮特意请夫人去体验。回来后，夫人的脸上神采飞扬：“验收的时候坐到高铁司机旁边，我心里高兴极了。高铁的速度真快，我们从来没坐过那么快的火车。”

谈起一辈子的过往，李世豫说：“他既然是一面红旗，我就不能拖他后腿。他只能往前走，不能后退。”而潘际銮则背着夫人，悄悄地说出了人生余愿：“我希望她长长的，她在，我就有支持。”

如果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那最浪漫的事不过是：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丁 丁摘自《莫愁·天下男人》2016年第12期）



# 如果历史学家集体闭嘴

●穆 涛

秉笔直书，不隐恶、不虚美，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史官的史德。

史官，是历史的记录人，也是是非曲直的责任界定者。“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句诗讲了《左传》里的两段故事。齐国的权臣崔杼杀了齐庄公，另立新君。史官如实记载“崔杼弑其君”，被崔杼推出殿外斩了。史官的二弟继任，再写“崔杼弑其君”，再被斩。三弟继任，仍写“崔杼弑其君”，又被斩。最小的弟弟赴任后，还是如此书写。邻国的史官闻讯后，都捧着“崔杼弑其君”的史简来到齐国，“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前往”。崔杼害怕了，不得已接受了这样的记录。中国古代的历史观，不是以古鉴今，而是“以史制君”“君史两立”。撰写历史的第一要义是制约当朝君主，给胡作非为的昏君贼臣披上“恶名”，遗臭后世。“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古代的史官地位很高，由最有学问的人担任，如同爵位，可以家传世袭。

赵盾是晋国失宠的权臣，为躲避晋灵公的政治迫害逃往邻国，但尚未出国境，晋灵公就被另一个大臣杀了，赵盾知道后返回都城，继续主理国政。董狐是晋国的史官，他对这个事

件的记载是“赵盾弑其君”。赵盾对此很恼火，让董狐做出解释。董狐说：“您身为国家正卿，虽然出逃了，但没有出国境，回来后也没有惩办凶手，这就是记载您弑君的原因。”赵盾尽管委屈，但还是勉强接受了。孔子对这两个人均给予了高度评价：“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盾），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境）乃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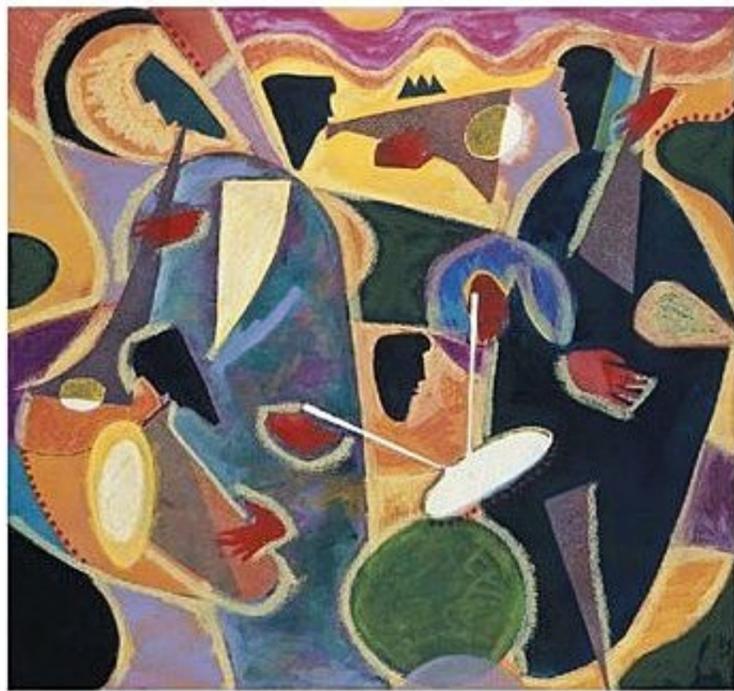
司马迁是西汉的史官，受过腐刑。他身为史官，胸中有正义，有担当，脑袋里也装着醒时、醒世、察人心的史家衡尺，对国家形态，以及社会生态的记述，包括对当朝皇帝的判断，做到了秉笔直书，不隐恶、不虚美。写汉高祖刘邦，既写他的建国伟业，也写他的“慢而侮人”；同时还写他的死对头项羽。写刘邦的传记叫《高祖本纪》、写项羽的传记叫《项羽本纪》，不仅规格一样，而且把项羽放在刘邦前面。写第二代皇帝惠帝刘盈，因为他羸弱无为，一切听命于母亲吕后，司马迁甚至不设《惠帝本纪》，而是设《吕太后本纪》，把刘盈的具体事迹纳入其中。写第三代皇帝文帝刘恒，既写他亲民养国，尤其写到免除老百姓的田租（农业税），也写他的赏罚不分明。写第五代皇帝武帝刘彻，写他励精图治，开拓局面，也写





穿过一段喧哗的回廊，又穿过一段幽静的回廊。亚平宁冬日的阳光早已褪去，灯光给整齐的廊柱投下了昏黄的放射状影子。博洛尼亚市中心有40多公里的回廊，行走其中，人仿佛进入时空隧道。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从争权到妥协，一切在这里上演又谢幕。街道慢慢变窄，人也逐渐稀少起来。石板路上，脚步声从一个墙面跳跃到另一个墙面……终于找到了那个不起眼的入口——古代乐器博物馆。

“先生，您来得真巧。”生怕打扰了正在排练的乐手，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压低嗓音说道，“15分钟后，免费音乐会就要开始了，您可以先看看博物馆。”说完，他递上一份对折的象牙色乐单。举目望去，大厅似乎是一个室内的回廊，巴洛克大理石柱两侧，摆放了十几架古钢琴。匆匆浏览了展品，据介绍说，其中大部分是由出生于博洛尼亚的管风琴演奏家路易吉·塔利亚维尼捐赠的。令人惊叹的是，该馆中有90多件展品——管风琴、击



## 让文化活着

◎郁喆隽

弦古钢琴、大键琴和拨弦古钢琴等，都还可以演奏。馆中的图书馆还收藏了音乐研究专家奥斯卡·米奇亚迪收藏的15000多件乐谱和音乐书籍。民众也可以通过电话预约来查阅所有资料。

听众慢慢地入场。有人身披皮草，有人穿着运动外套。待我看完展品，四五十个座位都已经坐满了。简短的介绍后，演出正式开始——三把小提琴、两把大提琴、一台大键琴和一台管风琴。演奏中使用

的大键琴制造于公元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

乐声悠扬，回绕在大厅中。穹顶上的天使注视着、倾听着，看过了太多世事，不怒不喜。后查阅资料得知，这里最早是建于公元7世纪的教堂。前几年整修时，偶然发现了一座13世纪教堂的地基，里面有一面同时代的耶稣受难浮雕。

不得不说，有些民族并不长于创造，但兢兢业业地收藏点滴，终也可以有一段绵延的历史；有些民族虽从不缺乏伟大的天才，但时常挥霍自戕，难免落得徒有悠久之声名。文化并不需要高屋建瓴的纲领，也不需要被高高供奉于展架之上，文化只需要在每一次凝视、惦念、阅读和演奏中活着。

一个半小时的音乐会结束后，独自去吃了著名的博洛尼亚千层面。肉酱、面条和奶酪似乎是历史的脉络和断层，虽不尽相同，却相得益彰。配方延续千年，食材务必新鲜。❀

（敏儿摘自《书城》2017年第1期，全景视觉供图）

他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卖官鬻爵。这样的体例设置，以及这样的客观笔法，放在后世，恐怕是要掉好几回脑袋的。唐代的史学家刘知幾，盛赞上边几位史官有“强项之风”，项是后脖子，意思不管怎么往下按，都是不肯低头的。

中国的史官制度，到唐代被李世民终结，改为史馆制度，意思是国家历史由一个人写，改为集体编撰，“领班大臣总知其务，书成进御”。宰相担任总撰官，史书写成后由皇帝审

定。“以史制君”“君史两立”的体统至此成为过去式。李世民为什么进行史官制度改革，说穿了，就是担心史官对自己下不好的历史结论，因为他是采用非正常手段登基做皇帝的。

史官存在的价值是督察政治，使社会清醒。如果历史学家集体闭嘴，不发出声音，放弃他们的责任和担当，苟活安命，或者去升官发财，这样的时代会失真的。❀

（慕刚摘自《美文》2017年第2期，黎青图）



埃塞俄比亚奥莫山谷



## 沉浸在阅读中的人们

◎ [美] 史蒂夫·麦凯瑞

“读书人很少会感到寂寞或无聊，因为阅读能给予人庇护和启迪，”保罗·泰鲁在新书《Steve McCurry: On Reading》中写道，“这种智慧有时是显而易见的。在我看来，一个正在读书的人的脸上总是会散发出某种光芒。”这种光芒贯穿于整个读书行为中，不管这个读书人是意大利博物馆里垂头沉思的老妇人，还是喀布尔大街上专注认真的小摊贩。玛格南图片社摄影师史蒂夫·麦凯瑞花了40年时间在世界

各地拍摄了一批关于阅读的照片，从侧面向我们展示出印刷世界的魅力。

麦凯瑞的照片告诉我们，世界上还有许多人喜欢纸质书籍甚于智能手机。黑塞在1930年曾说：“我们不必害怕未来书籍会消失。相反，其他的发明创造带给人的娱乐和教育形式越多，书籍就越能赢回其庄严神圣的权威地位。因为即便是最醉心于用娱乐化手段取得进步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写作和书籍的功能是永恒的。”



意大利罗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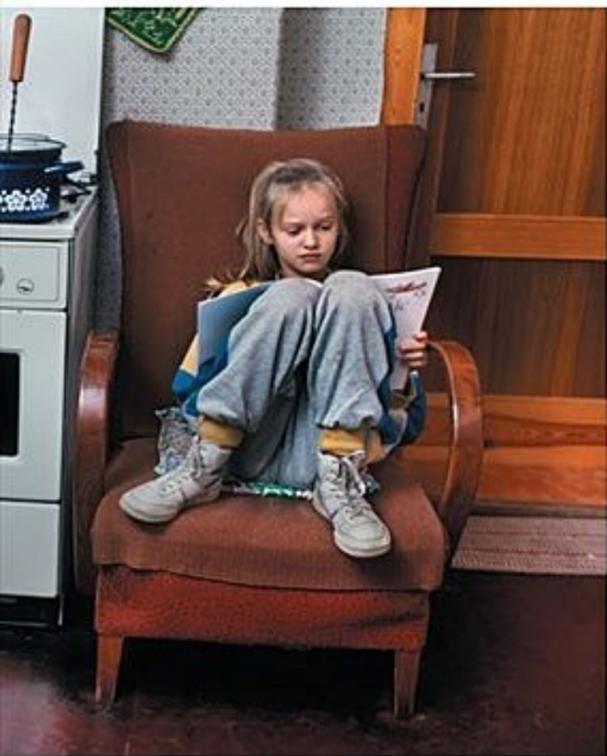




缅甸仰光



泰国清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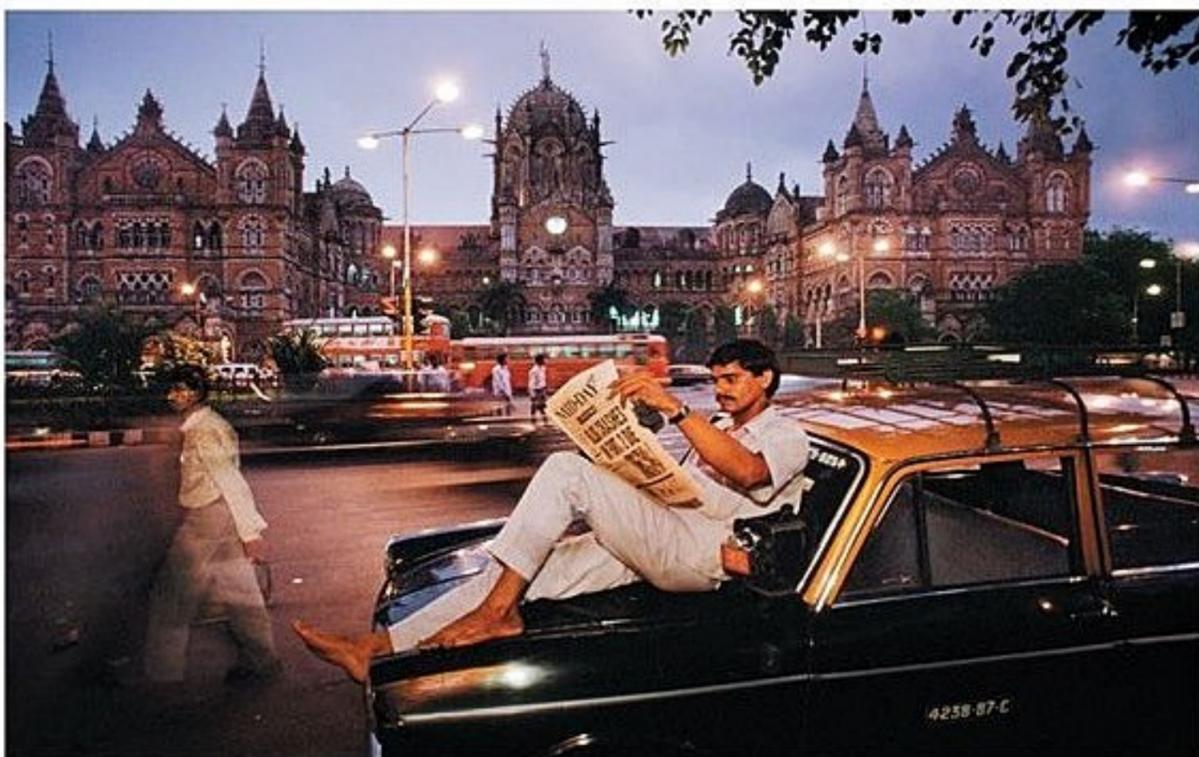
德国弗莱希廷根



阿富汗喀布尔



斯里兰卡



印度孟买



1768年4月8日傍晚，在浙江省萧山县，4名男子在一家乡村茶馆聚会。深色的袍服和光头表明了他们出家人的身份。

巨成，48岁，俗姓为洪，本为萧山人氏。他在父母与妻子亡故后，于41岁时进了杭州的崇善庙，接受了剃度。在庙里，他和另一位比他年轻的和尚正一拜在同一位师父门下。然而，巨成在寺里的地位还未达到可被授予僧职的地步。因为寺里无法供给衣食，巨成便回到本乡萧山化缘。

正一，22岁，杭州府仁和人氏，俗姓王，是巨成的师弟。因为他幼年多病，19岁时被母亲送到城门外的关帝庙剃度。后来，他与巨成同在杭州修行。但亦未被授予僧职，他便与师兄一起到河对岸的萧山以化缘为生。

净心，62岁，来自江苏省大运河边的无锡，俗姓孔，51岁时，他的双亲、妻子及孩子均已亡故，便来到杭州，在一个小佛寺接受了剃度，并在那里居住。后来，他在朝庆寺得到了一个僧职。当他云游四处各个寺庙修行时，遇到了一位名叫超凡的和尚。他邀超凡与他同行，当他的侍僧。

超凡，43岁，来自安徽省贫困山区的太平县，俗姓黄。18岁时，他便在家乡当地的一座寺庙接受了剃度，后来又在祖光寺得到了一个僧职。从1756年起，他开始跟随净心。

他们中有两人持有政府批



## 萧山事件

● [美] 孔飞力

◎ 陈兼 刘昶译

准的身份证明（度牒），另两人则没有。巨成与年迈的净心将在各村化缘，两个年轻和尚则将把各人的行李带到萧山西门外的老关帝庙去。

在村里的一条街上，巨成和净心遇到了两个男孩。一个男孩看到巨成所携的古铜化缘钵上刻着名字，便大声地将它读了出来。巨成吃了一惊，微笑着对孩子说：“小官人，原来你识字！你再学几年，定然可以谋个一官半职。”他接着又问道，“你叫什么名字？等你当官以后，可不要忘了我。”巨成想通过取悦孩子，让他们的父母从屋里出来施舍他。可是，男孩却无动于衷。看看周围没有大人，两个和尚只得蹒跚上路。

他们在路上走了片刻，一

对怒气冲冲的夫妇从后面追了上来。“你们为什么打听我们孩子的名字？”他们责问道，“你们一定是来叫魂的！”这对夫妇想的是，一旦让某个术士得知了某人的名字，谁知道他会拿它来干什么？巨成竭力解释说，他们只是来化缘的：“因你家阿官认得字，所以说了几句话，如何是叫魂的呢？”

焦虑不安的村民很快便围了上来。他们中有些人早就听说，这些天从外地来了一批叫魂的术士，四处游荡，在孩子们身上施展法术，使他们或者生病或者死去。“这两个和尚肯定不是好人！”人们怒不可遏，将两人捆绑起来，上上下下地搜了一通。

尽管什么也没有发现，人们还是开始殴打他们。骚乱的人群越聚越大，有人叫道：“烧死他们！”还有人吼道：“淹死他们！”

人群中有一位当地的保正设法使狂怒的人们慢慢安静下来。但是，因为这件事情实在太严重了，他不敢擅自处理，便将他们带到官办的驿站，让驿官审理。

在那里，两个和尚又被搜了身，还是没有发现什么叫魂的证据。为保险起见，那个识字的孩子被带到驿站，经仔细检查，他身体健康，并无异兆。然而，孩子的父母却坚信，唯有白纸黑字才有真正的效力，他们因而要求驿官出具一份正式文书，担保孩子无事。驿官不愿承担这个责任，便给县衙送了一份文书。不久，知县的差人便将巨成和净



心带往萧山令人生畏的县衙门。在那里，两个和尚发现他们的另外两个伙伴也已被拘捕，并受到了刑讯拷问。

那些挥之不去的有关“叫魂”的谣传也使厄运降临到了正一和超凡的头上。在周围各县，民众的恐惧心理正与日俱增。在萧山县，一个名叫蔡瑞的捕役得到了上司的指令，对那些来自外县、有“剪人发辫”之嫌的游方僧人应予拘捕。因为一个掌握了正确“技艺”的术士，可以对着从某人辫子末端剪下的头发念读咒语，从而将那人的魂从身上分离出来。

尽管与和尚一案有关的人并没有提及这一点，但此案的背后却隐含着头发的政治问题。统治中国的满人的发式，是在剃光的前额后面留着辫子。根据统一的法令，即便需要忍受极大的心灵痛苦，汉族男子也一概要留这样的发式，以作为效忠皇朝的象征。

那天，蔡捕役正在西门外巡逻，听人说起有两个从“远方”来，带有异乡口音的和尚住在老关帝庙。根据他后来对知县的报告，他随后便走进庙里，对超凡和正一进行盘问。因为他们的回答未能使他满意，他便搜查了他们的行李。在超凡的包裹里，他翻出了一些衣物、一只讨饭用的铜碗、几件僧袍，以及两张度牒。他用石块才砸开正一的行李箱，在里而发现了三把

剪刀、一顶猪皮的防雨披肩、一把锥子，还有一根用来扎辫子的带子。

人们情绪激愤，开始围拢过来。“和尚身上带这些东西干吗？这两个人肯定不是好东西。”人群中有人叫道，“揍他们！烧死他们！”据蔡捕役后来的报告，他当时壮着胆子告诉大家不能这么做。因为超凡是一个持有度牒的正式和尚，



蔡捕役认为没有理由拘捕他。但是，正一的情况不同，他不仅没有度牒，还带着巨成的行李箱，里而又有那些可疑的物品。蔡捕役将正一戴上锁链，送往县衙。超凡找到了衙门告状，竟也被抓了起来，同另几位和尚一起被带到知县面前。

在大堂上，巨成他们戴着

手铐脚镣，跪在知县面前。知县坐在一张高高的公案后面，两旁坐着他的师爷们。审讯开始了：“从实招来，你到底剪了多少发辫？”

巨成已是饱受惊吓，他争辩道，自己并没有剪人发辫。知县随后向巨成出示了蔡捕役带来的证据：四把剪刀、一根扎辫子的绳子、两小段辫子。“这些东西是不是你剪人发辫的证据？”巨成答称，那四把剪刀中有三把是他已死去的当皮匠的儿子的。他全然不知道第四把剪刀是从哪里来的。那根扎头发的绳子是他在剃顶削发前用过的。当了和尚后，扎发绳没有用了，他把它和其他用品放在一起。至于那两段辫子，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巨成是一个已被预先设定有罪的疑犯，他的招供当然不会令人满意。于是，法庭上惯常使用的刑讯便开始了。衙役们将巨成拖过去上夹棍。

最后，大概实在是熬痛不过，巨成招供道，所有对他指控之事均属真实。然而，知县并未因此而感到满足，因为这痛苦不堪的和尚所讲的故事前后并不完全一致。夹棍又被收紧两次，但并未带来更令人满意的结果。净心也受到了同样的刑罚，3天过去了，知县从4个和尚那里都得到了某种相当于认罪的东西。已经身受重伤的囚犯们被装进囚车里，送到了东面60多里处的绍兴知府衙



门，亦即再上一级的官府，接受进一步的审问。这一次，鉴于巨成的骨头已断，便未再对他使用夹棍，而代之以木条对他掌嘴十次。正一又一次被夹棍伺候，净心和超凡此时已被视为没有多大价值的犯人，因而未被进一步用刑。

到这个时候，供词已变得空前混乱，犯人们也就被送到了再上一级的官府。这一次，他们到达了审讯的最后一站——杭州臬台衙门。就在那里，事情有了惊人的发展。

自从在萧山县衙门的第一次过堂后，正一和超凡便固执地坚持一种说法：他们是因为拒绝给蔡捕役塞钱，才被他栽赃而受到逮捕的。但是，谁又会听信这些衣衫褴褛的和尚们的说辞呢？难道公众因妖术而引发的歇斯底里是完全无根无据的？再说，巨成包里的那些证物中，到底又有什么是蔡捕役栽的赃呢？无论是在县衙还是在府衙，人们都不相信和尚们的说法。现在，省按察使曾日理又循着同样的路子发问。

正一重述了自己受到敲诈的故事。他坚称，蔡瑞那天在庙里告诉他们几人，他是奉命前来抓捕“游方僧”的，但只要他们给他“几个规矩钱”，他就会放他们走。正一当时回答他：“我们是讨饭的和尚，哪里会有钱给你？”

在正一的故事中，有某种东西让曾日理觉得听来有理。像蔡捕役这样的人其实并非职业警捕，而是通常被人称为“衙役”的地方上的跑腿。他们要干很多既令人生厌又低人

一等的杂务，在别人看来地位不高，也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他们薪俸微薄，不得不通过向百姓讨取“规矩钱”来过活。

此刻，蔡捕役被带上堂来，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说法。整整一天，他就一直跪在那里。最后，蔡捕役已是精疲力竭。于是他招供道，自己确实曾向和尚们要过钱。当他们拒绝给他钱时，他便一边搜查他们的包裹，一边威胁他们：“你们既是正经僧人，如何有这东西？你们得给我几千钱，才放你去。不然送到县里，就成了剪辫子的人。”

当蔡捕役在和尚的行李里找到了剪刀和绳子等说不清楚的东西时，事情变得严重起来。随着蔡的吼声越来越响，人们纷纷围拢了上来。众人歇斯底里般的反应使蔡捕役意识到，麻烦已经超出了自己能够控制的范围。于是他逮捕了正一，并说服众人散开，然后把正一拉了出去。然而，他并未将正一直接带往衙门，而是把他连同他那装有犯罪疑物的包裹，带到了坐落于城墙下一条死胡同里的自己家中。超凡已被激怒，一直跟着蔡捕役，想讨回自己的行李箱。蔡捕役说：“你得找那两个和尚来，才会给你。”超凡万般无奈，只好上衙门告状去了。

蔡捕役继续招供道，当他带着戴上镣铐的正一回到家里后，便对他说：“现在没有人了，你就随便吐出几吊钱来吧，我就放你走。”可是，已经怒不可遏的正一坚持说，他

要正式去官府告状。蔡捕役意识到，除非能证明和尚们真的剪了别人的发辫，否则他的麻烦就大了。不巧的是，巨成的箱子里只有一缕头发，而且，那头发还是直的，根本不像是从辫梢上剪下来的。于是，蔡捕役便在自己家里找了一撮旧头发，走到弄堂里正一看不见的地方，小心翼翼地将头发编成辫子。为了使证据更充实一些，他又从自己的帽檐上剪下了一些纤维，把它们编起来，看上去就像两条小辫子似的。他将这些匆匆伪造出来的证物，连同他自己的一把剪刀，放到了和尚的行李里（这样，包里就有四把剪刀了）。然后，他便押着正一前往衙门。

在衙门里，正一尽管遭到了刑讯，却仍然不改他受到敲诈的说法。知县自作聪明地指出，正一和蔡捕役原本互不相识，两人之间并无芥蒂，所以，在蔡捕役身上找不到诬陷正一的动机。正因为如此，这个案子虽然经过了府衙的复审，亦未受到怀疑。

现在，鉴于蔡捕役已招供，曾按察使便将这个案子退回到萧山县衙门。蔡捕役被打了一顿，又被带枷示众，但最后还是被开释了。和尚们也获得开释，每人还分得了3200钱，以使他们在被打断的骨头未愈合前得以过活。

公众的歇斯底里与卑劣的腐败现象结合在一起，几乎酿成司法上的一桩冤案。

（山儿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叫魂》一书）



## 吃客

●古龙

吃客不但要能吃，还得好吃、会吃、敢吃。

听到某地有好吃的东西，立刻喜心翻倒、眉飞色舞，恨不得插翅飞去吃个痛快，这无疑是做吃客的必备条件之一。

有些人即便美食当前，也打不起精神来，不管吃多好吃的东西，都好像吃毒药一样，让别人的食欲也受到影响，这种人当然是不够资格做吃客的。

“会吃”更是一种学问，“三代为官，才懂得穿衣吃饭”，这并不是夸张的话，连袁子才的《随园食单》，有时还不免被人讥为纸上谈兵的书生之见。

大千居士的吃，虽然也如他的画一样名满天下，倪匡却说他只会吃“用复杂的方法做出来的菜”。

这句话的确说得很妙。菜肴之中，的确有很多种是要用最简单的做法，才能保持它的原色原味。尤其是海鲜，有的生吃最妙。日本的生鱼片、江浙

的“满台飞”（活炆虾），大千居士的肠胃，就未必能消受得起了。

谭厨的“畏公豆腐”，大风堂的“干烧鳊翅”“清汤牛腩”和“鸡肉狮子头”，才是适于老人口味的菜。做这种菜的学问，当然比做生鱼片大得多，可是生鱼片的滋味，也是不容抹杀的。

会做菜的人，自己并不一定讲究吃，“谭派”（此二字借用谭伯羽先生的“发明”）的彭长贵就是一例，他喝多了酒时，固然从不动筷子，平时也只用些清汤泡碗白饭，再胡乱吃点泡菜就够了。我看他吃饭，总觉得他是在虐待自己的肚子。

讲究吃的人通常都会做菜，至少懂得怎么做。怎样发鲍翅，怎样切肉、斩肉，都是学问，刀法、火候、配料，都是一丝也错不得的。

据说大千夫人发鲍翅的法子，就像是武侠小说中的家传武功绝技一样，传媳不传女，以免落入外姓人手里。名厨们在炒菜时，也是门禁森严，就像太极陈在练武时一样，要避免杨露蝉那样的人去偷学。

会吃虽然已不容易，敢吃却更难！

吃客也要有吃胆，不管是蜗牛也好，老鼠也好，乌龟也好，蝗虫也好，一概能照吃不误，而且吃得津津有味。

要能被称为吃客，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就绝不够资格。我认识的人之中，够资格的人也不多，倪匡可以算作一个，看见他吃东西，总会令人觉得，人生还是美好的。他看起来虽然文质彬彬，可是好友在座，美食当前，他从来不甘人后。

诸葛青云更是一位大吃客，不但吃得好，吃得多，而且吃起来旁若无人，大闸蟹一顿随随便便就可以吃七八只。

李翰祥虽然也精于饮食，可是他更喜欢喝酒聊天，吃的时候难免注意力分散。至于恂恂君子如金庸，几乎已到了“以不吃为吃”的境界，就更不是我们这些人所能领略到的了。

（欲何依摘自时代文艺出版社《笑红尘》一书，邝 飏图）



# 为什么国宴首选淮扬菜

◎安之

的主角就是虾。因为一目了然，吃法明确。虽然狮子头一直是国宴菜中呼声最高的，但多数情况下，它很少被品尝，一是因为外国的肉丸多数情况下是佐酱料而非汤类；二是因为葱和姜连很多国人都吃不了，更别说外国宾客了。

另外，还要考虑清真、素食和过敏这三大难题。外国人的素食种类分得很细，有Vegan（完全素食）、Ovo-Lacto Vegetarian（除蛋、奶外完全素食，也是最常见的素食）、Pescetarian（除了鱼之外完全素食），等等。他们的过敏种类也很多，麸质过敏（大麦、小麦、燕麦、面粉）、乳糖不耐受、甲壳类海鲜过

客为50元至60元；少数重要外宾，每位80元以内；一般宴会，每位宾客的标准为30元至40元。

国家还明确规定，宴请来访外宾的次数不宜过多，宴请时中餐四菜一汤，西餐一般两菜一汤，最多为三菜一汤。最新的成本标准虽然没有再公布，但肯定有严格的限制。

粤菜做法复杂，费时费人工，原本成本就高，再加上最为出彩的选材被约束，名贵的海鲜远超配额，因而也遗憾出局。剩下的闽、苏、浙，它们的共同点是：选料讲究、摆盘精致、口味清淡，多用食物原味。而只有淮扬菜经得起低糖低盐、少油少辣、排除过敏，甚至提供全素食等全方位考验。

明万历年间《扬州府志》记载：“扬州饮食华侈，制度精巧，市肆百品，夸视江表。”足见其时扬州饮食之排场、精湛、丰饶。

从文化角度来看，古城扬州文化底蕴深厚，淮扬菜更是“文人菜”“士大夫菜”。

很多菜肴与文化的历史名人、琴棋书画、文化学派都有绕不开的关系，这样的菜肴自然更能代表国宴的餐饮文化和水平。

（楚子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6年第33期）

为什么国宴首选淮扬菜？

首先是口味限制。中国菜的麻和辣对很多外国人来说是大忌，所以鲁、川、粤、闽、苏、浙、湘、徽八大菜系，国宴先和主打麻辣的川、湘说“再见”，重咸重油的鲁菜、徽菜如今也很少出现在国宴上。国宴包括冷菜、热菜、点心和水果，这里仅以热菜为例。

开国大典上招待外国宾客的晚宴是八菜一汤，其中红烧口味占了半壁江山。后来为杜绝铺张浪费，国宴由八菜一汤演变成四菜一汤。到尼克松访华时期，国宴菜单为清淡的芙蓉竹荪汤、三丝鱼翅、两吃大虾、草菇盖菜、椰子蒸鸡。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国宴的菜单是干贝银丝汤、清炒虾球、酱烧小牛排、茭白鲜蔬、柠香银鳕鱼。2016年的G20峰会的国宴菜单是清汤松茸、松子鳕鱼、龙井虾仁、膏蟹酿香橙、东坡牛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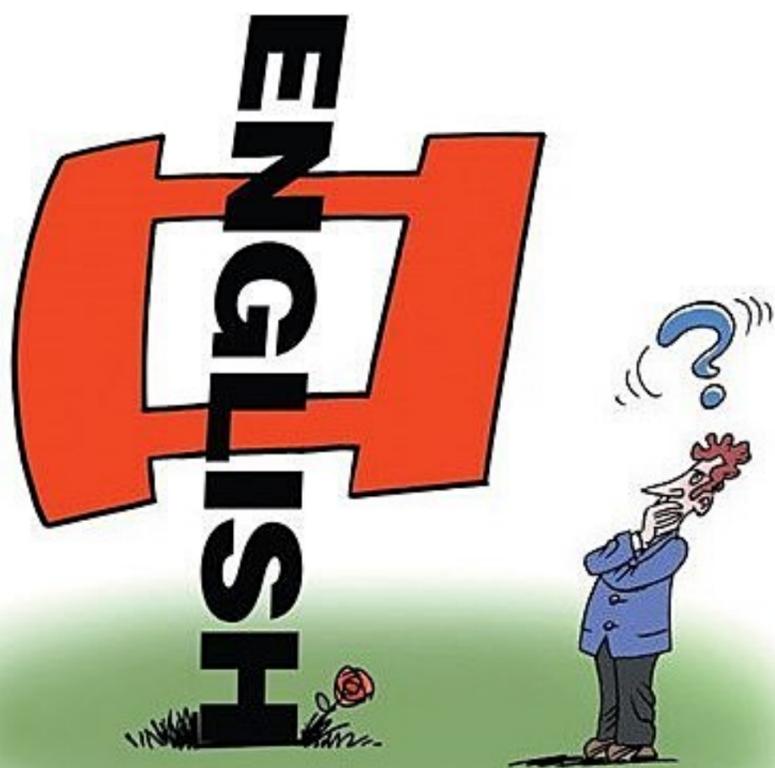
其次是食材限制。一般情况下，国宴菜单中，几乎不变



尼克松访华时的国宴

敏、坚果过敏、豆制品过敏等等。

最后是价格限制。1984年后，外交部根据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领导的指示，对国宴的标准做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国家领导人举办的宴会，每位宾



## 外国人也不懂

●李晓愚

学了三十年外语之后，我终于明白，有些英语表达就像初恋情人一样——任凭当年追得死去活来、爱得荡气回肠，充其量也只是一段回忆，在柴米油盐的俗世生活中压根儿没有出场机会。

还有一句“What's your name?”（你叫什么名字？）这是所有学英语的中国人最早会说的句子之一。我也曾与它耳鬓厮磨，将之烂熟于心。直到出国后才发现，外国人根本不会这么问人姓名。要是A先生想跟我攀谈，他要么已向别人打听清楚我的情况，要么会热情友好地说：“Hi! I am A. You are?”（我是A，您是？）至于“What's your name”呢，如果我实在不甘心将这个刻骨铭心的句子从语言的“武器库”里删除，大概只好去当警察。审讯犯人时，这句话绝对能派上用场。

有位闺蜜跟我吐槽，说她跟着老师学、跟着收音机学、跟着网络学、跟着美剧学，从小学到大，怎么还是学不好英语？我说你得把自个儿打造成一台机器——既有输入端，也有输

出端的机器。你不能光在输入端使劲儿，输出端也要加强才行。

这是肺腑之言。我曾和无数留学生一样，背“红宝书”，啃GRE。“为伊消得人憔悴”后却发现，输入得再多，倘若学而不用或学无所用，依然要掉进“入不敷出”的“凄凄惨惨戚戚”里。抱着学以致用信念，我在英国读书时，便努力把自己学过的单词和句型嵌入每一个应用场景。一次，我和波兰的B同学一起吃早饭，话题不知怎么跑到了鸡蛋上。我想说我讨厌吃蛋黄，可是“蛋黄”这个词竟不识时务地从脑海里溜走了。其实我完全可以用the yellow part of the egg（鸡蛋黄色的那部分）表达同样的意思，可我偏不。我绞尽脑汁：Y打头的……四个字母的……一顿饭我吃得心不在焉。终于，我的诚心感动了上天，“yolk”（蛋黄）回来了。“I hate yolk.”（我讨厌蛋黄。）我坚定、果敢地吐出这个句子，如释重负。B同学一脸迷惑：“Yolk是什么？”他居然不知道这个单词！是啊，他是波兰人，不是英国人。我忘了我们是来自两个非英语国家却要用英语交流的人。我沮丧地用叉子指了指盘子里剩下的蛋黄，他恍然大悟：“Oh! The yellow part of the egg.”（鸡蛋黄色的那部分。）

归国后，我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机会并不多，英语的输出端主要用于“为人民服务”。除了翻译过几篇论文和一部小说之外，主要是为朋友们翻译简历，为朋友们孩子翻译申请书。近几年，大家都在加速推进“国际化”进程，托我翻译名片的人多了起来。这本是小事，有时却令人头疼。因为许多名片上堆满了头衔，有的不好翻译，即使翻译出来外国人也看不懂。比如“博导”，我从未见国外学者的名片上印这个头衔。可能是因为教授、副教授乃至助理教授皆可带博士，并不稀奇。可是C教授就因为我在翻译中擅自把他的“博导”头衔省去大为光火。他压住怒气，谆谆教导我：“这名片都是发给中国人的，上面的英文也是给中国人看的，中国人懂就行了。外国人？管他懂不懂哩！”

（朱权利摘自《文汇报》2017年1月13日，喻梁图）

## 相 亲

无数次相亲，无数次失败。一次和来相亲的妹子坐在咖啡厅，感觉没啥说的。为了缓解尴尬，我就说：“你看那边那个阿姨多丑啊！”妹子说：“那是我妈。”

## 别回来

在假期回家的路上，爸爸发来短信：“儿子，晚上想吃点什么？我们提前准备。”我想了想回道：“宫保鸡丁、龙井虾仁、东坡肘子、西湖醋鱼、黄泥煨鸡……”一分钟后，爸爸的回复来了：“孩子，你还是别回来了！”

## 高效去褶

老公帮老婆晾衣服，当他拿起老婆的一条长裤时，老婆叮嘱道：“老公，这条裤子是棉的，帮我用力抻抻，否则晒干后容易出褶子。”

老公举起裤子看了看，笑道：“不用抻，等你穿上它的时候，你腿上的肉就能把褶子撑开。”

## 因为爱情

如果你结婚的那天新娘不是我，我就会把我们的那些暧昧的聊天记录、短信、电话录音、相片什么的都刻成CD寄给你老婆，然后上面写着：给你一张过去的CD，听听那时我们的爱情！

## 后 悔

小时候，有次被老爸揍完后躺在床上，刚好牙齿换



牙，拿手摇摇就出血了，往地下吐了两口血水，老爸进来看见吓呆了。我迅速想起武侠片里的情节，呻吟道：“我估计不行了，真后悔来这世上……”老爸赶紧抱着我跑去医院，一路哭……回来的时候，我被揍得真的后悔来这世上了……

## 号 码

我带着读五年级的儿子参加同学聚会，又见昔日班花，惊讶她的女儿都读六年级了，席间我和班花相互留了手机号码。回家的路上，发现班花的手机号码我少存了一位，于是对身边的儿子说：“爸爸现在做事总丢三落四，刚刚你那位阿姨的手机号我都少存了一位。”儿子说：“没事，我要到了她女儿的QQ，有空我帮你问问。”

## 刷 卡

我正给兄弟们敬酒，我的发小喝高了，拦住我。这小子这几年混得不错，说话也豪

气：“兄弟，从小到大，你小子一直很照顾我，这顿必须老子请，不然老子和你急。”说完他拿出银行卡喊道：“服务员，刷卡。”我盛情难却，默许了。第二天一大早，兄弟打来电话，说话还有点迷糊：“哥们儿，我昨天埋个单，卡上怎么少了十几万？”我：“昨天我结婚，你忘了？”兄弟：“……”

## 搞卫生

回家过年，一家子一起搞卫生，老妈说柜子上面也要抹干净，于是我拿了湿抹布准备踩着椅子上去。老爸突然跑过来说：“你够不着，还是我来吧！”我笑了笑回答说：“爸，我现在比你高呢。”看到我爸笑着摸了摸头，我不禁感叹：在父母心中，我们永远都是小孩。直到我发现了柜子上面的私房钱……

## 宽 广

一位语文老师说：“世界上最宽广的是海洋，比海洋宽广的是天空，比天空宽广的是考试范围，比考试范围宽广的是看到娃的考试成绩后家长的胸怀！”

## 质朴的新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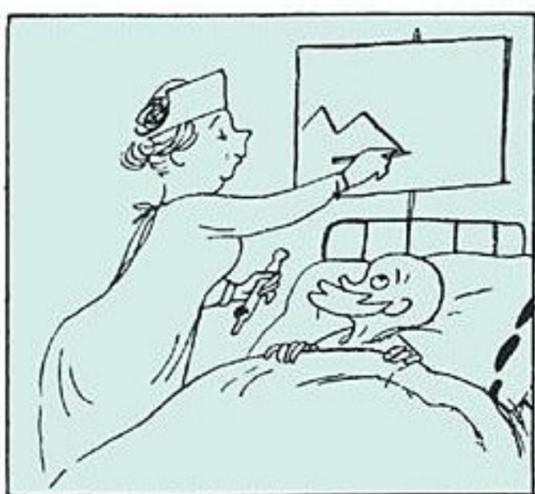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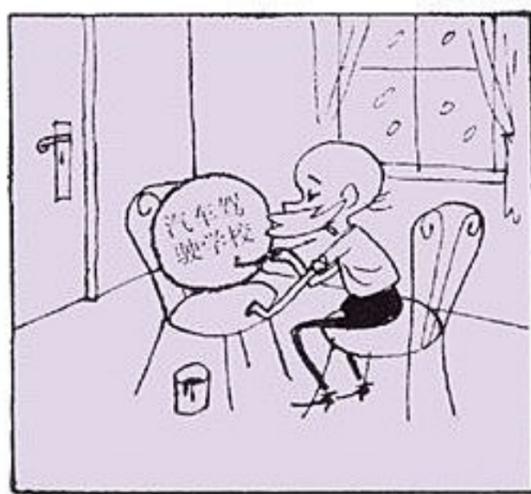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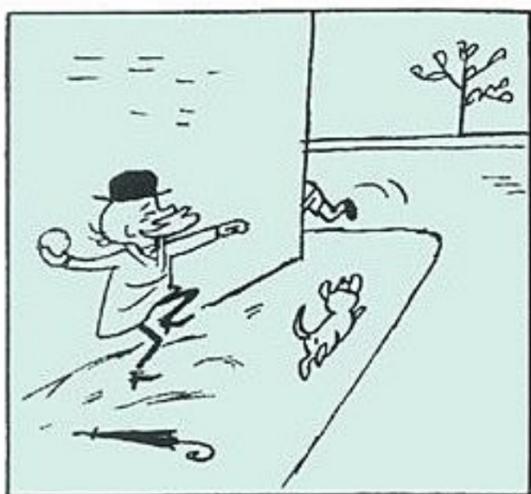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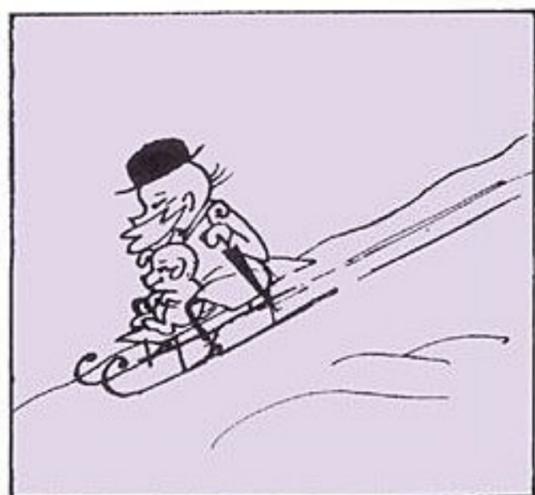
前几天参加了一场婚礼，新郎站在舞台中央，新娘站在T台另一端准备入场。这时，司仪让新郎对着新娘说三个字，然后就听新郎大声地向新娘喊道：“快过来！”站在这端的新娘直接蒙了……

(王世全、杨凤金等摘)



# 冬天里

● [波兰] 伦格仑



(摘自译林出版社洪佩奇编《伦格仑漫画》一书)



# 曾经的爱与怨

●  
木  
樨

结婚之前，我爸妈经历了六年的爱情长跑。

这在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不多见的事情。原因没别的，就是因为当时我外公外婆不同意，很明确地说了一句话：“门不当，户不对，以后是不会过好的。”可我妈就是不信这个邪，嫁定了这个人。

1980年，我妈高中毕业，高考成绩差了3分落榜，去了街道待业。我爸当时是街道的工作人员。据说，我妈第一次见到我爸的时候，他正在裱一幅画，又听旁边的人说，那幅工笔画是我爸亲笔画的，内心充满诗情画意的我妈立刻沦陷了。

那年我爸已经快30岁了，因为照顾多病的奶奶，耽误了结婚，成了大龄男青年，但这并不影响他的美名。当时方圆五里地，都知道街道有个小陈，浓眉大眼，还有才情。于是，我爸上班，我妈就成天泡在街道里；我爸下班，我妈就一路跟着他往家走。久而久之，周遭出现了流言，街道那个浓眉大眼的小陈有对象了，许多姑娘的心都碎了。流言终于传到了我爸耳朵里，他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一个有对象的人了！

那个年代，每个人的圈子都不大，邻里之间是没有秘密的。我父母之间的恋爱也没有能瞒过家人。外公外婆非常严

肃地跟我妈妈谈了一次，告诉她，家里绝不同意她跟一个大她11岁的乡下男人来往。我外公外婆家里都是好几辈子的城里人，而爷爷奶奶这边是在我爸爸都会下地走路了才从农村来到城市。外公外婆的想法很简单，如果嫁到这样一个家庭去，大家的生活习惯差异太大，别说吃不惯住不惯，可能连婆婆说的话都听不懂，妈妈以后肯定会吃苦头。

正处在热恋中的妈妈哪里听得进去。而对激烈的反对，我父母的爱情转移到了地下。他们隔三岔五偷偷见面，平时就靠鸿雁传书。他们都是那个年代的文艺青年，约会地点时常选在图书馆，相互写的情书又让彼此觉得心灵相通，更多了共同语言。这份爱情，随着时间推移，隐秘地成长并坚固起来。

1985年，太婆发话了：“把那个小伙子带回来见见吧。”太婆以长辈的姿态吩咐外公外婆：“就让她嫁吧，我们家的女孩子跟一个男人搞了那么长时间的对象，也不能嫁给别人了，不能丢这样的人。”

爸妈结婚了，但他俩的爱情似乎就在结婚的那一刻戛然而止。婚后，爸妈再也没有给对方写过一封情书。在我的记忆中，他们甚至没有相互说过一句情话，没有一起去看过一场电影，有的只是无休止的争吵和叹息。

婚后的他们没有了文艺，没有了诗情画意。我妈挺着大肚子，要做十个人的中秋饭，我爸沉迷于武侠小说，成天左

手一本金庸，右手一支香烟，连上厕所都放不下。

外婆曾经的担忧都成了真。奶奶虽然来自农村，却是从小娇生惯养长大的，嫁给爷爷之后，奶奶又是左邻右里都知道的娇气，家里事情都是她婆婆和我爷爷做的。她的婆婆去世了，我妈妈嫁过来了，家务就全部转移到我妈妈身上。这和妈妈的想象差得太远了，她是一个8岁就在窗外种一棵桂花树，10岁就坐在窗前闻着木樨香味，自己写朦胧诗的人，对婚姻的印象全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谁知道整天要面对的却是柴米油盐。

妈妈憋着的气，都等着晚上向爸爸宣泄，她想倾诉委屈，想让丈夫为她争取一点改变，而爸爸只是烦躁地挠挠头，说：“为什么别人能做到，你就不行呢？”然后就点起一根烟，捧着书进了厕所。

1990年，妈妈在我姑父的介绍下，去了外贸公司做业务员，从此变得忙碌起来。做外贸业务员需要经常出差，她终于可以从这个沉闷的家走出去，拥有自己的一片天地了。妈妈仿佛如鱼得水，快速地学习外贸知识，积极地投入到新的工作里，很快就成为公司的骨干。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爸爸越来越沉闷的状态。那时候，我父母在家已经很少交流，最多说一些与我相关的事情，只是在外人面前还尽量维持正常夫妻的样子。有一天，我妈一反常态，很兴奋地找我爸聊天，似乎是给我爸找了一个经商的机会，希望他



能够从街道出来，撸起袖子去创业。许多年后，我妈跟我说起这件事：“当时，就算只是走在马路上，也能感受到时代在变化。你爸爸常因为我赚的比他多而不高兴，我就想，正好有机会，只要他想，就能去拼、去挣。谁知道，他根本不想改变。他就想抱着他的铁饭碗，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

妈妈兴奋地说完，爸爸发了一顿火，甚至砸碎了烟灰缸，留下一句“你就是不想过安分日子”，就摔门而去。我还记得那个下午，妈妈呆坐在那里，一直到天色变暗。她平静地收拾完地上的碎玻璃，牵着我去了外婆家吃饭。

那以后，我父母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冰冷。又熬了两年，妈妈终于提出离婚。这下子，不光我爸爸不同意，爷爷奶奶不同意，就连外公外婆也坚决反对。外婆说：“我们家的女儿是不能离的。”离婚成了一场拉锯战，在整个家庭引起了巨大的风波，今天这个长辈来劝和，明天那个朋友来评理。

爸爸和妈妈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在外界的施压下有所改善，这种长时间的疲惫拉锯战，终于拖垮了我爸不离婚的决心。1993年，我爸妈开始分居，两年之后正式离婚。

就在我爸妈达成分居协议之后，我爸毅然从街道辞职，跟朋友合

伙下海做生意去了。后来他说，他和我妈的恋爱就是从街道里开始的，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是怎么谈恋爱的，又是怎么结的婚。后来闹离婚，办手续也都是在街道里办的。他觉得特别丢人，每天似乎都在承受异样的眼神，这样的日子他过不下去，所以辞职离开是唯一的选择。

我问过我爸，当时的选择，难道就没有和我妈赌气的成分吗？我爸抽着烟，沉默许久，直到那支烟快要烧到手指，他才说：“我这辈子的坏运气，都是因为认识了你妈。”

我爸下海做生意之后，开过饭店、服装厂、快餐公司，曾经也小有资产，但最终一无所有。他也曾经有过女朋友，差点谈婚论嫁，却因为需要照

顾爷爷奶奶，最后不了了之。

在我的学生时代，我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老师或者同学会问：“听说你父母离异了？因为什么？”我曾经一度不知该如何回答，后来我妈教我，下次再有人问，你就说因为性格不合。于是，后来再碰到这样的问题，我就用这四个字来挡。然而，我却会想，我的父母曾经因为有共同爱好又心灵相通而彼此爱慕，他们曾经扛着家人的反对坚守了六年爱情，后来却因为性格不合而离婚。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有些荒诞的宿命呢？

前些日子，我爸爸搬家，整理出来许多旧书，都打包给了我。其中有几本的扉页上，还有“××区图书馆”的印戳。我爸抽着烟，看我翻那几

本书，说：“那时候和你妈在图书馆约会，一人一本书，半天过去了，书还没看完，我们就把书借出来了。等到看完，你妈又舍不得还回去，就想些办法把书留下来了。”我抬起头，透过烟雾看他，他的神情淡然又有些模糊。

父母的恋爱和婚姻，曾经给我留下过一些阴影。在我青春期的时候，我曾经发誓，这辈子永远不要结婚。而如今，他们已经离婚二十多年了，我也已经到了而立之年，身边早已有了爱人，曾经所谓的阴影也在我自己的生活经历中一点点消逝。





# 本末先后

◎王鼎钧

电影的导演、副导演和编剧一块儿商量新片的故事，旁边坐着顾问：主题导航员。这部片子的情境是，一座别墅为暴徒占据，住在别墅里面的男女老幼都成为命在旦夕的人质。一个英勇的年轻人决心潜入别墅营救他的亲人，那里面有他的父亲、妻子和孩子。问题是他只能救出一个，谁是最恰当的人选？

编剧说：“我们让他先救自己的儿子。因为这部片子计划打入美国市场，要考虑到一般美国人的观念，老人无用，后生可畏，下一代比上一代重要。”

顾问说：“我提醒你，中国是一个注重孝道的国家，二十四孝里有一个榜样是郭巨埋儿。你日后可以生育很多儿女，可是你只有一个父亲。”

大家沉默片刻，副导演说：“要优先考虑国内的标准，那就让男主角救出父亲，牺牲妻儿，怎么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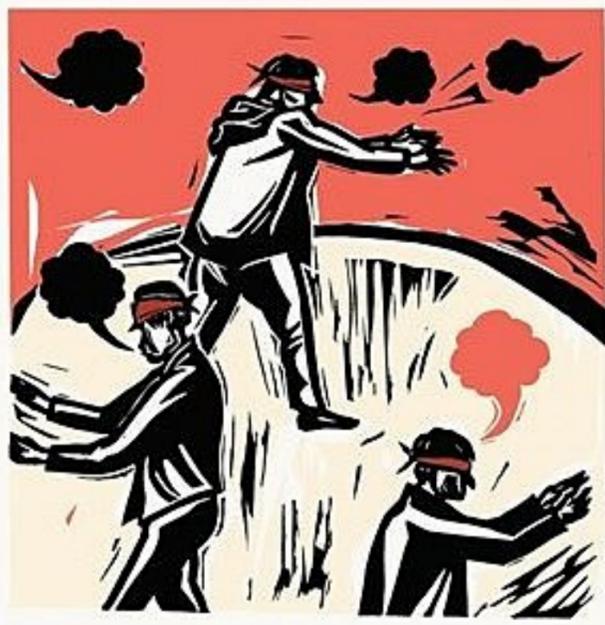
导演说：“这样的情节

很难处理。这部戏不但要热闹，也要感人。我们要让观众感同身受，要他们热泪滚滚。牺牲妻子的情节必将引起女性观众的反感。”

顾问说：“新女性主义一定会激烈反对，她们的反应很重要。”

导演转过脸来望着顾问：“把妻子救出来怎么样？这一场戏我可以拍得很精彩。”

顾问提议：“男主角想救



妻子，妻子坚决辞让，要丈夫先救父亲。这样也许可以两面兼顾。”

导演摇头说：“妻子替公公而死？你怎么让年轻的观众接受？他们会说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

大家很苦闷，良久，编剧忽然叫起来，吓大家一跳。

“有了！”编剧说，“我们把男主角的身份变一下，他不是任何人的亲属，他是一个警员。他深入虎穴救人，爱救谁就救谁，爱牺牲谁就牺牲谁，观众不会怪他，只要他救出一个人来就行。导演，你看怎么样？”

导演拍案叫绝：“太好了，这种麻烦事儿应该交给警察去办。”

顾问欣然同意：“现在困难已经解决，构想成熟，一定可以通过电影审查。我回去静候新片开机的消息啦。”

（夏花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我们现代人》一书，连培伟图）

妈妈身边早已有了伴侣，他们都已经退休，经常去世界各地旅行，去东非看动物，去北欧看极光。我妈说，人生短暂，一定要多走多看，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快乐的事上。爸爸也早已没有了当年的不平与不忿，退休后他迷上了雕刻，沉浸在自己的木头世界里。他还住在那片街区，每天下楼买菜都会遇到曾经的邻里或者同事，他笑呵呵地跟他们打招呼，讨论一下雾霾是不是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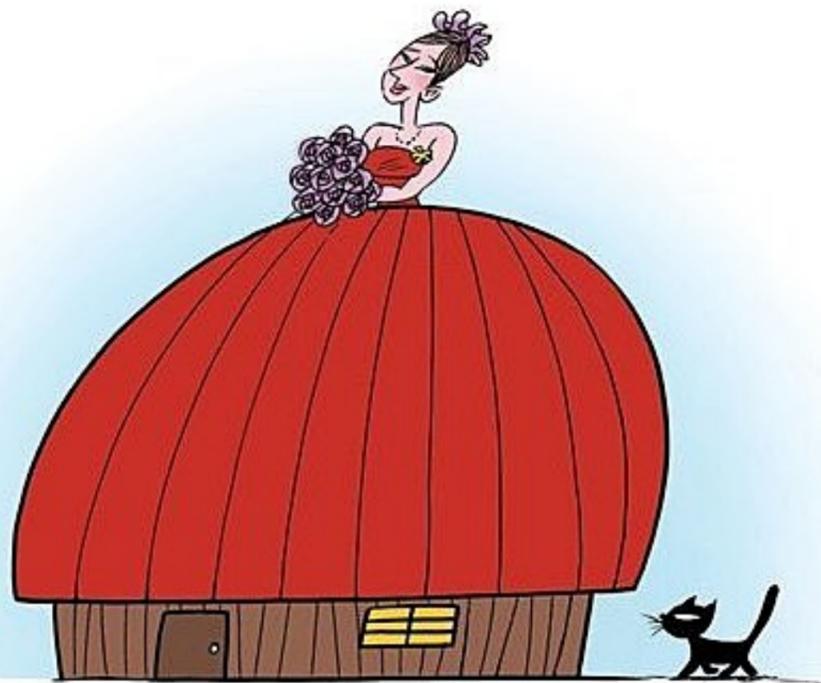
来了，青菜是不是又贵了几角。偶尔，我妈会问一句：“你爸身体还好吗？”我爸也会说一句：“你妈现在是不是已经成了老太婆？”

曾经的爱与怨，随着时间流逝、年华老去，都已经成了一段记忆。如今，我只愿爸爸和妈妈能健康长寿，安享各自的晚年。

（晨光摘自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何保全、于泉滢图）

## 讲理

结婚那天，丈母娘跟我说：“以后我女儿要是要脾气不讲道理，你就跟我说，我教你怎样对付她。”今天老婆真的是蛮横无理了，我就打电话给丈母娘。丈母娘说：“你看她像是讲道理的人吗？不要跟她讲道理，要哄。”



## 姑娘为什么都偏爱房产

●岑 嵘

你很爱她，准备娶她。她说她想要一套婚房，并且要在房产证上加上她的名字。顿时你觉得和她隔了一道马里亚纳海沟。或者这不是姑娘自己的意思，你想起了房地产商那个得意洋洋的广告：“你可以不买房，除非你摆平丈母娘。”

英国《经济学人》在《中国婚姻市场：高攀的中国人》一文中说：“买房对于许多男性来说，是将自己与他人区别开来的一种方式。根据一家研究机构发布的针对中国大城市年轻人的调查显示，有75%的女性在结婚之前会考虑对方的买房能力。”

但是你也也许不该责怪姑娘们。女性对房产的偏好，或许来自动物进化过程中的本能。

在欧洲的东部和南部，生活着一种攀雀。攀雀的雄鸟会在水面上方织一个吊在树上的巢，形似口袋。当雄鸟筑巢完毕后，便会向附近的雌鸟发出

鸣叫，意思是宣布：“这里有单身高富帅一枚，拥有三环以内豪宅一套，非诚勿扰。”而雌鸟则会如炒房团一样逐一视察附近的攀雀窝，评估“豪宅”的质量、面积、朝向和装修。攀雀小姐一般会比较实在地选择最大的那一个，当攀雀姑娘带着她们的嫁妆，也就是口中衔着充当鸟窝内衬的毛，落脚到某一“豪巢”时，则表明已选定结婚对象。

生活在加利福尼亚的侧边斑点蜥蜴则对“地产业”情有独钟。蜥蜴属于冷血动物，体内不会产生太多热量，所以蜥蜴通常生活在炎热地区，需要依靠太阳的能量生存。侧边斑点蜥蜴喜欢在凸出地面的岩石上进行日光浴，因此，地而的巨石便是最得天独厚的风水宝地。

巨石能长时间保持热量，到了晚上也不会变凉。另外，如果日头太毒，还可以在巨石的缝隙中纳凉、躲避捕食者。

最重要的是，蜥蜴太太可以在石头缝隙里安全产卵，培育下一代。因此拥有巨石的蜥蜴如同拥有“一线海景房”，很快便会获得蜥蜴姑娘的芳心。

曾经有人做过这样一个有趣的实验，把强壮的蜥蜴猛男从巨石上赶走，放上瘦弱的蜥蜴宅男，结果研究人员发现，蜥蜴小姐们才不在乎是谁拥有这块巨石，蜥蜴宅男很快被蜥蜴小姐的爱慕簇拥，而那个蜥蜴猛男，则顿时失去了魅力，成了没人要的“剩男”。

可见，在热衷房地产这件事情上，人类与动物的确没有太大区别。美国加州的住宅专家派珀表示，许多女士找房子的经历就像在约会，她们在看到合适的房子时会两眼放光，那些看不见的因素会让购房者从迷恋一所房子到真正爱上它，也就是说，她们和房产坠入了爱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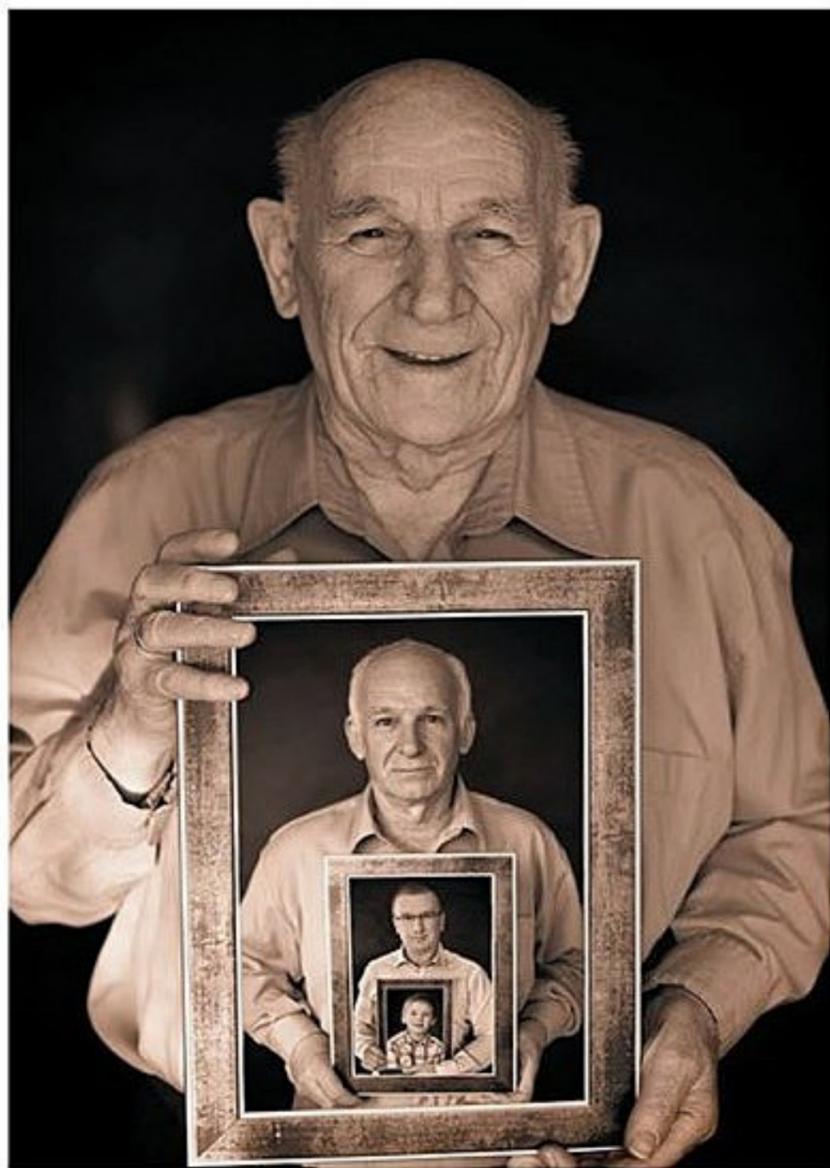
迷恋倒也罢了，据《华尔街日报》的一个调查显示，女性更可能喜欢上超出其价格承受范围的房子，41%的女性受访者称，她们迷恋上的房子远超其价格承受范围，作为男人，这可真是“压力山大”。

因此，姑娘喜欢房子，这点并没有啥好抱怨的，作为女性，都希望在安全舒适的地方培育下一代。不过，假如你遇上一个即使没有房子也愿意嫁给你的姑娘，你可千万别错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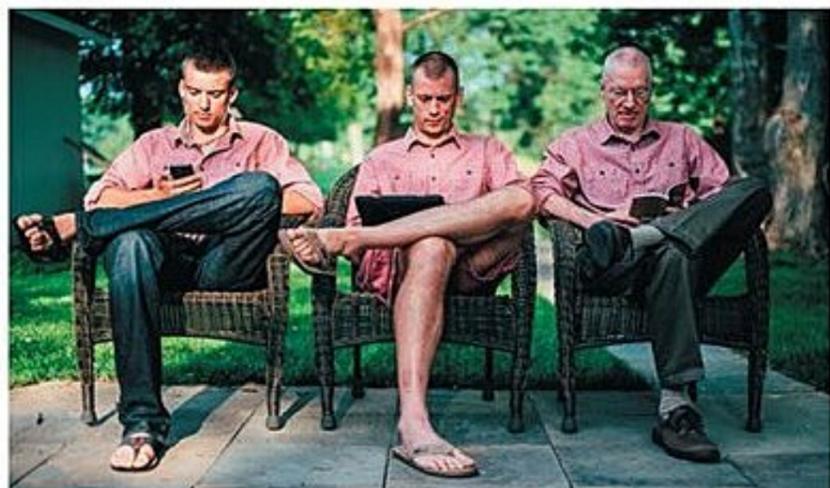
（林冬冬摘自《幸福家庭》2016年第4期，喻梁图）



扫描二维码，分享文章



全家福







## 追求理想，顺便赚钱

◎冯 仑

不久前在飞往纽约的航班上，我迷迷糊糊听到前排有两位乘客不停地在聊天，好像在议论某个人。

他们说，2001年9月11日，随着两架飞机撞向当时的纽约最高大楼——世贸中心，拉登改写了历史。两个月后，一位美国教授对着一群房地产开发商讲解世贸中心重建的规划，被选中的方案所表达的价值观念就是自由，所以，其中最高的那栋楼被称为“自由塔”。

没想到有一个地产商对教授说：“教授，我们中国的企业能不能也参与到自由塔的重建中？能不能在新世贸中心的最顶层建一个‘中国中心’，让中美两国的经济和文化可以更紧密地连接。”

纽约世贸中心的重建是最

具挑战性、也是最困难的房地产项目，所以，建设“中国中心”看上去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15年过去了，在他跨洋飞行近70次后，在自由塔的顶层540米处，“中国中心”即将建成。

7年前，也是这哥们儿，他希望借助大陆和台湾在体制与市场间的差异，把大陆的客人引到台湾去度假，并帮助他们实现在台湾置业的梦想。

他去了台湾50多次，经历了马英九时代，又到了蔡英文时代，最终这个叫“万通台北2011”的标志性项目才得以完成，这可是近百年来大陆人第一次在台湾投资房地产。

同样还是这个哥们儿，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他有感于城市发展过

程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一个理想城市的发展模型——“立体城市”。这个模型一经提出，有人惊诧，有人赞叹，但更多的是质疑和嘲讽。因为提出地是在童话的故乡——丹麦，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这个模型更像是一个童话。

他投入全部的精力，先后在廊坊、成都、西安等地去实现自己的梦想，然而这次，事情并不顺利。

他受阻于地方领导更替所带来的失信、背信和体制障碍，受阻于地方政府在规划、技术、管理上的巨大阻力，也受阻于这个创新的模式所需要的巨大的资源和技术，以及团队。但他仍然百折不挠，如他在“中国中心”和“台北万通2011”项目上投入的决心和毅



力一样，他坚持着、奋斗着，乐此不疲。

我坐在两位乘客的后面断断续续地听着，竟然睡意全无，这不正是在说我吗？我很好奇地走到他们面前，递上自己的名片。

其中一位L君面露窘相：“刚才瞎侃，别介意啊。我一直看着你折腾，十分钦佩。但你为什么放着简单赚钱的项目不做，偏要花10多年去啃这些硬骨头呢？难道就是为了理想？”L君问我的问题，也是我经常问自己的问题。现在回过头来看，这15年来我做的这些事情的确不同于寻常的地产商，但为什么要这样？

我认为商业本身承载着两方面的使命，一方面是要创造财富，给股东带来回报，这是所有商业组织的立身之本，也是企业家最基本的职责。

另一方面，如果同时又能够改变一种商业模式、创造一项新技术，或提供一项新的服务，进而改变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方式（经济和经济之间的连接方式），创造出对个人、企业和社会都有增量的效益（社会效益），那岂不是更好吗？所以，我一方面要坚持常规的房地产业务，另一方面也要拿出精力来做些兼具社会效益的项目，追求理想，顺便赚钱。

因为自己一直按照这个信念去做，15年下来，就会对如何处理追求理想和快速实现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有不少心得。你追求理想的同时还赚了钱，那当然好；如果没有赚到钱，还失去了很多机会，就成

为别人置疑和讥讽的对象。所以当人类权衡理想和现实的关系时，大都选择跪倒在现实面前，只有少数人会不停地仰望理想，脚踏实地，持续奔跑。

理想的价值就在于实现它并不容易。比如说当美国的火箭升空突然爆炸以后，人们惊愕、恐惧、悲痛，如果就此停住，那么我们至今也不会知道宇宙是怎么回事，一旦地球遇到毁灭性危机，我们将找不到任何一处栖身之所。所以，当时的美国总统坚定地说：“不能停下来，坚持走下去。”人类正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和牺牲，才冲破了自身思考的边界，去往新的境界。

追求理想的投入是容易确定的，但回报究竟如何计算呢？如果拿一块地来快速开发，三四年就能够赚得盆满钵满。而理想既然叫理想，说明它离现实很遥远，你要拿钱去投资，要等很长的时间，可一旦实现了，就是巨大的回报。

阿里巴巴在创办的前七八年一直都在烧钱，但现在的投资回报率是传统项目的几百倍。这就是理想的魅力和价值，以及追求理想所得到的回报和奖赏。

正因为理想的回报期很长，且充满了不确定性，同时一旦成功回报率又很高，所以，在这一过程中，既有艰苦、煎熬、忍耐、曲折、波折、惊心动魄，又有憧憬、兴奋、激动、突破、创造、迫不及待，这两种经历和情绪不断地交织变化，苦中有乐，乐中有苦，企业家会在痛苦和快乐

的交织中使自己的人生境界不断地得到提升，也使生命的宽度、深度得以不断地延展。

过去15年里，我飞了近70次纽约，其中所观察到、体会到、理解到的世界，与做普通项目时所感受到的世界就完全不同。

做立体城市，即便遇到非常多的困难，我仍然每天都在激励自己，不断地去见不同的人，去交流、讨论、纠结，在突破、转机、危机中循环往复。这样的经历无疑拓展了我的视野，增强了我与困难打交道的经验和智慧，让我多了一分自信、五分智慧、七分把握和十二分的成功与喜悦。

理想和现实的关系也可以归结为一个人自身和外部环境的关系，归结为你的人生态度、人生定位和人生观。如果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那么现实就会引导你一步步地走向理想。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人，只是朝九晚五、吃饱、睡觉、等死，只是每天在现实中打转，那你将永远与未来无关。

（梁衍军摘自微信公众号“冯仑风马牛”）

不是所有的记忆都美好，不是所有的人都值得记忆，岁月的河流太漫长，大部分的人与事都会被无情地冲走。但是，与青春有关的一切，总会沉淀到河底，成为不可磨灭的美好回忆。令我们念念不忘的，也许并不是那些事和人，而是我们逝去的梦想和激情。

——桐华《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



如果我们回头看爱迪生或者任何一个人的预测就会发现，哪怕他们预测到了未来的大概方向或者未来某种产品的大致形态，也并不能对其在细节上进行精确描述，甚至如果深究细节的话，会发现他们做出所谓“正确”预测的东西和今天实际的东西相比，可能根本就不是一种东西。这就涉及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人类根本就无法想象没见过的东西！人类对未来事物的所有预测都是基于已经出现的科学技术或者已经出现的事物，哪怕再天马行空的想象，也无法脱离既有的事物和理论基础。

关于这种说法，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自己看过的科幻电影，里面的外星人是不是都很像人类？即便不像人类，也总能在地球生物中找到他们的影子，比如螃蟹、八爪鱼、蟑螂等。虽然披着科幻的外衣，但人们对外星人形象的想象和中国人对龙的想象没有太大区别，都是对人们看到过的形象进行变形、组装。

很多人都对未来的书籍形式做过预测，但现在看来，几乎没有人预测准确。爱迪生曾认为，未来的书本由镍制成。在爱迪生看来，与纸相比，镍将使书更加便宜，书页更加结实、柔软。后来又有人认为微缩胶卷会是存储海量文字的绝佳载体，可直到大容量磁盘和便携式阅读器出现之前，几乎没有人认为未来的书会存储在磁盘上，人们会用液晶屏或者电子墨水屏阅读。

19世纪时，还有人认为，21世纪的学校老师都不用教书了，只需要把书全部丢到一台机器里面，学生戴上耳机就可以听到所有教材的内容。现在看来，这种想法和用电脑学习十分相似。

19世纪的人根本无法想象计算机和网络世

界是什么样，因此，当时的很多科幻作品在今天看来有着十足的“蒸汽朋克感”——可能有各种能上天入地的自动机器，可其动力都来自蒸汽机，没有基于计算机的人工智能和互联网。

让百年之前的人们准确预测现代生活有些勉为其难了，把时间缩短到10年呢？比尔·盖茨之前也没有预见到现在移动互联网可以如此深刻地改变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

对未来的预测一方面容易“预测不到”，另一方面也容易“预测过头”。19世纪时，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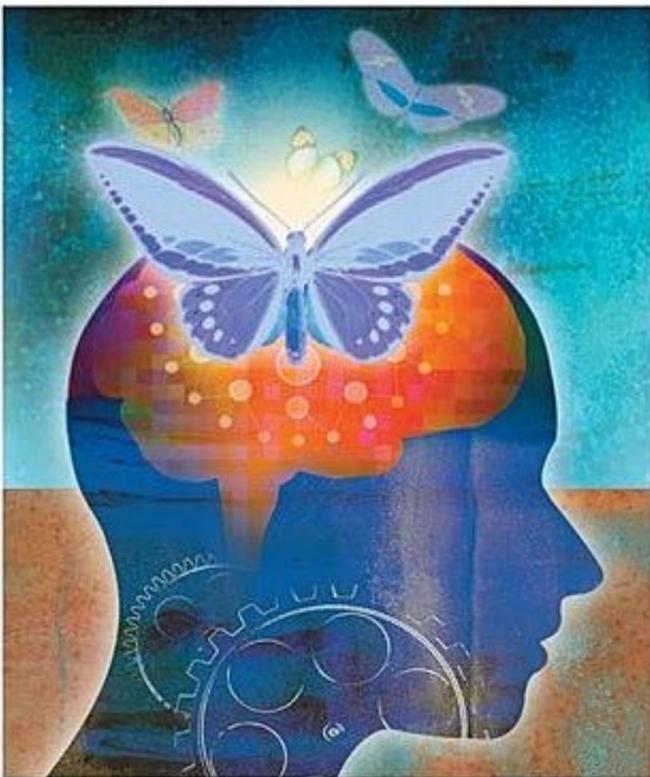
认为21世纪的消防员可以飞在天上灭火，可21世纪已经过去快20年了，我们并没有见到漫天飞翔的消防员。爱迪生也曾经认为，20世纪中叶以后，各种金属家具会取代木质家具成为主流。可事实上，金属家具从来就没能成为主流，而木材仍然是制作家具的主流，甚至在可预见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木质家具仍将是主流。

我们往往会因为科技的飞速发展而产生一种错觉，似乎我们马上就可以进入科幻小说所描写的未来世界。可现实是，可控核聚变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任何可以商用的迹象，能源问题仍然是制约人类发展的重大障碍，传统计算机技术已经遇到了瓶颈，人类仍然无法到达火

星，人类寿命仍然没有大幅度延长，癌症仍然没有被攻克……

我们知道，世界上有无数优秀的人才在努力解决这些困扰人类发展的难题，但我们不知道那些难题什么时候才能被解决。如果让我们预言100年之后的人类社会，我们也只能像19世纪的人那样胡乱猜测，甚至对10年之后的世界，我们也无法做出准确预测。

（柳亚摘自《创意世界》2017年第1期，视觉中国供图）



## 人们无法想象没见过的东西

●管文明



● 郑依妮



## 被无人驾驶塑造的未来社会

无人驾驶不再只是科幻电影中遥不可及的设想。李开复在“WISE2016 独角兽大会”，上说：“人工智能市场前景最大的一个领域应该是无人驾驶。”迄今，全球10多家汽车巨头和互联网公司纷纷涌入无人驾驶领域。据有关人士预测，2030年无人驾驶汽车的销量可达9540万辆，这意味着10多年后，75%的汽车都是无人驾驶汽车。

安全性是公众能否接受无人驾驶汽车的决定性因素，也是所有无人驾驶汽车研发团队需要攻克的难点。百度公司高级副总裁、自动驾驶事业部总经理王劲说：“无人驾驶汽车的安全性能将达到人类驾驶员的100倍。”驾驶员从反应到制动需要1.2秒，制动距离40米，安全视距50米。计算机从反应到制动只需0.2秒，制动距离6.7米，视距超过200米，还没有疲劳驾驶、酒后驾车等问题。数据显示，93%的交通事故是由人为疏忽

造成的，无人驾驶可减少人为失误，使因疏忽造成的事故率降低至1%。

王劲认为：“无人驾驶汽车最先进的是它的学习能力。今天是在教车怎么开，每一次纠偏都会上传到云端，无人驾驶汽车的大脑会进入深度学习阶段，获得的能力将会被下载到每一辆车上。”一辆车进步，所有车都进步，久而久之，大数据会让无人驾驶汽车变得越来越聪明。

无人驾驶汽车将在未来颠覆人们的出行方式，车子没有方向盘，刹车和油门踏板也用不上，在出发时，只需按下启动按钮，就可以到达目的地。

**链接：即将被人工智能消灭的物件**

方向盘、驾照

无人驾驶普及后，人们再也不用去驾校学车考驾照了，每辆无人驾驶汽车都是“老司机”。长大的“20后”看到《起步停车》这样的老片子，

可能还需要百度一下什么是“驾校”。无人驾驶汽车去掉方向盘等多余部件后，车内的空间将更加宽敞。人们可以在车上看书、打盹，甚至做俯卧撑，不需要再像传统的驾驶员那样，紧张地握着方向盘目视前方，把一切交给人工智能系统就可以了。

身份证、护照、工卡、登机牌、银行卡

人脸识别技术的完善，将给人们带来各种便利：取钱不需要银行卡了，直接在柜台“刷脸”即可；上班不需要工卡了，在入口处刷一下脸就可记录下你上班的时间；搭乘飞机不需要登机牌、身份证（护照）了，人脸识别系统会帮你完成验证……在不久的将来，凡是需要身份验证的地方，都可以“刷脸”，这个世界将成为“看脸的世界”。

键盘、开关、遥控器

智能语音识别将取代键盘、遥控器、开关等需要人工操作的物件，彻底解放人类的双手。有了语音机器人，你躺在沙发上说“我要看网球直播”，电视就会开机调到体育频道；洗澡时说“我想听歌”，音响就会开始唱大张伟的《嘻唰唰》……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在你家里如此“为所欲为”，人工智能“认人”，只有在判定这是主人的声音时，语音机器人才会听你的。未来，人们会更多地跟设备对话。

（云端摘自《新周刊》2017年第1期，小黑孩图）

# 告状信

● 阎连科

想起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以正义的名义，把告状信送到校长的办公室时，我已经不再怀有对同学和朋友的不安，内疚早已像儿时在田野燃起的草烟一样飘得无踪无迹，留下的只是对那时单纯的想念。

那时候，我是那样渴求上进，渴望生命中充满阳光，想在中学入团，想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想让我心仪已久的那些学校演出队的女孩和我多说几句话、对我微笑。也许，渴求上进，好好学习，争取入团，本就不是为了自己的前程，而仅仅是为了让那些女孩对我刮目相看罢了。于是，我在好好学习上下了一些力气，而在天天向上方面，除了积极主动地打扫卫生、争取多擦一次黑板之外，往学校的试验田里挑粪种地，我也是扮演了不怕脏、不怕累的上进的角色。

当然，在得到老师的表扬之后，我也不会忘记乘机把入团申请书交到老师手里，就像把自己的求爱信交到了媒人手里一样，炽热而真诚。可是，时隔不久，从同学中传来的消息说，入团的几个人中，不仅没我，有的竟是几个我不甚喜欢的同学。之所以不甚喜欢，不是因为他们的学习没有我好，往试验田里挑粪的筐装得没有我的高满，而是因为他们的家境都比我好，穿戴也都比我的时新，漂亮的女同学都像蜂蝶一样日日围着他们飞来舞

去。现在想来，已经无法形容我那时的痛苦，说世界暗无天日，也是丝毫不为过的。他们不仅成双结对地走在上学、放学的路上，还有入团的希望；不仅都有入团的希望，还有彼此恩爱的人生可能。这哪是一个充满妒忌心的少年能容忍得了的？不做出一些反应，不采取一些措施，不仅有辱一个少年的人格，也辱了一个男人的尊严。

是可忍，孰不可忍。从学校回到家里，我彻夜未眠，写了一封检举信，揭发那些入团苗子的种种劣迹，比如某某上课不认真听讲，某某下课不认真完成作业，考试时曾偷看同学的卷子，等等。还有谁谁谁，他家不是贫下中农，而是富农成分……如此这般，我上纲上线、引经据典，说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军，团员是党员的种子库，让这些人入团，无异于给团旗抹

黑，为党组织这座高楼大厦的根基中填塞废砖烂瓦，长此下去，有一天党会变色，国会变黑，大楼会坍塌，到那时，亡羊补牢也为时已晚，后悔莫及。在天亮时分，我反复看了那封检举信后，装入一个信封，早早来到学校，把那封信偷偷地塞进了校长的办公室。

剩下的时间，就是对我耐心的考验。等待着一场好戏，却总是不见幕布徐徐拉开，这使我受尽了时间的折磨，以为那信也许是校长不慎将它扫进了装垃圾的簸箕；也许校长将信看了，随手一团一扔，对作者的名字嗤鼻一笑，说声“蚍蜉撼树谈何易”，也就算是了结。总之，随后的日子，一切仍如往常。我庆幸什么也没有发生，同时也懊悔什么也没有发生。可在刚刚平复了内心的不安之后，在一天的课间操时，校长却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盯着我看了半天，冷冷地



一位穿戴时髦的男士，来到精神病医院。他脸色苍白，神色慌张，用发颤的声音冲着院长说道：“大夫，请您帮帮我。我感到心神不宁、非常害怕。不管花多少钱，我都会付给您的。”

“我知道。您先沉住气，跟我说一说情况，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几个穿黑衣服的可疑人，整天跟踪我，在暗中监视我。我跟朋友们说这事儿，他们都笑我疑心太重。我向警察举报，他们说是出了什么黑衣团，但那是骗小孩的鬼话，不值得一提。让我先去医院看看吧……”

院长忍住笑，说道：“原来是这样啊！这是经常发生的妄想症。社会上，常有些家伙惯于窥探别人的隐私，然后以此为把柄，试图把人拉下马。这就是原因所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你很快就会痊愈的。”

“大夫，我这可不是什么妄想症！真的有一帮黑衣人，时隐时现地跟在我的身后啊……”

“你觉得是真的，这就是真正的妄想



## 黑衣人

◎

〔日〕星新一

症。假如治疗之后，还是同样的状况，那才是真正的。如果是那样的话，我陪你一起去警察局，帮你作证，就说你说的都是事实。”

听了院长一番很有自信的解释，这位男士放下心来，办理了住院手续。两个星期后，院长问他：“怎么样，还有没有黑衣人纠缠你的那种感觉了？”

“没了！完全消失了。我终于能安心来了。这都应该感谢大夫您……”

男士缴完费，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然而，紧随其后，从医院的后门冒出来一个黑衣人。院长一边给他钱，一边说道：“你辛苦了！自从实施这个计划以来，患者果然增多了，真是生意兴隆啊！你们重新调查一下，看看公司老板呀、政治家呀，还有流行歌手什么的，盯紧这些发了财的家伙，我们的成功率和收益率都会提高的。我已经给各个警察局送去了有关这种病症的论文、一切都很顺利。我们医院，最近可是财源滚滚啊……”

（一 沁摘自《译林》2016年第6期）

对我说了两句话。

一句是：“你就是阎连科？”

另一句是：“管好自己，管别人干啥？”

说完这两句话，上课的铃声响了，他没有再看我一眼，就去往某个教室。可他那两句话，却是我平生在学校听到的最严厉的批评，也是最严肃的劝诫。

之后不久，学校开了一个学生大会，宣布了一批新团员名单。我处心积虑检举的三个同学，有两个在新团员的名单中。接下来的日子，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我所检举的几个同

学，知道了我对他们所做的恶行。他们连看我的目光，都充满了不屑和睥睨，使我不得不在上学、放学的路上，远远地躲着他们，不得不把希望学校演出队的漂亮女生多看我一眼的奢念都及时、用力地掐死在萌芽状态。为了躲避那些目光，为了躲避学校压抑的环境，也为了解救那时我贫寒的家境，之后不久，我便辍学到几百里外打工挣钱去了。

随后，为了谋生，我又到部队当兵。回家探亲时听说，我曾经揭发过的那两个同学已经结婚成家，誓为百年之好。我羡慕他们，也很想去祝福他

们，而且还听说，因我找对象困难，他们夫妻俩曾跑前跑后，给我张罗女友，于是就更加觉得愧疚。到末了，终于去了一次他们家里，他们似乎并不知道他们入团时曾经发生过的那段插曲，我也就没有主动提起那桩过往的丑行。

好在，愧疚已经过去，剩下的都是一些美好的回忆。好在，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打别人的报告，也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打别人的报告。

我为此感到欣慰。

（若子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个人的三条河》一书，刘志刚图）



# 领导不在了

●索尼娅·罗丝薇

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说：“幸福的基础是爱和工作。”作为企业员工，人们在工作方面体验到的幸福千差万别。有些员工对工作职位和自我工作表现较为满意，工作能带给他们满足感和幸福感；而有些员工并不喜欢本职工作，只是把工作当成谋生的手段，根本与幸福不沾边。

领导不在了，我们每天紧绷着的神经终于可以放松了。但为什么领导不在，我们却都能自律、有干劲地工作？硅谷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无领导管理模式——不以人划分层级，而是以事划分层级，创造了一种自定义的扁平化管理模式。

扁平化的管理模式通常被定义为高度自治，每个人都有权为公司做重要决定，这种模式不限制员工的创造力或无视他们的观点，而是要让公司有一个统一的目标和解决方案。因此，员工即便没有公司的监管也会做出正确的决定。公司省下大量的时间，员工也更加满意自己的工作。

管理归根结底就是两件事：信任和明确。如果你是一个管理者，你的职责就是保证所有人都明确知道公司正在进行什么工作，目前的重要任务是什么。同时，你还得让员工保持对你的信任，让他们知道你关注着他们，依赖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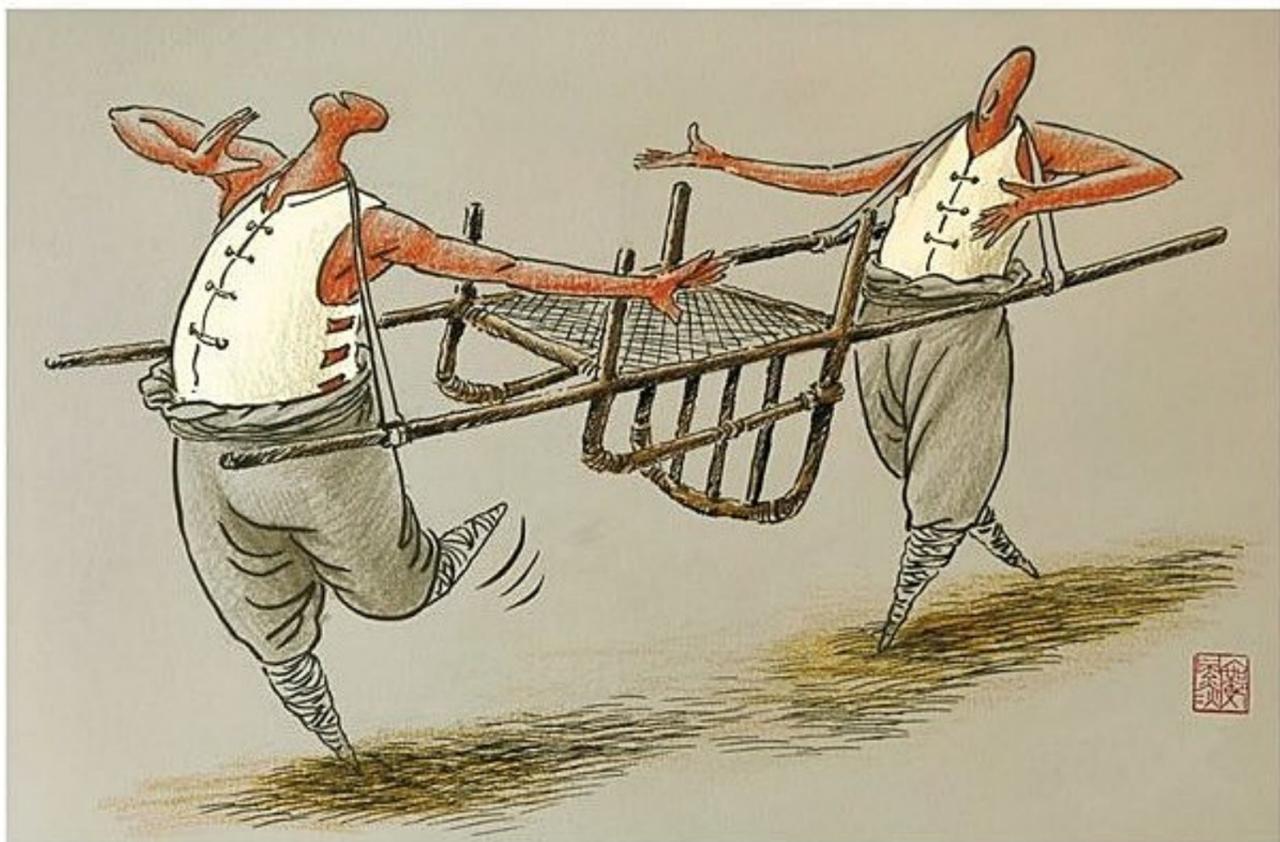
们来做正确的事。

但是，大多数公司的传统管理方法都让员工产生了逆反甚至抵触心理。随着企业对员工的要求越来越高，员工承受的压力不断加码，员工在职场中呈现出的心理问题也越来越多，导致员工工作效率降低、工作状态不佳、心理健康受损。

现代企业内部管理越来越严，工作标准越来越高，员工在工作中难免会受到一些批评。然而，有的员工由于自尊心较强，不能正确对待，对领导的批评产生了一些逆反心理：不管自己工作表现如何，只听得表扬，听不得批评。

有的员工觉得企业的制度、禁令、监督过多，缺乏人性化管理，认为自己在岗位上的一言一行都受到全方位的监督，限制了自己在工作和学习中的“自由空间”，觉得精神压抑、负担过重，甚至产生了抵触情绪，从而有意无意地违反企业规定，出现藐视制度、作风涣散、执行力不强等现象。

领导应该如何应对员工的这些消极状态呢？首先，学会鼓励下属创新。中层领导要鼓励员工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对原有工作进行改善。在这样一种持续改进工作的动力驱使下，团队成员必然会积极努力地工作，消除惰性，创造新鲜感。当然，创新不是全盘创新，而是对部分工作的方法、内容等方



扫描二维码，分享文章



而进行创新。要想让团队氛围更加融洽，不妨鼓励每个人自由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意见，不管他的观点、意见听起来是多么离谱、不现实，切不可给予冷嘲热讽。要知道，当员工在领导的指令下被动地工作时，是多么难以发挥创造性。所以，将你的团队成员“释放”出来吧，给他们一定的自由，让他们偶尔做自己的主人。

为了给员工更多的空间，为了更好地发掘个人的潜力，许多成功的企业都推出了相应的举措。例如，谷歌公司允许工程师在20%的工作时间里从事自己喜欢的项目或技术工作，这一制度一经实施，就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其次，要实行人性化管理。员工不是工作的机器，他们有自己的各种需求。所以，中层应在综合了解员工需求、生活、兴趣、爱好等的基础上，定期举办一些活动，消除员工在工作上的紧张情绪，让员工得到身心上的放松。

当然，问题也可能出在员工自己身上。在职场中，员工害怕上司的现象很普遍，就像我们小时候怕老师一样。据调查，在上班族中，有很多人都有一种害怕领导的心理，他们害怕跟领导说话，害怕见到领导。

为什么员工会害怕领导呢？

想象一下，你有一天上班的时候在电梯里碰到领导，你会有怎样的感觉？事实上，我们害怕的不是领导这个人，而是他背后所代表的身份、地位、能力。心理学上有一种社交恐惧症叫“权威恐惧症”：这类恐惧症的患者比较害怕那些能够批评、管理自己的人，比如长辈和领导。如果一个人小时候经常被父亲打骂，受到严厉地管教，成年后可能会把对父亲的恐惧，迁移到代表权威的领导身上。

认识到害怕领导其实是害怕父亲的心理迁

移后，就可以经常进行自我暗示：领导不是父亲，他就是领导，有头衔的普通人，我没必要害怕他会严厉地打击我。我已经是能有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保护自己，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主张了，也可以告诉自己“不要逃避”。

下次再碰到领导时，不管你有多么紧张和害怕，反正就是绝不退缩，不因为他的出现而改变行走的路线或生活、工作的安排。

然后，逐渐向自己最恐惧的目标靠近。我们可以列一个清单，把所有恐惧的对象列出来，按恐惧的程度排序，从最不恐惧的人开始接近，当你发现和对方相处不再感到恐惧时，就可以开始攻克下一个目标了。

此外，要努力多接触领导，增进对领导的了解。接触得越多，和领导的共同话题也会越多，相处起来就不会感觉尴尬了。

学习在自己感觉到舒适的情况下接触领导，慢慢增加对他的了解，消除恐惧心理。可以试一试在公众场合，同事们都在的情况下，多注视领导，多观察他如何和别人交流；如果领导不是很严厉，不会随便责骂下属，那就可以试着和他聊几句吃饭的事情；等慢慢适应和领导打交道后，就可以继续向前一步：向领导汇报，和领导谈谈自己的工作情况，发表自己对工作事务的观点和看法等。这在心理学上是观察学习和系统脱敏法的结合应用。

我们也可以将领导想象成自己的朋友，并想象一下和这样身份的领导聊天、工作、吃饭。因为恐惧的对象，主观上已被取代成其他身份，对现实中的领导，我们可能也会慢慢地不再那么恐惧。

（亦 姝摘自《海外文摘》2016年第12期，  
邝 颺图）

## 地图错了

◎ [美] 戈登·利文斯顿

◎ 刘建周 译

很久以前，我还是第82空降师的一名年轻中尉。某一天，我正努力在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一片野地里辨别方

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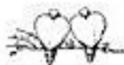
我站在那里研究地图时，我的副排长走了过来。“长官，您搞清楚我们现在在哪里了吗？”他问道。

“哦，地图上说那边应该有座小山，但我没看到。”我回答说。

“长官，”他说道，“如果地图和实际状况不一致，那么一定是地图错了。”

在那个时候，我已经意识到这是一则深邃的真理。

（天堂飘雪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你怎样，世界就怎样》一书）



在南京机场候机回北京，来得很早，时间充裕，我坐在候机大厅无所事事，看人来人往。坐在我对面的女士，看年纪有三十多岁了，还像小姑娘一样，穿着一条齐膝短裙。

这时，来了一对年老的夫妇，坐在我身边的空位上。听他们一口纯正的北京话，就知道是老北京人。他们说话的声音有些大，显然是老先生的耳朵有些背了——岁月不饶人。

忽然，我发现老太太的声音小了下来。这样小的声音，我已经听不清楚了。但是，老太太依然压低嗓音在说话，只不过嘴巴尽量贴在了老先生的耳边。我隐隐约约听到“真像！”“太像了！”他们反复说了几遍，无尽的感叹都在其中。

声音可以压低，但目光却将心思泄露出来。我发现他们的目光双双落在对面的女士身上。

我仔细地看了看这位女士，发现她身着黑色短裙和天蓝色长袖T恤，脚蹬一双白色耐克运动鞋，配着她的清汤挂面式的齐耳短发和纤瘦的身材，像是一位运动员。

我看见老太太忽然掩嘴“扑哧”一笑，老先生也跟着笑了起来。我猜想，这笑肯定和对面那位女士有关，只是他们的笑并没有惊动对方，她依然跷着秀美的

腿，看着手机，嘴角弯弯地也在笑，但她的笑和这对老夫妇无关，大概是微信朋友圈有了什么好玩的信息。

“要不你去跟她说一下？”

## 机场的拥抱

◎肖复兴

“你去说吧，我一个老头子，怪不好意思的……”我听见老夫夫妇的对话，看着妻子站起身来，回过头冲着丈夫说了句“什么事都让我冲在前头”，便走到对面那位女士身前，说了句：“姑娘，打搅你一下！”那位女士放下手机，立刻很礼貌地站起来，问道：“阿姨，您有什么事吗？”“是这样的，你

长得特别像我们的女儿。”说着，老太太打开自己的手机给这位女士看女儿的照片，这个女人禁不住叫了起来：“实在是太像了！怎么能这样像呢！”我忍不住看了一眼身边的老先生，他一直笑吟吟地望着这女士。

“我们想和你一起照张相，不知道可以不可以？”老太太客气地说。“当然可以！待会儿我还得请您把您女儿的照片发我手机上呢！”

老先生站了起来，走到那位女士的身边，老太太冲我说道：“麻烦你帮我们照张相！”说着，把手机递到我手中。我没有看到手机上的照片，不知道他们的女儿和这位女士到底有多像，但从他们的交谈中得知，他们的女儿十多年前去美国留学，毕业后留在美国工作，由于工作忙，外孙又刚读小学离不开人，所以女儿已经有五年没有回家了。

照完相，我把手机递给那位老太太时，我听见老先生对那位女士说：“孩子，我能抱你一下吗？”那位女士伸出双臂紧紧地拥抱住了他。我看见，老先生的眼角淌出了泪花。我没有想到的是，那一刻，那位女士也流下眼泪。

（余长生摘自《新民晚报》，刘程民图）





## 意林

### 相由心生

◎蔡志忠

弟子问：“什么是相？”

达摩说：“眼前所见的情境，即是相。”

弟子问：“什么是无相？”

达摩说：“有相也是无相之相，不可以眼见，唯有智慧能知。当我们不站在自己的角度时，眼前情境便是无相。”

如果我们没有主观想法，在任何当下只是无我地随顺变化，而没有自己，这就是无相，就是空境。

（田龙华摘自现代出版社《菩提树下的微笑：〈金刚经〉解密》一书）

### 洗心

◎瘦茶

明人黄端伯有两句诗咏茶：“浇腹有余润，洗心无俗情。”

尘世，尘世，就是尘多，人们日日奔逐钻营，身上心上，都难免会“惹尘埃”。身上尘易洗，心上尘难除，日积月累，心上落积的尘埃真不知有多厚了。为名忙，为利忙，你我皆不能免，只是不要忘了每天偷闲泡上一壶茶，品一品茶，洗一洗心。

（林冬冬摘自《今晚报》2017年1月3日）

### 门前的魔鬼

◎〔俄〕列夫·托尔斯泰

◎王志耕 编译

人得罪了你，你便对他报以大怒。事情过去了，但你心里却埋下了对这个人的仇恨，只要一想到他，便怒气横生。这就好比魔鬼一直站在你心灵的门前，伺机而动，一旦你心中生出对人的仇恨，他就会打开这扇门，蹿入你的心中，成为你心灵的主宰。把他赶出去吧。往后要小心谨慎，不要打开这扇魔鬼可能进入的门。

（马路摘自商务印书馆《生活之路》一书）

### 律师和牡蛎

◎韦盖利 编译

两名男子在海边散步，他们发现一个牡蛎，便开始争吵起来。

“我先看见的，”其中一名男子说，“所以它应该属于我。”另一名男子说：“我捡起来的。我有权拥有。”

他们争执不下，有一名律师走过来，他们就叫那名律师评评理。在给出意见之前，律师要求那两名男子保证，无论他说什么，他们都

得遵从他的决定。然后，律师说：“在我看来，你们好像都想拥有这个牡蛎，所以我决定分给你们一人一半。这样你们就会满意了。”

律师打开牡蛎，很快把它吃了，然后非常淡定地给两名男子一人一半牡蛎壳。那两名男子大声说：“你已经把牡蛎吃了。”律师说：“哦，那是我收的咨询费，但我已经把余下的很公平地分给你们了。”

（郭旺启摘自《青年博览》2016年第24期）

### 苦难的作用

◎〔印度〕安东尼·德·梅勒

◎夏殷棕 译

“灾难可以让人成长和彻悟。”大师跟弟子们讲道。

见弟子们一脸疑惑，大师解释：“在一大片荒凉的土地上，有一棵孤零零的树，树枝已经逐渐枯萎，一只鸟儿一直住在这棵树上。可是有一天，一阵旋风将树连根拔起，树倒了，这只鸟儿只好飞往别处，不知道飞了多少路，来到了一大片森林里，很多树上都挂满了果子。”

大师总结道：“如果那棵逐渐枯萎的树还挺立在那儿的话，那只鸟儿是不会离开它的安乐窝的。”

（芊芊摘自新浪网译者的博客）



## 纸鸢天高

●邓康延

风筝是春天的遥望，少年的向往。

一线在手，奔过旷野山丘，便在天地间活了。许多年前，我也在八百里秦川上放过风筝，“晴空一鹤排云上”，少年的心，欢喜又忧伤。在家国不安的年代，一纸风筝向天透气。天俯视着孩子，孩子仰望着天，缥缈的事物有了牵挂。

风筝是春秋时期就有的游戏，是人类早年的“飞机”，古汉语里称之为纸鸢或纸鹞，借代如翼的鸟儿。身形巨大者上而缚弦，风弹筝箏，犹如天琴，遂叫风筝。户外清明，远足踏青，可健身明目；战时危城，传递信息，能振奋人心。

镜头拉远了看，那飘拂的风筝不知是谁在放，也不知有谁在望，一直翻飞在东方的天空中。唐人有《纸鸢赋》：“代有游童，乐事末

工。饰素纸以成鸟，像飞鸢之戾空。翻兮度，将振沙之鹭；杳兮空，先渐陆之鸿。抑之则有限，纵之则无穷，动息乎丝纶之际，行藏乎掌握之中……”史有这般形容，纵千年一线扯过，一些词语生僻了，仍依稀得见云白风清，气势飞虹。

那时还有另一首学堂乐歌

《纸鸢》唱道：“正二三月天气好，功课完毕放学早。春风和暖放纸鸢，长线向我爷娘要。爷娘对我微微笑，赞我功课学得好。与我麻线有多少？放到青天一样高。”

我可能是见过雁阵、也参与过风筝阵的最末一代。高楼、雾霾、污浊中的山河田畴，以及功课的重负和人心的躁急，都是大雁和风筝的死敌。我曾为居住城市的秋末读书月写过一首歌词《云在青天书在手》，不知道在哪个环节一句诗眼被删掉了：“长空雁过天有字，是谁伫立读出秋。”每年歌声响起，我会下意识地望望天，风筝还有，雁已难觅，伫立的人也被慌乱的人潮裹挟着，拥向东，拥向西。

青天一样高的风筝、童心、国故。





1916年，凯瑟琳·曼斯菲尔德28岁，为了自己的文学事业，她正在伦敦苦苦挣扎。这个漂洋过海而来的新西兰女人，写了一些小说，但名气不够大，整天思索的就是如何将小说写好。一天下午，她约几个朋友在皮卡迪利广场附近的皇家咖啡馆喝咖啡。这地方闹中取静，她找了个地方坐下来，旁边那桌坐着一个印度人，她没把那人当回事，只顾喝咖啡等人。

没过多久，来了一对英国夫妇，坐下与那个印度人热情寒暄。他们谈吐优雅，一看就知道受过良好的教育，这让曼斯菲尔德多少有点意外。更要命的是，他们聊着聊着，竟然开始议论劳伦斯新出的诗集《阿摩斯》，说那诗集如何如何可笑，等等，尽管用词委婉，但调侃之意是显而易见的。曼斯菲尔德不但喜欢劳伦斯的作品，还喜欢劳伦斯这个人，曾与他有过一段情。见人这样议论自己的偶像兼昔日情人，她不禁怒从心头起。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 拔刀红颜

◎沈东子

她走过去对那印度人说：“麻烦借那本书给我看看，好吗？”谁也不会拒绝一位漂亮女士的请求，何况她面带微笑。不想曼斯菲尔德拿到《阿摩斯》，立马起身，昂首走出咖啡馆，连头都没回。那印度人连同他的聊天伙伴都惊呆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连忙问侍者那女人是谁，精神正常吗？侍者认识曼斯菲尔德，说出了她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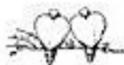
那年头能在皇家咖啡馆喝咖啡的外国人，都不是等闲之辈。那人叫苏拉瓦迪，后来成为巴基斯坦总理，当时他正在牛津念书；他旁边的那个男人更是十分了得，是著名博物学家赫胥黎的孙子小赫胥黎——阿道司·赫胥黎，鼎鼎有名的反乌托邦小说家。只可惜曼美人“有眼不识泰山”，居然不认识他们。没过多久，这件事就

在伦敦文学圈传开了，说曼斯菲尔德为了维护劳伦斯的面子，居然不惜与赫胥黎翻脸。

眼见自己的外国朋友苏拉瓦迪遇上这种事，赫胥黎也很尴尬，赶紧去找伦敦文学圈的沙龙夫人奥托琳·莫瑞尔，请她出面向曼斯菲尔德要回那本《阿摩斯》。奥托琳身为伦敦文坛教母，自然有自己的人脉，不久就托人找到曼斯菲尔德，索回那本书。曼斯菲尔德对自己的举动表示歉意，但又说他们对劳伦斯太不恭敬了，任谁听见那种刺耳的议论声，都不可能无动于衷。

最快活的当然是劳伦斯了，有如此美丽的红颜知己拔刀相助，他当然脸面有光。他当时正在写《恋爱中的女人》，里面女主角之一的古德让的原型就是曼斯菲尔德，现在忽然有了这个插曲，他自然不会放过，立马就把这个段子写进了小说。曼斯菲尔德对劳伦斯有情有义，劳伦斯对曼斯菲尔德也很眷恋，虽说两人分手时也曾吵得不可开交，但随着岁月的流逝，留下来的只有真情。后来劳伦斯携妻子弗丽达周游世界，途经新西兰时，专程去探访了曼斯菲尔德的出生地，并给远方的曼斯菲尔德寄去一张明信片，上面只有一个单词：想念。

（徐珍摘自《深圳商报》2017年1月6日）



## 生命并不脆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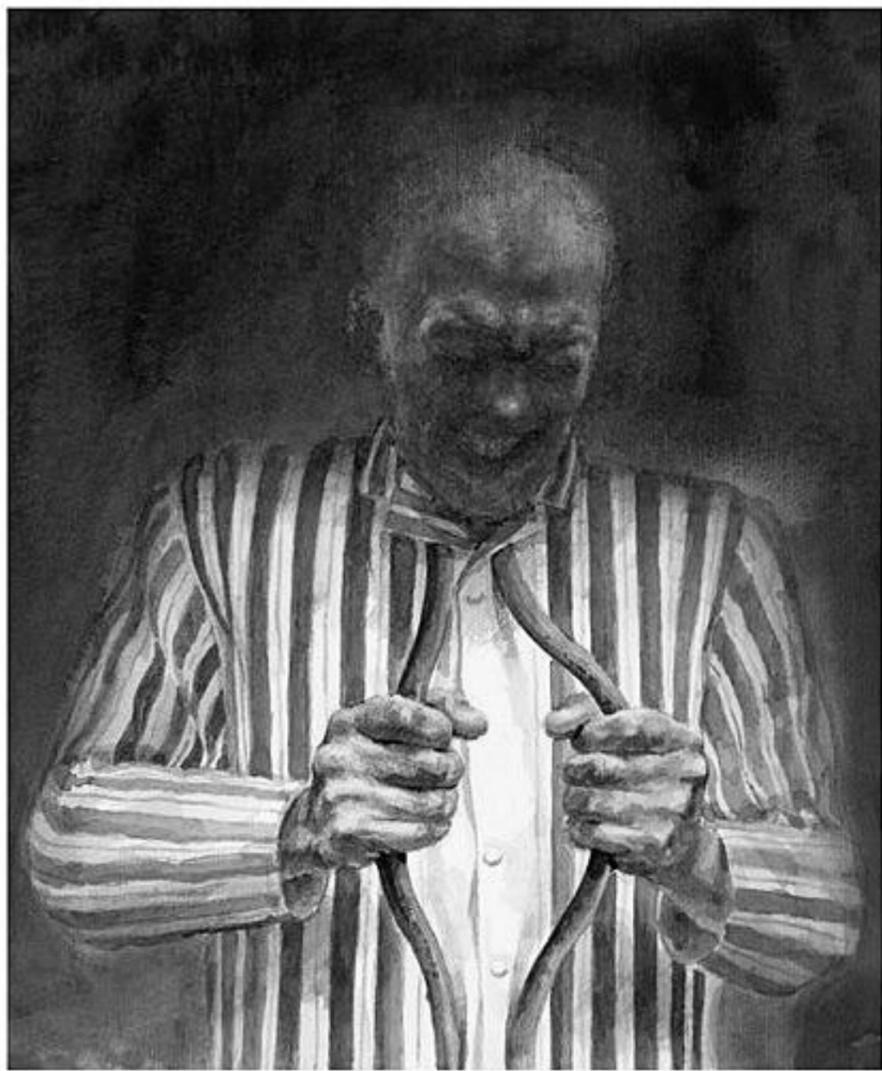
◎俞天白

得知我患上“巨型肝癌”的那一刻，我既不觉得惊奇，也没有感到恐惧，更没有怀疑是否误诊，只是在想：这种疾病怎么会落在我身上？怅然若失，但这也不过是打乱我生活的那一类“失”。当天晚上，我仍然和平常一样，一落枕就入眠了，而且一觉到天明！

据说面临这种病灾却懵懂麻木的反应，叫“钝感力”，或许我就拥有这种“力”。生长于中医之家的我，有一套独特的生存认知，认为人的机体不是完美无缺的，人吃五谷，哪有不被病害侵蚀之理？不完美、五谷不调、小毛病，都属正常现象，不要一发现某处不适，就惊慌失措。人类能够生存、繁衍、发展到今天，体内早已形成一套自我愈合的机制。一般病痛，只要心情一放松，机体就会自行调动修复能力使之愈合。医药只是强化这种自我修复机制的手段，而不是干扰、破坏这种自我修复。如果不顺此而为，没病会变成有病，小病会变成大病。所以，保持平常心态、起居规律、饮食适度，对无病者就是最好的保健品；对于有病者，就是最有效的药剂。积极之道，是适当做

舒经活血运动，以增强、激活这一机制。

40岁刚出头，我曾一度心律不齐，检查结果，竟是房颤！我根本不想去深究房颤有多么严重，既未求医，也不问药，照常生活。30多年过去，心脏也没有再闹毛病。1996年，一年一次的体检，



轮到眼科，医生将左眼一查再查，说：“黄斑变性，相当严重，你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很正常啊，什么叫黄斑变性？”医生没有回答我，说了句：“这就奇了。”他转身招呼科室内所有医生，都来检查了一遍，诊断结果一致。弹指到了翌年体检，在眼科医生而

前，我才突然想起，问道：“据说，这只眼睛黄斑变性，是吗？”医生说：“是的，但不要紧。”再到来年体检，想起来，又问了一次，回答是淡淡的4个字：“是的，没事。”20年后的今天，我这样推想，如果第一次检查出来，我就惊慌不安地到处求医问药，那才是真正的劫数。我还曾经是高血压患者，60岁左右，发现血压超标，低压接近100。因我母亲患有高血压，有家族病史，妻子就监督我天天服降压药，如此过了五六年。有一年夏天，血压正常以后，我就忘记了继续服药。体检时，医生还是建议我坚持服用降压药，我却当成了耳边风，至今血压稳定……我这一健康与生存认知，属于认同并顺应世界的自然规律吧？

但是这一回，不能照抄老谱了。妻子的姐姐就是罹患癌症去世的，人财两失，其惨况令人记忆犹新。确诊我为“巨型肝癌”的肝外科专家吴志全教授，也不容我有片刻迟疑，争分夺秒地将我转到中山医院住院。这时，病房里那些正在为同类病痛挣扎的病人，强化了我对此症严重性的认知。但我仍然只有对罹患此症的不解与



## 措辞的力量

◎ [日] 佐佐木圭一 ◎程 亮译

然岩盐和粗制黑胡椒嫩煎而成的白身鱼，以及普通牛肉。”

由于是电影，其中自然存在表演成分，但经前辈空姐这样一说，乘客确实会觉得鱼更好吃。后来，当前辈空姐询问乘客的选择时，绝大多数乘客都主动选择了鱼。这里就是使用了“投其所好”的“措辞菜谱”。

“对不起，只剩鱼了。”

如果空姐这样说，乘客就会觉得自己成了废品回收站，哪里还有吃东西的心情，而像前辈空姐那样说，乘客就会心甘情愿地选择鱼。这就是措辞的力量。

（梅 子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所谓情商高，就是会说话》一书）

电影《快乐飞行》中，绫濑遥饰演某航空公司的新人空姐。在分配供餐时，由于乘客大多优先选择牛肉，导致鱼的大量剩余。

就在新人空姐面临重大危机的关头，经验丰富的前辈说道：“像平时一样平均分配，看好了。”然后她展现出高超的措辞技巧：

“机内供应以优质香草、富含矿物质的天

遗憾，不时呈现于脑际的，却是王羲之《兰亭集序》中的“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八个字，寿长、寿短，听随化育吧，每个人都有生命终结的时刻，何况我已到耄耋之年。我只向医生和亲属提了一个要求：除了化疗、放疗之外，其他治疗手段我都接受，只求让我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

因我的肿瘤太大，无法开刀，中山医院肝肿瘤内科主任任正刚教授就给我做介入治疗。我躺在手术台上还不到半个小时，便听他说好了！我意外得差一点跳下手术台，脱口而出：“名不虚传啊！”从此，每隔两个多月，我就做一次介入治疗，半年后，肿块便缩小了一半，然后医生给我做射频消融术——创口只用创可贴一封即可的微创手术。不到一年，我体内的癌细胞竟然完全

消失了！

我如释重负，却又觉得这是一种顺理成章的必然。为何？这次沉痾，无非是我惯有的淡然而对疾病的一次新演习罢了。以往是知病而不急于求医问药，这一次，是经受了重症病人治疗中的种种折磨，不过是从另外一个维度，印证了我一贯持有的观点：人的生命并不脆弱，脆弱的是人性。

历经一年，我住院出院六次，一而再地上手术台，每天服药无数，却从来没有想去找医生详细究问这些治疗会出现何种后果，也从来不问服的是什么药，更不去研究任何一种药物说明书，同时谢绝了亲友介绍的种种土的、洋的治疗方法，只是阅读我喜欢的书刊，关心社会动态，兴之所至，还给医生和护士写赞美诗。凡是来探望我的领导和亲

友，都说我不像一个重症病人：我始终谈笑自若，向别人介绍发病治病的经过与感受，一如在说别人的故事。

生死由命，修短随化，“命”也，“化”也，都是以内在生存机制为依托的。应该割舍的坦然割舍，不应该割舍的也能够断然割舍，便是人性的超越。

（张建中摘自《文汇报》2016年12月31日，王青图）

有时候，现实比小说更加荒诞，因为虚构是在一定逻辑下进行的，而现实往往毫无逻辑可言。

——马克·吐温

人人都是仙人掌，越是带刺越渴望被人抱。

——外向的孤独患者

# 家长三部曲

● [美] 彼得·默克尔 ◎ 彭嵩嵩 编译

## 成长篇

当孩子们还小的时候，我的睡眠严重不足，所以起床半个多小时后，我才能够真正地“醒来”。然而，我的妻子起床后立刻就清醒了，准备安排新一天的生活。

每天早晨，我都在半昏迷的状态下一边冲向门外的汽车，一边笨拙地扣着衬衫上的纽扣，然后飞快地把孩子们送去上学。我的妻子则跟在后面，一边驱赶着孩子们前行，一边巧妙地为艾琳扎头发，或是将马特的家庭作业塞进书包。

当我将汽车开上车道时，她会抓着车窗、横跨一步，像赛车总裁判一样喊叫着指令。“5:30 去托儿所把他们接回来，在 5:45 之前送马特去参加足球训练。艾琳需要在 6:00 前到唱诗班，所以时间很紧，你知道如果她迟到了会怎么样。我在他们的书包里放了一份放学后吃的零食，所以不要给他们买任何垃圾食品。下班回家时，我会做意大利面。”看着她渐渐在后视镜里后退，我经常想，我应该给她买几面信号旗，这样她就可以在我拐弯之前再发出一个最终的信号。

令人惊讶的是，这样的日常安排通常很管用。除了有一次，当我在大约晚上 7 点回到家时，她问

我：“孩子们在哪里？”我以为这是某种玩笑，新的猜谜游戏。我笑了，看了看四周，回答道：“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托儿所一小时前就关门了！”她咆哮道。

“我以为……是……你……去……”我颤抖着说。很显然，那天早晨我遗漏了一个信号。于是，我飞快地横穿市区到托儿所所长家里接回孩子，当然，还有之后的一顿重罚……

大多数时候，我都要感谢妻子，有了她，我们早上的例行工作才能运转正常，无论我们要到哪里，都能准时到达。然而，她第一次不在家的时候，出了一些小问题。

我不知道她每天早晨做了什么，但是我觉得无论是什么事情，比平常早起床 10 分钟就应该足够了。当闹钟响了之后，我叫醒了孩子们，让他们穿好衣服准备上学，然后就开始准备上班的事情了。当我回来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他们在客厅里跪坐着，穿着内衣看动画片。当我问他们为什么不穿衣服的时候，艾琳盯着屏幕说道：“妈咪总是给我们找衣服穿。”

我跑到他们的房间去，找到了所有的衣物，除了马特右脚那只运动鞋。当我飞速经过他们身边向厨房跑去时，我把校服丢给他们，然后我倒了两杯橙汁，将两片糖霜吐司塞进

烤面包机，再冲回马特的房间去找那只失踪的鞋。我已经把各处都找遍了，第二次回头找时，我才发现它躲在床底下最远处的角落里。

我在床底下摇晃着，差一点就可以用手指头扫到它的时候，响起了一种我以前从未听过的警报声。我向前猛冲，头撞在了弹簧床垫的下面，当我抓住鞋的时候，马特喊道：“好多烟。”

我又一次飞快地跑过他们身边，他们的视线还锁定在电视上，然后我就看见从烤面包机里冒出了两股亮橙色的火舌，舔着木质橱柜的底部。我已经忘记在童子军时学过的消防知识了，拿起杯子就将橙汁倒在烤面包机上。烤面包机和墙壁插座爆发出了国庆节烟花一样的火花——但是火已经灭了。我拔出插头——火花更多了——又拿起烤面包机，将它扔进水槽里。

就在那一刻，妻子打来电话。“嗨！5 分钟之前你就应该走了。”砰！我把电话挂断，向汽车跑去，拖着两个饥饿、邋遢的孩子，他们的衬衫穿反了。

## 离别篇

科珀斯克里斯蒂并不是很有名气的冲浪圣地，但是任何本地的冲浪者都告诉你，这里时不时地会有大浪出现。我将长约 3 米的冲浪板踢开了，这样当我在海浪里翻滚的时候，它就不会打到我。但是当我摔倒时，我看见那一踢和海浪的力量相叠加，把冲浪板垂直向

首译



上抛向空中。然后我看见那块冲浪板受到脚绳的牵引，像一把被弹簧弹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向我射来。我向水底潜去，身体蜷缩成一个球，等待那可能出现的致命一击。可它并没有出现，于是我冲出水面，结果被冲浪板的底部打中了头部，似乎还有几节脊椎骨。于是我开始第一千次地质疑，我为什么要在45岁的时候开始学习冲浪。

我环顾四周寻找马特——我那15岁的儿子，因为假如他看见我这最新一次的惨败，他会担心。他在那里，离海滩

更远，在真正的冲浪者们的行列中。大约两个月之前，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就把我留在了近岸小浪区，自己跑去了那边，那里用的冲浪板更短、浪头更大。我不能和他一起去，因为那里的水太深，在等浪来的时候没法站立。我快速地向他挥挥手，让他知道我没事，他也招招手。他是个好小子。

我们一起看过海豚，一起观赏过日出和日落，还一起在暴雨中冲浪。有一次，当我向外划水的时候，我不得不从冲浪板上跳下去以避免被另一个大浪击打。当我浮出水面的时

候，我发现冲浪板已经被劈成了两半。当我把碎片抱回海滩上时，人人都称赞我是一个大英雄。这时，我想起了每一次起床、来回接送孩子、喂饭、送孩子参加排球训练、陪伴他们写家庭作业的日子，似乎是那样的疲倦而无休止，然而不知为何，18年这样的日子一瞬间就过去了。

### 毕业篇

当我看着2008级最漂亮的那个女孩走上讲台去领取毕业证书的时候，我回想起22年前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那天早晨，她的母亲和我很早就开车去了医院，一路上都在闯红灯，但是医生却打发我们回家了，因为她距离生产还早呢。于是那个白天剩下的时间，我们都在上上下下地爬山，在公寓小区附近来回地走，想要加快生产速度，但是似乎没有什么作用。当我告诉她，我读到过一个女人提着两只沉重的手提箱爬楼梯，一直爬到开始生产的时候，她做了一个鬼脸，转了转眼珠，上床睡觉去了。

那时候，已经是夜里10点了，我饿了。我翻了翻冰箱，找到一只冷冻在一罐海水里的龙虾。我将它扔进一锅沸水里，瞬间，整个公寓都散发着波士顿港退潮时的臭味。起作用了。她走进厨房里，两颊都发青了，她对我说，我们要立刻回到医院去。我们那时手头拮据，也没有保险，于是计划自然分娩——24个小时之内就出院。他们将我们安置在





##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刘 墉

抗战时，被日本零式战机击中、差点送命的老飞行官徐华江，和当年击落他的日本人三上一禧，在战争结束58年后碰面了。两个人握手、拥抱，好像58年不见的老朋友重逢。徐华江说，谁希望打仗呢？但战争危害了他的家乡、亲人，他不能不战。三上一禧也说，他不想打仗，但是被逼上战场。又笑说如果当年由徐华江驾驶零式战机，掉下来的只怕就是自己了。

那场空战，三上一禧赢了，但是日本输了；徐华江输了，但是中国赢了。

一间家庭病房里，电视机开着，医生和护士们开着玩笑。大约凌晨4点，笑声停止了。婴儿的血压太高了，有可能是脐绕颈。突然间，舒适的病床变成了轮床，我跑在它的旁边，一起向手术室猛冲。

医生给了妻子再一次自己努力的机会，她试了一下，但是还是太困难了。困倦的值班麻醉师跑了进来，托盘和其他设备被很快地推了进来，其他手术室的护士们也来了。这就好像是最后一分钟才匆忙凑起来的团队，而实际上也正是如此。

一位护士看了一眼我灰白的脸，抓住我的胳膊，将我拉回病房。她离开了，几分钟之后，我回到手术室。我握住妻子的手，努力装作平静。这时，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声传

相逢一笑泯恩仇，让两个人高兴的，应该是都能好好活到今天，且把死敌变成朋友。

“二战”时，在中国上空被日军击落的美国人巴柏，也终于找到54年前，在洞庭湖畔救他的中国男孩荣志洲。

荣志洲已经67岁了，当年他和另一个现已经过世的男孩子，一起带着受伤的巴柏走，先把巴柏藏在芦苇里，避过日军的巡逻，再找村人来救。

但是当村里人抬着巴柏跑的时候，又发现日军。村里人都逃了，只有两个小男孩不

来，然后医生喊道：“你觉得女孩怎么样？”他们把婴儿匆忙地送走了，领我回到病房。

过了一会儿，他们带我去看我的女儿。她就在一个透明的塑料箱里面，头顶上是一盏加热灯。护士把她抱起来，将她交给我。我凝视着那双天空一样的蓝眼睛，然后我们一起经历了所有的事情：爱着、成长着、微笑着、睡着、笑着、哭着、爬着、走着、摔倒、爬

怕，继续抬着巴柏走，幸而遇见抗日游击队。

在荣志洲的记忆中，那一幕已经淡远了，只是，在巴柏的心里永远清晰。86岁的他打算把荣志洲接到美国团聚，他感慨地说：“我相信我那三岁半的孙子也会很高兴和荣先生握手，谢谢他当年救爷爷一命……”

我们都是人，一生中谁没有亏欠？只是几人有幸，能再遇见那个他？有几人有勇，趁着还来得及，说出那句“对不起”或“谢谢你”。

这才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段安琪摘自漓江出版社《一生能有多少爱》一书）

起、跑着、玩着、学着、梦着、研究着、离别、毕业、工作着、奋斗着、结婚、为人母、养育、担忧着、衰老、垂死，还有爱着。

在那一刻，我那骄傲的、不知满足的、强烈的自我意识就像被棒球击中的玻璃窗一样，被砸了个粉碎，心中留下的只有我怀里抱着的那个完美的女孩。

（李晓林图）





# 请客吃饭的逻辑

◎梁文道

假如有一人约你吃饭，你实在没有多大兴趣，但又不好意思不去，结果虽百般无奈也只好赴会，那么你要如何避免还有下次？你该怎么做才能不用在短期内再见到他而又不失礼数呢？

其中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出钱埋单，把这顿他主动邀约的饭局变成你的慷慨请客。如此一来，就是他欠你一餐饭了，日后就算他再约你，你也可以问心无愧地借辞推托，反正现下欠人情债的不是你。

如果你不怕心里不舒服，也不管这人以后会不会小看你，总之见他一次就算，绝对不要再有下回就行，那么你也大可反其道而行，愉快地让他去掏腰包。因为自此之后是你欠了他一餐，依据常理，他断不会三番五次来电催促：“喂，你还欠我一餐饭。”（要

是说得出这样的话，那一定是个不用闪躲的熟人。）

当然，上述情境已经经过简化，我还没把双方的性别差异、年龄长幼以及地位高下一一计算进去。假如顾及这些条件，情况当然会复杂得多。然而这么复杂的道理，我们大部分人用不着人教，也用不着看书上课，自然就在社会生活里学会了。

因为请客与被请的逻辑就是整个社会关系逻辑的一个切片，看一个人会不会“做人”，只要看他懂不懂请客就行了。

比如说李嘉诚叫你出来吃饭，你觉得他会在饭后和大家说“不如这餐AA制”吗？当然不，因为大家都知道地位越高、身家越厚的人就越该请吃饭。

法国社会学大师莫斯在他20世纪初的经典名著《论馈赠》里曾经力证，这套请客的

原理不独中国专有，几乎全世界所有文化中都有“人情”和“面子”一类的观念；几乎全世界有权又有钱的人都要负责埋单，而且他们是心甘情愿的，因为这么做才能彰显他们的地位。

在莫斯引用过的例子之中，最有名的当属北美印第安部落的“夸富宴”了。

话说每年秋冬，各部落无事可做，就聚在市镇里大摆筵席狂欢度日，有点像咱们过年。不同家族的酋长会轮流做东请吃饭，饭局上山珍海味毕呈自不待言，主人还要送给客人大量的金银珠宝、奇贝皮革。而客人呢，也不能空手赴宴，必得送上分量相当的礼物。

为了显示身份，主人会源源不绝地回礼；再夸张点的话，要当场销毁礼品与自己的财货，意思是“这点小钱老子不在乎”。吃了人家一顿，其他家族当然也要回请，否则就会被耻笑。为免辱没祖宗，回请时切记要吃得更加豪华。一个冬季下来，这些部落竟能把全年辛苦积累的财产耗尽，而最豪爽的那一家就变成这一地区最威风的大人物了。

不要以为这只是少数民族的奇风异俗，莫斯说得很清楚，送礼请客的酬报心理无处不在。吃过人家的饭、收过人家的礼，自然要如数奉还（如果不是加倍的话），这是人际往来的义务、社会关系的基石。

（丁香清幽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梁文道作品·味道》一书，黎青图）





# 个个都是“摩萨德”

◎宋鸿兵

以色列建国初期，面临着内忧外患的重重困难。以色列的领导者通过经济改革，稳固了新生的国家政权；而团结一致的以色列国家安全体系，更是有效地抵御了来自外界的频频入侵。

对于以色列而言，第一次中东战争是他们的独立战争，犹太人经过近 2000 年的大流散，终于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并且成功地将其发展成了一个现代化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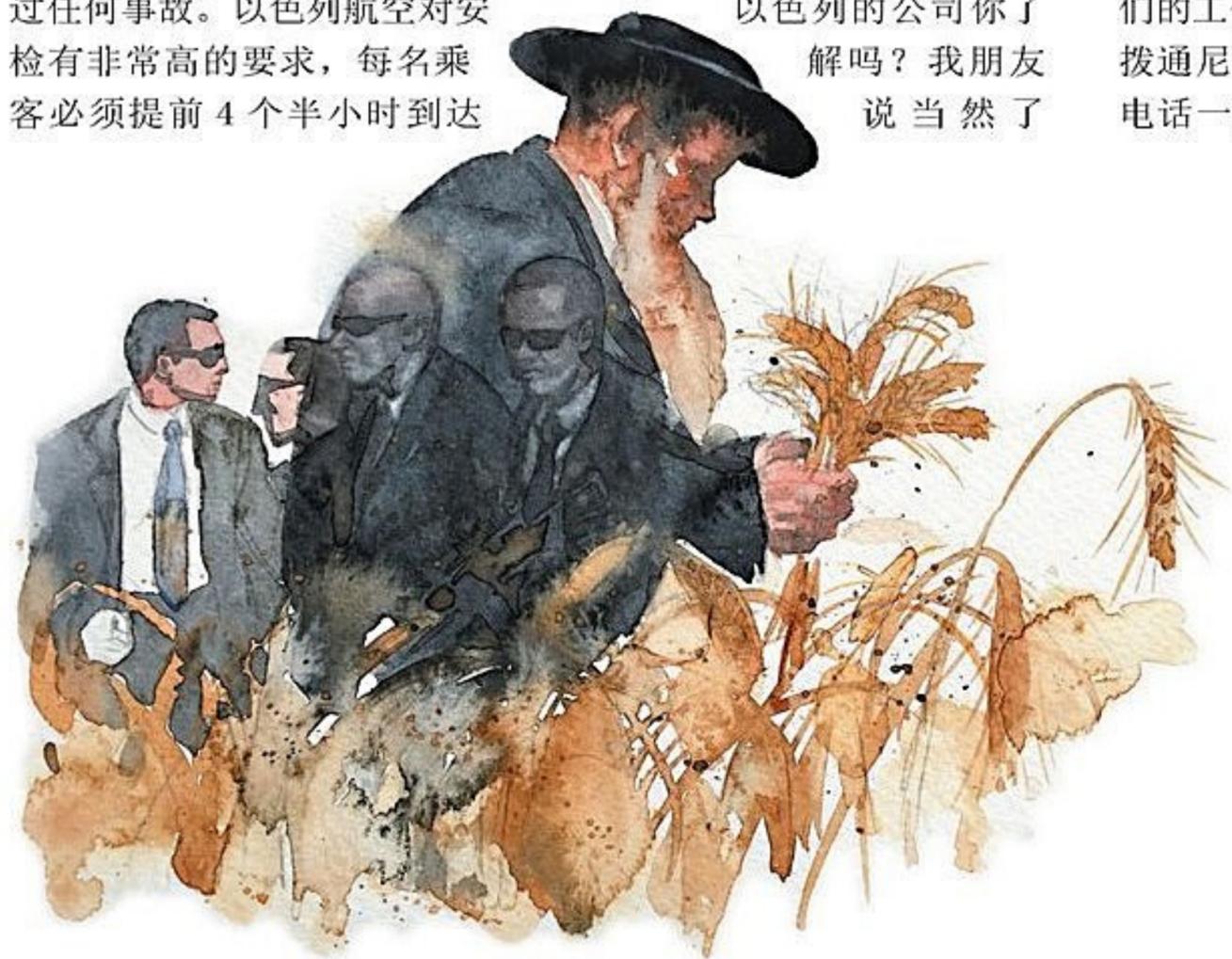
我的一个朋友是做网络安全工作的，当年在美国创办了自己的企业，在美国互联网界也赫赫有名。有一次他跟我讲了一个故事：几年前他去以色列，坐的是以色列航空。大家都知道以色列航空是全世界最安全的航空公司，从来没有出过任何事故。以色列航空对安检有非常高的要求，每名乘客必须提前 4 个半小时到达

机场进行安检。他按要求提前 4 个半小时到了机场，以航的安检果然比其他航空公司的安检严很多。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检查完所有东西，在上飞机之前，他又被一个高大威猛的人堵住了，那个人看起来很像传说中的“摩萨德”。“摩萨德”开始盘问他去以色列的目的，他说是去参加一个会议，顺便考察以色列的高科技公司。“摩萨德”接着问他是从事什么行业的，他回答是做网络安全的。“摩萨德”居然锲而不舍地追问了他无数技术细节，我这个朋友大吃一惊，没想到以色列安全人员对网络安全的技术问题都如此了解。

盘问了十几分钟，“摩萨德”竟然还没完事，他说既然你是搞网络安全的，那么我们以色列的公司你了解吗？我朋友说当然了

解，你们最大的网络安全公司 Check Point 是我的主要竞争对手。“摩萨德”说既然你知道这家公司，那你知道这家公司里有个人叫尼尔·祖克吗？朋友说跟他很熟。尼尔·祖克是世界上第一批写计算机病毒程序的黑客，是以色列的一个天才程序员，现在是以色列家喻户晓的 IT 英雄，他的公司在纽约上市即创下了 120 亿美元的天价。尼尔·祖克在美国时，曾是朋友的下属，他这次到以色列就是会见此人。

那个安检人员一听朋友认识尼尔·祖克，就说你就给尼尔·祖克打一个电话。朋友一看时间，是以色列的半夜三点钟，就说现在给人家打电话不太礼貌吧？“摩萨德”可不管这一套，只说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朋友没办法，只能拨通尼尔·祖克的电话，结果电话一拨通对方马上就接了，





## 给鱼挂银牌

●傅国涌

袁世凯喜欢吃鱼，特别是黄河鲤鱼，其中以开封以北的黑冈口所产的赤尾鲤鱼最有名，当地每天向他进奉。还有一种大鲫鱼，产于淇水之源的一处泉水中，身扁数寸，味道鲜美，胜过赤尾鲤鱼。此地属河南卫辉，县里也是每天命人捞鱼，与泉水一并装在大木桶中，用火车运到北京，袁更喜欢吃。

河南天天进奉的黄河鲤鱼，如果吃不完，袁世凯会挑大的，在鱼身上挂一个刻有“洪宪”字样的银牌，在中南海放生。以前明代的嘉靖皇帝、清代的慈禧太后都在这里放生过鱼，不过都是挂着金牌的。

到了“北洋之狗”冯国璋做总统时，开始在中南海捕鱼，将各种鱼出售。中南海，这一历代帝王后妃的放生处遭遇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浩劫，所

以冯国璋死后，有人写了这样一副挽联：

南海鱼何在，  
北洋狗已无。

袁世凯称帝，冯国璋之所以心中不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帝制之下，他哪怕封爵，也只能永远做一条看门



袁世凯复辟帝制

狗。而在共和体制下，他毕竟还有继任之望，有自己做总统的可能。他的消极之举、劝退之举都因此而来。连忠实的“北洋之狗”都离心离德，袁世凯的帝王梦注定长久不了。

袁世凯死后，有一年，张伯驹同袁的几个儿子一同前往河南彰德洹上村，为袁的夫人祝寿，那是当年袁被撤职时垂钓的地方。一路上谈起袁世凯在历史上可以和哪个历史人物相比，四子袁克端说可以比王莽、曹操，五子袁克权说可以比桓温。

王莽、曹操也好，桓温也好，在他们那个时代，只能有那样的选择、那样的作为。到了20世纪，袁世凯还要回到做皇帝的老路，重温千年老梦，给黄河鲤鱼挂银牌，实在与前人不可同日而语。

（小雪摘自厦门大学出版社《民国年间那人这事》一书）

说早就料到朋友安检时一定会被盘查，所以手机压根儿就没关，一直在等盘查电话。这让我的朋友大吃一惊，真没想到，以色列全国上下对安全检查如此重视，想起来还有点吓人。在整个谈话过程中，只要有一个细节对不上，就会陷入大麻烦。

最后朋友总算上了飞机，过了一会儿，“摩萨德”过来给乘客分发水，我朋友问：“你不是以色列安全部门的人员吗，怎么会来给我们送水呢？”这个人笑着说，自己不是安全人员，只是一名普通的空中客服人员。这一惊可非同

小可，一个普通的服务员怎么会问这么多问题，还问得那么细？那个人回答：“因为我的命跟这架飞机的安全是绑在一起的，如果我的安检工作出了疏漏，我就会跟这飞机一块儿栽下去。”看来，以色列的安全工作不是靠某个人的尽心尽力，它是靠一个高效运转的完善体系。

其实，关于以色列安检，我自己也有亲身体会。以色列航空的安检不仅开始于上飞机的时候，其实在乘客出行之前就已经开始了。2015年5月18日，我在微博上发布了一条消息，说我6月份要去以色

列。发出这个微博之后，不到5分钟时间，我马上收到了一封以色列大使馆发来的私信。私信中说：“宋先生，很高兴您到以色列来访问，我们非常欢迎。您到以色列后的行程是怎样的？什么时候启程？如果您在以色列要做一些调研工作的话，需要我们做些什么配合？你要有空能不能到我们以色列大使馆来喝喝茶？”我去过很多国家，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以色列大使馆的工作效率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整个国家运作的效率。

（余娟摘自广东人民出版社《鸿观》一书，李小光图）





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市的第一天，是周日。我和老陈饥肠辘辘，而城市空旷寂静——饭店都关门了。

这时候，一家快餐店老板娘如观世音菩萨下凡一般，出现在街对面的玻璃窗内。

“我们今天不营业。”面对我的询问，她思索了片刻，“不过，进来吧，我给你们做点吃的。”她特骄傲地推荐了店里的绿咖喱虾拌米粉，也不肯收我们的钱。

另一天，等出租车的那会儿工夫，酒店门童跟我们聊了两句，听说老陈是来美国读书的，告别的时候，他不收我们的小费，还叮嘱说：“把钱留着好好上学。”一时间，让人有点恍惚，仿佛穿越到了“雷锋时代”。

还有上周五，我走在校园里，突然一个陌生人很开心地与我击掌，说：“周末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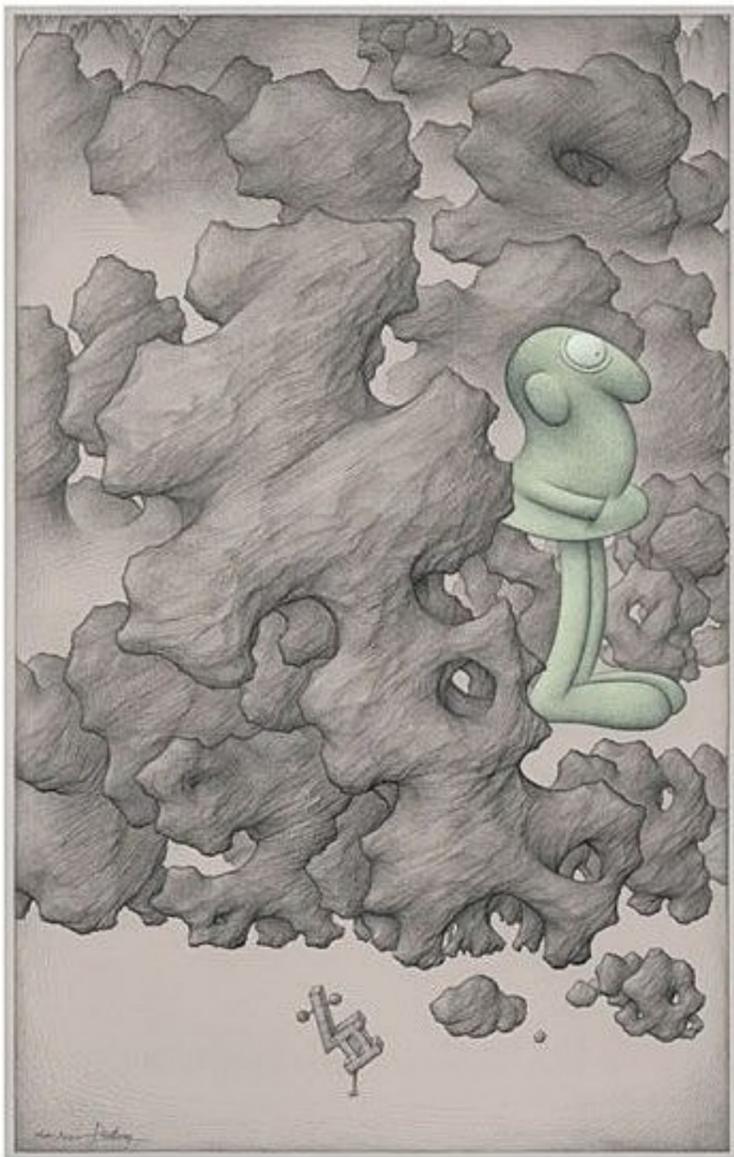
这就像跌进了一个异次元世界。来美国后，我一度不适应每天撞见那么多没事儿就笑的脸庞。

其实不应该对此太惊讶。毕竟，2011年，我离开英国前的最后一段对话，就是跟一个热心得像从童话世界中走出来的英国大妈说的。至今我仍记得她瞪大眼睛问我：“不，这是巧克力啊，你应该带回去跟你的家里人分享，怎么能扔？”

10分钟前她明明还一脸淡然地告诉我：“行李超重

了，你得拿掉一点儿东西。”

那袋廉价巧克力是大减价的时候在超市里买的，大约3英镑，而它让这位机场大妈成了我的同盟。她利索地把巧克力塞进一个塑料袋，然后叮嘱我：“带进去，给安检的人看，他们不会拦你的。”



## 新闻外的美国

●黄昉萑

当时，我并不敢挑衅“手提行李不许多于一个”的规则。但前几天，听在美国认识的朋友回忆，她最难忘的经历之一，是老公在自由女神像向她求婚，旁边的朋友还变戏法似的变出一瓶香槟——自由女神像附近可是安检极为严苛

的重点场所，液体根本不能带进去。据说，这几个年轻人向安检人员说明是为求婚准备的香槟，这瓶酒居然就平安无事地过了一道道安检。

大洋那一头的人民对规则的重视，是新闻里司空见惯的内容，可是这些曾经与我相遇的人，都在挑战着规则和我的认知。

那个带着香槟去自由女神像前求婚的美国小伙亨利曾问我：“昉萑，中国普通人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

“我听说，北京的房价很高、道路很堵，年轻人生活压力很大。”这位博士一脸认真地分析道，“所以，是不是说，一个在北京市中心餐馆里当服务员的外地年轻人，每天下班之后得再开车两三个小时，才能回到位于郊外的房子里？”

我一时竟不知道怎样回复——群租房听说过吗？购车资格是想摇号就能摇到的？能开车上下班还叫生活压力大？

类似的经历多了，我忍不住琢磨起一件事儿。如今这个时代，人们很容易就会以为自己了解海外。毕竟，异国发生的许多新闻几乎都能同步传回国内，社交媒体上的公众号都能围绕热点分析得头头是道。然而，就像老话说的，人往往只看见纸上的墨点，却忽视了更大片的白色。媒体对准“墨点”下功

## 英国火车站的奇葩晚点理由 ●乔凯凯

2016年6月，我随同事到英国出差，顺便去看望在伦敦圣玛丽大学读书的表弟。为此，表弟特意请了假带我出去闲逛。我们买了维珍火车公司的车票，火车票是7点半的，但直到8点，火车还没来。

“又晚点了。”表弟无奈地摊开双手说，“如果哪次不晚点，我们倒要感觉意外了。”这时，候车室大厅的屏幕上重复播放着一行字幕。“对不起，我们晚点了，因为驾驶员的眉毛坏了。是的，他的眉毛‘扭伤’了。”我一边好奇地念，一边笑个不停，“这是什么鬼理由呀？”看到我乐不可支的样子，表弟也情不自禁地跟着笑了。

表弟告诉我，在英国，因为各种原因，火车晚点是很常见的事情。以前，列车公司都会给乘客解释晚点的原因。比如，列车厕所水箱加水、乘客行为、车轨滑黏附力弱、信号问题，等等。但是，这些专业的“学术词语”让顾客难以接受，大家都表示看不懂，甚至觉得火车公司是在敷衍。于是，乘客们的情绪更加恶化，火车公司接到的投诉也越

来越多。

后来，火车公司便想到了一个新方法：用冷笑话的方式来解释晚点原因。火车晚点已经是既成事实，再怎么解释都于事无补，不如来几句调侃，以缓解乘客们的焦躁情绪。“一个巨型小丑挡在了路上”“海鸥袭击了驾驶员的头部”“车轨太热了”“克鲁郡的羊跑到车轨上了”……这些奇葩理由出现后，乘客们的不满情绪确实得到了缓解。

“可是，仅仅这样，乘客们就原谅火车公司的屡屡晚点了？”我有点怀疑地问。表弟笑了笑说：“当然不是，最关键的在后面。在英国，火车晚点是可以申请‘补偿’的，无论晚点的理由是什么，只要火车延误超



过30分钟，他们都会进行赔偿。延误30分钟至59分钟，可获得50%赔偿；一个小时以上，全价赔偿。”

精神和物质层面都能兼顾，乘客怎会不满意呢？

（解敏摘自《恋爱婚姻家庭·青春》2016年第12期，王原图）

夫是其天性，谁又知道更大面积的“白纸”是怎样的白？

我最没想到的，是曾经在大不列颠经受过一年新闻专业的洗礼，又回国专注报道国际新闻一年多的自己，到了美国，还是惊讶，还是时不时地大跌眼镜。

我对本地人司空见惯的许多细节都会目瞪口呆：PM2.5指数是6，本地软件给出的评级是“良好”；超市里的卫生巾包装上印着女性跑步、游

泳，运动得热火朝天的场面；大学的食堂内外设置了许许多多带插座的桌椅、沙发，乃至可以躺着睡一觉的彩色大抱枕；口袋里的手机偶尔会响起警报声，有时候是报告附近有小孩被拐带，请所有人帮忙寻找，有时候是政府发布的灾害警报。也并没有多么稀罕，只是每个细节都让生活好了一点点。

夏季的某一天，在收到洪水警报一个小时后，一场瓢泼

大雨砸到了我们住的小区。

地面没有积水，街上则空无一人。我忍不住想起数年前在北京经历过的一场著名的大雨，自己在淹到脚踝的水中欢快地蹦跳，并不知道不远处许多人正困在立交桥下的积水中。如果当时每个人的手机也都能提前一小时凄厉地怪叫一声，事情又会怎样发展？

（林涛摘自《中国青年报》2017年1月4日，刘宏图）



约翰·沃尔

在 NBA 赛场上，我们见过数不清的哭泣画面：因为胜利喜极而泣，因为失败痛苦万分，又或是因为退役离开而潸然泪下，但是只有这一幕哭泣与众不同。

约翰·沃尔，身高 1.93 米，司职控卫，绰号“囧墙”，是 2010 年的选秀状元，进入 NBA 后一直效力于实力羸弱的华盛顿奇才队。可以说，他以一人之力支撑着全队前进，如今已是第七个年头，不论球队战绩如何，他都不离不弃。

2014 年 12 月 9 日的一场 NBA 常规赛中，主场作战的华盛

顿奇才队迎战波士顿凯尔特人队。这场比赛打得艰苦而残酷，进行到第二个加时赛时，奇才队还落后 7 分。这时，离比赛结束仅剩两分多钟了，沃尔忽然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他两次打成 2+1，又利用跳投和突破得分，在短短两分钟内砍下 10 分，帮助球队实现反超，最终不可思议地以 133:132 险胜凯尔特人队。

全场一刻不停在飞奔的沃尔拼尽全力，取得了 26 分 17 次助攻 7 个篮板的成绩，很多人并不理解，仅仅是一场常规赛，为什么他要如此拼命。

只有沃尔清楚，他这样豁出去拼了，只是为了一个叫作米亚的小女孩。一年前的 3 月份，沃尔通过赛前见面会认识了奇才队的小粉丝米亚。当时她年仅 5 岁，却不幸地罹患伯基特淋巴瘤。后来，米亚通过社交媒体透露，希望能够有机会见到著名的饶舌歌手尼基·米娜。沃尔知道后，发动自己全部的影响力帮助她联系上了米娜，实现了她的愿望，还帮助她得到了

米娜标志性的粉红色假发。这个因为化疗而失去头发的黑人小姑娘，戴着漂亮的假发，在沃尔的怀抱中笑得特别灿烂。

沃尔说，和米亚在一起的短暂时光里，他感受到了这个孩子纯洁的心灵。他是发自真心地喜欢这个小女孩。米亚在儿童医院住院时，沃尔每天都会给她打电话和视频聊天。

然而令人痛苦的那一天还是来临了，就在这场比赛的前几天，米亚离开了人世。伤心欲绝的沃尔在推特上发誓，一定要将一场胜利送给天堂里的小米亚。

所以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奇才队依然落后 7 分时，沃尔一直默念着：这场比赛是献给米亚的，我绝对不能输掉！于是，奇迹出现了。

赛后的采访中，他说：“对我而言，这是一场倾注了很多情感的比赛，这场比赛献给米亚——去年我们俩相识，如今我已经永远失去了她……看到一个小孩子那

样努力地同癌症抗争，却无法击败它，我真的很难过……我的球衣、球裤，也将全部送给她的家人。”

当记者克里斯·米勒还想再问他一些问题时，沃尔已经对着镜头泣不成声。

赛后，沃尔在推特上发文悼念米亚：“如果你有幸见到、了解米亚，就会知道这个小女孩多么特别。她去世的消息令我感到悲痛，但是我知道她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为她的家人祈福吧，我会永远怀念这位好伙伴，愿她安息。”



米亚

## 献给米亚的比赛

◎王汉周



父亲是一名话剧导演，真正是一派天然，再没有比他更不会做人的了，他甚至连一些最常用的寒暄絮语都没有掌握。比如，他与一位多年不见的老战友见面，那叔叔说：“你一点儿也没老。”他则回答道：“你的头发怎么都没了？”弄得对方十分扫兴。他不喜欢的、不识趣的客人来访，他竟会在人家刚转身跨出门槛时，就朝人家背后扔去一只玻璃杯。

姑母与叔叔每年回国看望我们一次，见面时，父亲总是很激动；分手后，他却松了一口气，因为他和他们在一起总会觉得寂寞。在他们面前，他对自己的价值感到怀疑。他这一生，只有两桩事业：一是革命，一是艺术。而在他们信奉的金钱面前，两桩事业都失了位置。

奇怪的是，像他这样不会做人的人，却有着惊人的人缘。1978年，父亲的胆囊炎发作，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男演员自发排了班次，两小时一班地轮流看护他，准时准点，不曾有误。我们经常看到演员们以他为素材演编的长篇喜



王瑞平与王安忆

## 父亲的惊人人缘

◎王安忆

剧，比如，喝了药水之后，发现瓶上所书：服前摇晃，于是便拼命地晃肚子；再比如，将给妈妈的信投到“人民检举箱”，等等。

曾有个朋友写过关于他的文章，提及一则传说，说他往鸡汤里放洗衣粉——他误以为是盐。而这位朋友却不知道，我父亲是连洗衣粉也不会朝鸡汤里放的。就在不久之前，他还不懂得如何煮一碗方便面。

洗短裤和袜子时，他先用强力洗衣粉泡一夜，再用肥皂狠搓，大约搓去半块肥皂，再

淘清了晾干，倒的确是雪白如新。

他连一桩人间的游戏都不会，打牌只会打“抽乌龟”，不用机智，只凭运气。下棋只会下“飞行棋”，只需掷掷骰子，凭了数字走棋便可。他不会玩一切斗智的游戏，腹中没有一点点“春秋”“三国”。他最大的娱乐，也是最大的功课，便是读书。书也为他开辟了另一个清静的世界，在那里，他自由而幸福，他的智慧可以运用得点滴不漏。

因了以上这一切，父亲在离休以后的日子里，便不像许多老人那样，觉得失了依傍而恍恍然、怅怅然。他依然如故，生活得充实而有兴味。他走的是一条由出世而入世，由不做人而做人的道路，所以，他总能自在而逍遥。因他对人率真，人对他也率真；因他对人不拘格局，人对他也不拘格局。他活得轻松，人们与他也处得轻松。也许，正因为他没有努力地去做人，反倒少了虚晃的手势，使他更明白于人，也更明白于世。

（珠 珠摘自学林出版社《致父母》一书）

NBA中并不乏著名球星和一些患病孩子的互动，只不过，这样的亲密交流通常只会持续很短的时间。而沃尔是个另类，在米亚离开人世后，他依然关心着米亚的家人，并以自己的名义发起了一项帮助白血病和淋巴瘤协会的捐款活动。米亚去世好几个星期后，沃尔依然无法从悲痛中走出来，他去了当地的教堂，在神父面前痛哭流涕：“当你全身心地关心某个人，

和她连为一体时，你真的无法控制这种悲伤。我实在做不到让自己抽身，因为我已经成为这个家庭的一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当很多球星拿着巨款花天酒地时，沃尔却一直致力于各种慈善事业，他亲口承诺：“我绝不会被金钱所改变。”

（留 痕摘自微信公众号“历史教师王汉周”）



我觉得，读书、写字是天赐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像姥姥、奶奶那一代人，家里穷得有上顿没下顿。如果家里人生病了，都没钱看病。家境过于贫困，怎容得女孩去读书、写字。

妈妈这一代人，兄弟姐妹多，为了给家里节省开销，妈妈早早就去工厂上班，赚钱补贴家用。

我老姨在世时，也喜欢读书、写字、订阅报刊，她还告诉老姨夫，《读者》是非常好的杂志，直到现在，老姨夫还坚持订阅。

而今，我也订阅了《读者》。当我拿到2017年的杂志时，我很兴奋，书籍让人迸发写作的热情和灵感。

鸡年新春到来之际，当我把新一期的《读者》拿给姥姥

看时，姥姥一眼就看见了这只徐悲鸿画的大公鸡。今年，姥姥正好缺一只关于大公鸡的年画，这个就成了我送给姥姥的新春礼物。

姥姥说：“你给我读一段吧。”我给姥姥读了《锦袍》中的一段，文章开头讲的是祖孙两人去算命的故事，有点像现在我和姥姥的生活状态。在给姥姥朗读的过程中，我突然有一种“分享文化”的感动。我虽读了多年的书，却从未把书中的文章读给姥姥听过，也许，这才叫回报——她支持我

读书，我为她读书。我没有想到，我的读书对象——读者，竟然是姥姥，而姥姥也竟然愿意听我读书。

有时，我教姥姥学习英语单词，她用心跟读，教她写阿拉伯数字，她天天坚持把数字一行一行地写好，她的号码本上的电话，她都能背下来！她总是说，学习这件事是最累的，要是她学，她肯定学不好。

《读者》，让家中的文化气氛浓厚了起来。其实，我想，在每一个老人的心里都怀揣着一个“读书、写字”的梦。这次订阅也算是圆了我的文学梦。

蓝天中突然多了一抹灿烂的斜阳，就像歌里唱的“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

黑龙江读者 记鱼

## 《民国记忆——〈读者〉插图版画精品》



《民国记忆——〈读者〉插图版画精品》是从鲁迅美术学院李晨教授多年来为《读者》创作的百余幅民国人物插图中，精选出30幅制作成的版画艺术品。

成品尺寸：320mm×450mm；版种：石版；数量：限量发行80套。版画基材采用法国进口的康颂版画专用纸，制作精良考究，装帧大气沉稳，由作者亲自签名、编号，由读者杂志社颁发收藏证书，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和收藏价值。

户名：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兰州广场支行  
账号：6200 1750 1010 5150 5588  
咨询电话：0931-8773243、8773350



定价：30000元



## “《读者》光明行动”（46）

——用心看世界，用爱传光明

寒假开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16个贫困家庭的弱视儿童就近来到西宁光彩明天儿童眼科医院，开始了为期45天的康复治疗。少了小伙伴的陪同，也不能回家过年，只能在医院度过这个特殊的假期。但在开学时，相信他们会会有一个全新的开始。

对四川阿坝州黑水县的藏族小女孩泽若满来说，这个寒假也有些不同寻常。这个大眼睛、黑皮肤的小姑娘今年13岁，家中以务农为生，在“《读者》光明行动”四川阿坝州弱视儿童筛查中，她被确诊为单眼弱视，裸眼视力仅为0.04。随后泽若满被纳入救助范围，经过治疗达到了矫正视力1.0的标准

水平，可以像普通孩子一样学习、玩耍了。更幸运的是，这个喜欢唱歌跳舞的藏族小姑娘得到了“青蛙王



在舞台上表演的泽若满

子”刘波先生的资助——免费到北京学习少儿舞台剧艺术课程。

在奶奶的陪同下，泽若满来到北京，白天排练剧

目、学习形体与声乐，晚上进棚录音，她还在睡觉前写日记总结学习心得……视力的缺陷曾让这个能歌善舞的

小姑娘远离梦想，如今面对来之不易的圆梦机会，从未参加过任何培训的泽若满非常珍惜。毕业时，泽若满与全体小学员一起为观众表演了精心排练的音乐剧。初登舞台的泽若满没有一丝紧张，她落落大方地展示着，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蜕变后的美丽而自信的女孩。让我们祝愿泽若满，希望摆脱弱视困扰的她能遇见更加美好的

自己，拥抱更加美好的生活！

微信“扫一扫”，参与公益，帮助弱视儿童靠近光明



### 银行汇款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西翠路支行  
户名：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账号：320756027856

### 邮局汇款

单位名称：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彰化路9号中扶国际4层  
邮政编码：100097

### 在线捐款

请登录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官网 [www.ccafc.org.cn](http://www.ccafc.org.cn)，进入“捐赠通道”，选择“《读者》光明行动”项目后进行捐款。

- (1) 使用网上银行在线捐赠
- (2) 使用支付宝在线捐赠
- (3) 使用财付通在线捐赠

（捐款时请务必于附言栏内注明“《读者》光明行动”；如需捐款发票，请留下详细通信地址）



# 仍然

林徽因

你舒伸得一湖水向着晴空里  
白云，又像是一流冷涧，澄清  
许我循着林岸穷究你的泉源：  
我却仍然怀抱着百般的疑心  
对你的每一个踪影！

你展开像千瓣花朵！  
鲜妍是你的每一瓣，更有芳沁，  
那溢存袭人的花气，伴着晚凉：  
我说花儿，这正是春的捉弄人，  
来偷取人们的痴情！

你又学叶叶的书篇随风吹展，  
揭示你的每一个深思、每一角心境，  
你的眼睛望着我，不断地说话：  
我却仍然没有回答，一片的沉静  
永远守住我的魂灵。

刘延寿抄



【编者按】诗，可诵可唱可读，抄诗也是许多人的爱好。从2017年第一期开始，我们推出这档新设的栏目“诗帖”，每期精选一至二首佳作由作家、文化名人、读者或编者手抄刊载，这栏目不是书法展览，但字须能看得过去。你知道的，最重要的是参与和互动。如果你有兴趣并乐意参与，我们将非常欢迎。将抄诗样照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即可（具体办法参见《读者》微信）。本期由读者刘延寿先生抄写。

# 百源阅读

千种杂志 每年百元

QQ

9 0 8 7 1 5 5 6 8  
· · · · · · · · ·

悦享阳光 悦享智慧

悦享朋友 悦享家人